

白話  
譯解

荀

子

葉玉麟選譯



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7948

王霸篇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執也。執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

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先謙案兩也字。書治要並作矣。有之不如無

之。有國不無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盧文昭曰。正文及其綦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齊湣宋獻是也。潛與閔同。齊湣王為

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廢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讖。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

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詁。將行也。言安天下必行道也。楊注增文以釋之。義轉迂曲。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

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也。

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也。○盧文昭曰。正文挈國上。元刻有故字。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

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操讀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盧文

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操明矣。郝懿行曰。操本作礫。此蓋借為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操讀為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硬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

之。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亦礫耳。之所與為之者，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者伊呂之比者也。○盧文昭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

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

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不義之意也。一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數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

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曰。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以下有羣臣二字。故加主字。之猶其也。見下及釋詞。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以上。皆無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字。）

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義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劉台

拱曰。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綦明。楊注綦亦當為基。案綦亦訓極。極猶言標。王念孫曰。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

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錐之言語。謂所論說皆明

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也。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本作以善。據宋台州本正。今

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

生，使龔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龔無間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龔然。如合之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並云。龔。合也。故曰龔然終始猶一。楊以龔為相掩龔未確。如

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俱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

侯行義。心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消字。易。豐其部。虞注部。蔽也。易略例大閏謂之部。先部而後發。其光愈大。其聲愈遠。故曰部發。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京也。詩曰。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

它汝。但取  
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

進也。此奏疑與濤同。濤。會聚也。楊注失之。王念孫曰。奏讀爲濤。廣雅濤。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刑賞已諾信乎天**

下矣。**已諾信乎天。**謂者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二堯反。**政令已**

**陳雖覲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覲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者齊桓許救管衛。不遂滅之爲

已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棊明，與國信之。**爲期之借字。所期約明白無欺。雖在僻陋

**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春秋左氏傳曰。策命晉侯爲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

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棊文理也。**言其駁雜。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

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鬪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鬪。唯在相迎。

也。鬪然。上下相向之貌。鬪。土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張開。先謙案羣書治要。齊作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

**小利焉。**謂者梁伯好土功。詐。其氏曰。寇將至之比。**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者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修正其所以**

**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啖啖然常欲人之有。則此文然上。亦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修。舊本悞。見雜志第四。正其所以有。無

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同。下文當有好字。蓋上衍下脫。

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

是上下析也。

析。離。不得人心。

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

亡，其極者

齊閔薛公是也。

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

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

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為務。

縣。縣。不絕貌。引讀為鞣。鞣。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騫於它

國。以權詐為務也。

故彊南足以破楚，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誅秦，

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

北足以敗

燕，○盧文弨曰。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中足以舉宋。

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

及以燕趙起而

攻之，若振槁然，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築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

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

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也。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

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

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已有

此二語。宋本亦無兩以字及而字。至此及下文乃並有之。以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為長。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

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

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從盧校。作錯之險。王念孫曰。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

本同。盧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穢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錢本刪之字。虞王本亦無。

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

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穢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塗穢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並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

危塞則亡。所以為之善擇。○盧文弨曰。之字元刻作王。案此

注有脫悞。似當云所以不可不善爲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茹土然後爲安。一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郭嵩濂曰：周禮。菁

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郭嵩濂曰：周禮。菁

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

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爲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

字而悞。先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亡下。羣書治要並有矣字。云。是答辭。下文兩設問答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

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

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作圃田。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開本兩憚明字。俱

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傲貌。與此義合。傲正對新而言。此言

國與世俱新。雖或憚憚傲壞而非變也。但改玉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嘗

然。王。古玉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

王念孫曰：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

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爲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

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

書治要無故字。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

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

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上。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

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

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

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者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

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

用，如是者危削。謂者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

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

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

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

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葉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鬻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

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虞校作正錯之。盧文弨曰：正錯之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輕重。繩墨沈陳則不可誣以曲直。規矩既設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爲影鈔本所誤。○影鈔本作正者。涉上文兩正字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正字而候。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既。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說禮所以正國。而卽引詩。又申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大體備。如霜雪之無不周備。如日月之無不照臨。爲禮則禮存而國存。不爲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爲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譏自將將。○王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謂也。爲。爲禮也。○盧文弨曰：正文不爲下。各本有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一句楊注不以爲逸詩。詩考連引之爲是。

3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憂與樂。皆言君不言民也。楊無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亂則

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

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盧文弨曰：正文由字從宋本。與猶同。俞樾曰：恬當作姑字之

面目。毛傳曰：覩。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姑無耳目。猶言姑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姑。因誤恬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

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悞耳。佚。安樂也。○先謙案虞王本注。甚作其。此五綦者，人情之所

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

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爲又。辨。分別事。○郝懿行曰：辨古辨字。辨謂備具也。下云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爲辦。楊云辨。分別事。有讀爲又。

若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盧文弨曰：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

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先謙案羣書治要非知樂者也。故

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孫曰：呂

本作急逐樂。錢本及元刻世德堂本。急並作荒。虛從呂本。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急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

作樂。先謙案闇君下。羣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

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

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

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

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辨。鄭司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等。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辨義之。大戴禮朝事篇。辨並作別。樂記。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

譬以立辨。樂書辨並作別。又樂統同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則列為別之譌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先謙案注一日下。各本而作如。據宋台州本改正。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

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

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鼻

不在躬親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之主者，守至約而詳，

事至佚而功也。事任。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王念孫曰：錢本人作之。元刻世德堂本同。虛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

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

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

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

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

耻。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怨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勞使然也。日而實反。

天子諸侯。○盧文弨曰：虞王合校本。作天下謂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賴莫甚焉！耗，謂青神竭。賴，謂神竭。如是則雖臧

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

權執事業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說見儒效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臧獲無權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以是縣天下，一四海，

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

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

道篇，爪牙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爲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爲建百官，亦誤。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

勸。」○郝懿行曰：自此至禮法之大分也。共十二句。本篇下文亦唯無傳曰二字，或係省文。或此不肯傳語，未可知也。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

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爲共。或讀爲共。重拱而已。

也。○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已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證之。此亦當作共已而止矣。注而已也。正釋而止矣之義。出若入

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

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

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郝懿行曰：此言有人斯有土也。壹當爲一。謂齊一也。此文上在壹人下作一人。參

差錯出。由寫者誤分之。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清德者也。其官職事業，

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舊擇

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人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

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爲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執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執盡於此矣。○先謙案虞王本注無人字。是。致忠信，箸

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箸。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執盡人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4 羿蓬門者，善服射者也。蓬門即蓬蒙。學射於羿。羿蓬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蓬音蓬。○盧文弨曰：案史龜策傳。亦作蓬門。音蓬迎之蓬。西與蒙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有蓬門射法二篇。在

兵家諸書。多作蓬字。唯子孫子揚子。宋以後作蓬。音蓬江反。郝懿行曰：蓬門。它書或作蓬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蓬門。蓬蒙文志作蓬門。蓬即蓬字之省。古讀蓬蓬同音。故蓬蒙之蓬。亦讀如蓬。廣韻蓬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者。屈服

也。服之本義。事也用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

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

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

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吞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弨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捷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

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

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盧文弨曰：案正文物字，元刻無。合天下而君之，飲食

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謝與榭同。○盧文弨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書秦誓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臺。唯釋文及此書猶存榭字。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

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王念孫曰：楊

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

下說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

下之人，應之如景嚮。慮文昭曰：景，俗作影。宋本作響。古通用。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

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

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

兼而有之，舉率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舉率未詳。舉，或作畢。言盡率籠天下也。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率，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舉率，如以礪茶藝之礪。率與漢書丘遲擲釜之礪義同。皆料理幹運之意也。慮文昭曰：案後漢書馬融傳：舉率陵山。章懷注云：舉率，猶率籠也。引此作舉率。舉俗作畢。亦轉為畢。郝懿行曰：案于祿字書：舉俗作畢。蓋舉俗作畢。譌為畢。又復加頭作舉。以別於舉。此正如漢成舉印文。作曰下人。入下羊。又作卍下羊。展轉增譌。卍此類也。舉，輒為覆冒之意。故舉率亦為率籠。皆雙聲疊韻字也。馬融傳云：舉率陵山。章懷注引此即作舉率。是已。然攷舉率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舉率子佐禹。顏氏家訓：舉分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肯所

稱近鄙別字者也。舉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舉率。楊注引新序。今本無作宰率。又列子。望其擴宰如。此書大略篇作舉如。皆其證矣。王念孫曰：此字困學紀聞已辯之。

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

與此句法同。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

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郵親疏，無偏貴賤，唯

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曰讀為曠。誠能，實能也。王念孫曰：偏當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倫。論或為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郵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並云不郵

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王念孫曰：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妬賢

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聖書治要後下有矣字。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還復。王念孫曰：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為復。失

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先謙案：聖書治要後下有矣字。

之。功壹天下，各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弨曰：元刻無焉字。嗚呼！君人者，亦可以

察若言矣。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蹶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國時人。

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按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塗。岐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蹶。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而譌。未者無也。言無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顧千里曰。覺疑當讀爲較。音校。孟子音義。離婁下。告子上。盡心下。覺音校。凡三見。盧學士鍾山札記云。云在水書覺有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亦覺義之一證。則言此衢塗過舉第半步。而其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爲義。非也。又下文覺亦讀爲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注以不知爲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爲覺。玉篇引擊類曰。覺。誤也。廣雅釋詁同。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過舉蹶步。而其微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限爲覺。而義不可明矣。先謙案衢塗過舉蹶步。卽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失。可知學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屬爲句。諸說皆未當。

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也。

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

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

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

○王念孫曰。尋釋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又云國在。謂國存也。在字不屬下讀。下偏與上偏相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先謙案上一下一。與上上偏下偏相對爲文。下云四者齊。是謂上一。苟又自釋之。

苟子 卷下 王霸篇

一三

矣。楊以一為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謝本從盧校。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案上

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

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甲兵。今從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皆百里之地

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桀紂即序於有

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也。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

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

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6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

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故下

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為為隆

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

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虛文弼曰。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王念孫曰。虛

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為衍文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先謙案以

當為共己。各本作其己。形近致誤。今從宋台州本改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

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荀書多言貫日。貫者穿也。日以爲事。如聯絡

貫穿此日也。俞樾曰。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

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衛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浹。○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挾

即周挾。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挾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爲浹。○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爲周字之誤也。周挾。挾。中。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爲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尺寸尋丈，莫得不

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盧文弨曰。各本作制數量。今從宋本。王念孫曰。作制數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量。則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也。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

子。君子之尤著者。猶聖人崇稱之曰大聖人也。不指人君言。仲尼篇。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君子即指仲尼。尤其明證。稱數義同。楊注誤。故君子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政也。當。丁

浪反。○郝懿行曰。隆政下作隆正是也。此隆政爲假借。楊注失檢。疆國篇。以隆正修正並言。益知此注之非。蓋由望文生訓。恆坐此失。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

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

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爲君人

也。○謝本依盧校。也。上有者字

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

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了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為

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

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爲霸。齊桓公闔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脩，縣。變態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修也。於天下不見

謂脩。天下不謂之修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

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爲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爲之。言其餘皆不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

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爲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事煩則狂亂也。

7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

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

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間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間讀爲閑。辟讀爲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相似。化誤爲礼。後人因改爲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爲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

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

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是過者也。過猶不及

也。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猶不及也。今依王說。從元刻增過字。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

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之是猶立枉

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

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

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紀綱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變反。以飾

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

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義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息也。

用國者，○盧文弨曰。用各本作周。宋本元刻並作用。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

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

循其道，○先謙案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

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

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混同。大水貌也。先漢與混同。大水貌也。先漢案潢然。解在富國篇。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

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

加焉。○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

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歛矣。而忘其本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衆百姓。

王霸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意略與此同。彼言衆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

見下。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衆也。謂下之衆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塗之衆百姓也。

師家傳曰。師。衆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曰。謂人衆。是人與衆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

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並誓曰。人無譁。鄭注曰。人謂軍之士衆。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皆其證也。是

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郝懿行

愉。此作不愉。故楊云不字刺。但考古書。水旁心旁。易爲滑譎。故地理志慎陽乃濱陽也。華是而言。不愉或不

愉之形譎。亦未可定。愉者變也。其義自通。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爲倫。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倫。道德誠明，利澤

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弱。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

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先謙案羣

書治要素作是故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爲佞。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佞而笑者。新序作賤之如應豕。○

耳。楊云。佞當爲佞。似不如依新序作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隙。投。滿也。藉。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

應爲長。佞形近佞。應形略亦相近。

之事，又望百姓之爲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爲得也。卒，于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王念孫曰：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下無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尙民而威，尙，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邱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

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

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

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修正，似修字是。郝懿行曰：案啖者，嚙啖也。啖氏雜志云：今本修悞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荀書正政通用也。○本作政。○啖

猶欲也。說文：啖，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啖讀爲啖食之啖。先謙案王氏雜志云：今本修悞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荀書正政通用也。○本作政。○啖

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爲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如王說讀啖爲欲。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

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

故事變也。○王念孫曰：故亦詐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譎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僞詐。故皆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爲二義。失之。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

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爲成俗。○謝本從虛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

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十五字爲一句。下文云：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

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失其句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增。

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

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

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

郝懿行曰：按辨，古辯字。先謙案虞王本作辯。下同。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忠節。

義制。職分。○盧文弨曰：敬節，元刻作貴節。王引之曰：敬當作放，放與務古字通。說文：放，疆也。爾雅：務，疆也。放與敬字相似。而誤。發節，謂以節操爲務也。曲禮曰：士死制，死節，與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於義疏矣。元刻作貴

節者，以意改之耳。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

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

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爲政，並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

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卽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佻同。緩也。

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室，令吏重其楛，遠其塗。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游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盧文弨曰：案所引晏子見雜上

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佻與寢同。案爾雅云：寢，肆也。古書寢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寢。俞樾曰：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

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

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爲然後。○王念孫曰：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爲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

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動也。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

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商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當誤作實。辯見王制篇。

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王道是統一天下，使民衆安樂，不知道治而治的。霸道是富強一國，能家足人給，厲精圖治，終日勤勞的。國家可以王，或可以霸，都是有來由的。並且一個國家的滅亡，也是有來由的，這篇就是詳論此道。

一個國是天下制利用的，人主是天下最有利勢的。得治國的大道，來守持着的，則可以大安治，大光榮，而是堆積美善的源流。不得治國的大道，則必大危殆，大累害，有國家還不如沒有的好。等到窮極的時候，雖想做一個匹夫，也不可以得到，齊潛和宋獻便是這樣的人主。雖是有天下的利勢，然而不能自安，要想自安必用治道。治國家的，能立義，則可以王，能立信，則可以霸，要是立權謀機詐，則必滅亡。這三類是明主所謹慎去取，仁人所明白急務的。挈提一國人來呼召禮義，而不用他類的事來賊害禮義，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沒有罪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人是不做的。他的持心持國，就如同石頭一般堅固。所與爲政的人，盡舉用義士；所宣布的典刑則舉用義法；人主所極極率領羣臣去依嚮的，盡是義志。這樣自然在下的都仰奉在上以

義了，這便是基礎堅固。基礎堅固，國家自然安定，國家安定，則天下也安定了。仲尼沒有置一錐子的地方，而他能志意有義，行爲有義，又能以義著於言語。得濟的日期，天下不能隱蔽，他的義法，名聲傳留後世。假使有一天下最大的諸侯，能毅志意有義，法則有義，又能以義施之於政事，申重賞罰貴賤，使相掩襲，沒有間隙，始終一樣。那名聲的盛播，豈不是如同日月雷霆一般的，叫人看見聽見嗎？所以說：「一國都來取濟於義，一朝便可以顯白天下，湯武是這樣的。」湯的亳，武王的鄩，都是百里大的地方，而能統一天下，諸侯都來做他的臣子，四通八達地方的人，沒有個不來服從。這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爲取濟於義，呵！就是前所說的義立而王的道理，美德雖沒有好到極處，義雖沒有盡濟，然而天下的條理，已略有節奏，刑賞也能信諾於天下，臣下都明白知道可以同他要約了。政令宣布以後，雖是利敗存乎其中，也不更改欺民，盟約已定之後，雖是再有利害，也不更改去欺他所親與的別國。這樣自然可以兵力勁強，城池堅固，使敵人懼怕，國內一而期約明，則親與的別國，都能信實他。雖是一個在極偏僻地方的國家，也能威名震動天下，五霸便是這樣的。這並不是脩政的根本，並不是極致隆高，並不是條貫文理，更不是誠服人心。是傾向方略，審察勞佚，謹嚴畜積，脩具戰備，上下都能開誠互信，天下沒有一國可以抵當他。所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這都是偏僻地方的國主，而能威名震動天下，富強可以危殆中國。這沒有別的緣故，是能毅取略於信呵！就是前所說的信立而霸的道理，挈提一國的人來招呼功利，不去開張義法，取濟於信，祇知道求利。在國內不怕欺詐人民，以求小功利，在國外不怕欺詐親與的別國，以求擴大功利。不知脩正他自己所有的，偏想要奪取人家的所有，這樣



則臣下百姓沒有不用欺詐心來待他君上了。君上的欺騙臣下，臣下的欺詐君上，則是上下分離呵！那敵國便輕視他，親與的別國，也要生疑慮，權謀機詐逐日的做去，國家就不免危殆割削，終歸滅亡了，齊閔薛公便是這樣的。薛公用富強的齊國，並不脩正禮義，並非根本政教，並不是統一天下，祇是結交遠國，以權詐爲急務。雖是南邊可以破滅楚國，西邊足以抵抗秦國，北面足以打敗燕國，中央又可以滅亡宋國。但是燕趙的兵，一旦興起來攻伐他，彷彿折枯槁的枝葉一般；自身死亡，國家破滅，爲天下的大羞辱，後代說不好的，都要用他來引證。這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爲不遵循禮義，而用權謀機詐呵！這三類明主所以謹慎去取，仁人所明白急務的。善於擇大道的制服人家，不善於擇大道的給人人家制服。一個國家是天下的大器，是極重大的負擔，不可不妥善的選擇，然後措施錯了，便多危險。行道是不可不妥善的先去擇路，然後再走，道塗污穢，則阻塞不通，危險阻塞的，必滅亡。一個國家並不是僅僅畫分疆界，就算是一個國了，那末應當用什麼法則來導達，尋求什麼人來交付呢？導王者的法則，同王者的人做去，則也可以；王導霸者的法則，同霸者的人做去，也可以；導亡國的法則，同亡國的人做去，便亡國了。這三類是明主所以謹慎去取，仁人所明白急務的。所以國家是一個極重大的負擔，要不用積久的法則去持守，則必不能久立而傾覆了。所以一個國是繼世的人主，常以自新，是永遠坦白不變的，改換一王，不過是改他所行之事。一朝的事，一日的人，而有千年的堅固，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爲用千年的信法持守，又同千年的信士去做成的。但是一個人的壽命，不過百年，而有千年的信士，是什麼道理呢？是用千年不變的法度，來持守的，這便是千年的信士。所以同有禮義的君子去做，

則可以王；同端誠的信士去做，則可以霸；同權謀傾覆的人去做，國家便亡。這三類是明主所以要謹慎去取，仁人所要明白急務的。善於擇大道的制服人，不善於擇大道的給人所制服，守持國家的是必不可以獨治的；那末富強鞏固，光榮羞辱，都在於擇取宰相了。自身才能，宰相又才能，這樣便可以王；自身不能而知道恐懼，求有才能的人，這樣的可以強國。自身不能，而知道求有才能的人，這樣可以安治。祇知道親信左右的人，愛悅恭維自己的人，這樣國家必定危殆割削，終歸滅亡。大凡一個國家，大用之可以大，小用之可以小，大到極處，便可以王天下，小到極處，國家便滅亡。小大各半，如水分流一般的國家，可以存在。大用國家的是先禮義而後功利，不問親近貴賤疎遠，祇問他有無才能而後委任他事業，這就叫着大用國家。小用國家的是先功利而後禮義，不問是非曲直，祇問是不是他的親信，而後才委任他的事業，這就叫着小用國家。大用國家的是那樣，小用國家是這樣，小大各半如水分流的，是或一件像那樣，或一件像這樣。所以說：「純粹的可以王天下，夾雜的可以霸一國，一樣都沒有就亡國。」就是這個說法。

2. 國家要沒有禮，就不能正定，禮是用來正定國家的；譬如像秤來權衡輕重，繩墨校正曲直，規矩來平準方圓一般。一經措置，人便不能欺誣。詩經上說：「好似飛霜凝雪飄飄，好似皓日明月皎皎，努力的做去，可以存在；懶散的偷惰，那就是走入滅亡之道。」就是這個說法。

3. 國家危殆必沒有快樂的君主，國家太平，必沒有憂愁窮苦的人民，混亂則國家危殆，安治則國家太平。現代的君主，是急於求樂趣而緩於治國家，豈不是太過了嗎？譬如喜好聲色，而覲去耳目，真可悲哀呵！大凡

人情是眼睛喜悅美麗的色彩，耳朵喜悅極動聽的聲音，嘴喜悅極美的味，鼻子喜悅極香的氣臭，心裏喜歡極安逸的事，這五件事，是人情所不能免的。但這五件事的來至，是要有道理器具去培養的，沒有器具，這五件便得不到。萬乘的國家，可說是廣大富厚，再加以安治強固的大道，則安樂沒有患難了，然後培養這五件的器具便有了。所以百樣的樂趣，是發生在平治國家的，憂愁禍患，是發生在混亂國家的，急於求樂趣，而緩於治國家，這是不知道快樂。所以賢明的君主，必先安治國家，然後百樣的樂趣都在裏面，昏闇的君主，必先追逐聲樂，而緩於治國，所以憂愁禍患多得不可以計算。必定等到身死國亡，然後爲止，豈不是可悲哀嗎？本是爲尋樂，反而得到憂愁，本想平安，反而得到危殆，本是求福利，反而得到死亡，豈不是可悲哀嗎？唉！爲人君的，也可以審察這道理了呵！治國家的是應該知道，人主應當守職。至於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分別了，這是大小官吏的事，不足以妨害人主的游玩燕樂。選擇一個宰相，以率領臣下百官，沒有不趨向大道的方略，這是人主的職分。這樣便可以統一天下，聲名可以比配堯禹，做人主的守持細約而詳備，事極安逸而功多，低垂衣裳不下簾席，而海內的人，沒有不願意尊崇他做帝王。這便是所謂至約，而樂趣是沒有再比這大的。人主是以用人爲能的，匹夫是以自己的爲能。人主可以叫人去做，匹夫就沒有可以推移的；一個人守着一百畝田，永遠沒有法子推移。今用一個人來兼治天下，時間很富裕，彷彿每日的事業都不歇做，這是叫人去做的呵！大而有天下，小而有一國，事事必要自己去有才行，則勞苦疲頓沒有再比這利害的。這樣雖是奴婢，也不肯同天子交換勢位事業，以這樣的懸繫天下，統一四海，何必自己去呢？要去做那就是役

夫的道術，並且是墨子的學說。論評他的德行才能，而給他官職，這是聖王的大道。儒家所謹守的。古傳上說：「農人分田耕種，商人分貨物去販賣，百工分事而勉力勤奮，士大夫分職聽治政事，有國家的諸侯，分土地去保守，三公總領一方以議事，則天子祇要垂拱就行了。」出入都這樣，天下沒有不平均，沒有不治辨，這是百王所同的，並也是禮法的大分。百里大的地方，可以取得天下，並不是難事，是在於人主能知道取天下的大道。取天下不是負荷他的土地來從我，是他的道可以齊一天下。別國的人假使給我齊一，則他的土地到那裏去呢？所以百里大地方的爵位等級，已經可以容納天下的賢士。他的官職事業可以容納天下的能士。遵循舊法，選擇好的去用，便可以順服一般好利的人。賢士能士都做了我的官吏，好利的人自然順服了，這三件齊備，天下是沒有不服從我的了。所以百里大地方，可以竭盡天下的勢。極致忠信，明著仁義，可以竭盡天下的人。兩件一齊備具，可以取天下，諸侯有後歸附同，必先危殆。詩經上說：「由西邊，由東邊，由南邊，由北邊，四方的人，莫有一個不服從他。」是說他的道，可以齊一人衆。

羿和逢門是善於射箭的，王良和造父是善於駕車的，聰明君子是善於治人的。人服從則權勢就可以得到，人不服從，則權勢便去，所以王者在於服人。人主如果要善射的能穀射得遠而中細微，那沒有及得上羿逢門了。如果要善於駕車的，能穀快而遠，那沒有及得上王良造父了。如果要調壹天下制服秦楚，那沒有及得上聰明的君子了。他很少用智慮，做事不勞苦，而功利名聲是遠大，很容易處而極可樂，所以賢明的君主，以他爲寶，而昏愚的偏以爲難。高貴得做天子，富足有天下，聲名爲聖王，能穀兼治人，而人不能制我，這是人

情所同一喜歡的，王者是兼有這些的。穿彩色的衣服，吃五味的菜，有多的錢財，給他管理天下的人，都尊重他爲君主。飲食極美厚，聲音快樂極廣大，樓臺極高聳，園圍極寬闊，以諸侯爲臣，統一天下。這也是人情所同一喜歡的，天子的禮法制度是這樣的。制度宣布，政令和洽，官人失去要約則死，公侯失去要約則被幽囚；四方的國家有德行乖離的，則必滅亡。名聲像日月，功業如天地，天下的人，迴應他如影子音響一般；這也是人情所同一喜歡的，聖王是兼有這些的。所以人情口好味，再沒有比美味好的；耳好聲，再沒有比聲樂好的；眼睛好美色，文章彩色雖是極多，但沒有比婦女再好的；身體喜歡安逸，沒有比安靜再樂的；心好利，沒有比祿位再好的。合併天下的同願，兼而有之，籠牢天下，來制理，如同制服子孫一樣。人假使不是昏狂愚笨到極頂的，決不會看見這些不快樂的。想有這些的人主，多得像並肩立着一般，能建設這些的賢士，也不是沒有，但是千年而不一合，是什麼道理呢？是人主不公，人臣不忠呵！人主疏外賢臣，而偏舉親信，人臣則競爭祿位，而妬嫉賢能，這便是他所以不能合一的緣故。人主何不廣大的不問親疏，不偏貴賤，祇去求有才能的呢？這樣，則人臣輕于職業而去讓有賢能的，便可治安了。這樣可以功及舜禹，王業復興，功一天，一名聲配於舜禹，事業有再比這可快樂，有再比這美的嗎？爲人主的，也可以審察考慮了。楊朱在衢塗上哭說：「這歧路要是走錯半步，就覺得跌去千里了！」所以悲哀哭泣。這也是榮辱安危存亡的衢塗，這個可哀，還要勝過那衢塗。唉！真是可悲哀呵！做人主的，千年也不知覺悟呵！

沒有一個國是沒有治法的，沒有一個國是沒有亂法的，沒有一個國是沒有賢士的，沒有一個國是沒有

罷病人民的。沒有一個國是沒有謹愿的人，沒有一個國是沒有蠻悍的人，沒有一個國是沒有美好的風俗，沒有一個國是沒有鄙惡的風俗。好壞兩類全有，國家也可以存在，偏於好的，則國家安治，偏於壞的，則國家危險。全是好的，則可以王天下，全是壞的，則必滅亡。所以能法治，得賢佐，人民謹愿，風俗優美，這四類齊備，便全是好的。這樣用不着戰爭，也可以勝人，不用攻伐，也可以得地，不必煩勞甲兵，而天下的人都來服從了。所以湯用亳，武王用鄩，這都是百里大的地方，而天下統一，諸侯爲臣，四方的人，沒有不服從的，這並有別的緣故，是因爲那四類齊備呵！桀紂雖是有天下的權勢，想做匹夫都不可能。這也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爲那四類他全失去了。百王的治法，雖不同，而他的指歸是一樣的。

6 在上的沒有不極愛他在下的，然而要禮去制理他，在上對於在下，如同保護小兒一般。政令制度，是用來交接百姓的，有一點不合乎理，則雖是鰥寡孤獨也不去加之他身上。所以在下的親愛他，如同父母一樣，可以殺戮他，但不可使他去做法不適當的事。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沒有不以這爲中正，然後內自省度，以謹守職分。是百王所同一大道，並也是禮法的中樞要約。然後農人分田耕種，商人分貨去販賣，百工分事去勉力勤奮，士大夫分職聽治政事。有國家的諸侯，分土地去保守，三公總領一方以議事，則天子祇要垂拱就行了。出入都這樣，天下沒有不治辨，這是百王所同的，並也是禮法的大分。要使衣服有法制，宮室有法度，人徒有計數，長祭械用都得適當。以是周旋萬物，尺寸尋丈沒有不合於制度數量的，然後再做，這是官人使吏的事，不足以在大君子的面前數說的。所以爲人主的，在朝內立隆正而得當，所使做百事的人都是仁

人，則自身安逸而國平治，功業廣大而聲名顯美，上則可以王，下則可以霸。要是在朝內立隆正而不得當，所使做百事的人，又都不是仁人，則自身煩勞，而國家混亂，功業廢而聲名羞辱，社稷必危殆，這是爲人君的機要。所以一個人能得當，可以取天下，一個人失當，自己的國家便危殆，用人不能得當一個人，而能千人百人得當，這是必沒有的事。既是能一人得當，則自身何致於煩勞呢？低垂着衣裳而天下安定，所以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尙，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功業較卑的五霸，齊桓公、閔門的裏面，荒淫驕奢，遊玩的脩正，天下不見他的脩正，不說是脩正。然而九合諸侯，救拯天下，爲五霸的首領，也沒有別的緣故，是知道完全付政於管仲呵！則是君人要守有智慮的容易爲力，而功名廣大，除去這個還有什麼可爲呢？古人有大功名的，必走這條道的，那喪國危身的，必違反這條道。孔子說：「智人的知識，固是多於人呵！又以守小，能不明察嗎？愚人的知識，固是少於人呵！又以守多，能不狂嗎？」就是這個道理。

治國的禮分已定，則人主宰相臣下百吏，各自謹慎他所聽到的，不去求聽沒有聽到的，各自謹慎他所看見的，不去求看他沒有看到的。所聽到看見的，都能齊一，則雖是幽閒隱僻百姓，也不敢不安分守制，受在上的感化，這是治國的徵驗。

人主的大道，治近不治遠，治顯明不治幽微，治一不治二。人主能治近則遠處自理，主能治顯明，則幽微的感化，主能一事得當，則百事皆正。兼聽天下的是，日子有餘，事不叢做，這便是安治的極點。既能治近，又去求治遠，既能治顯明，又去求治幽微，既能一事能當，又去求脩正百事，也是過於了。過於同不及一樣的，譬如樹

立一根直木頭而要牠的影子斜曲。不能治近，偏去求治遠，不能察明顯，偏去求看見幽微，一事都不能得當，偏去求脩正百事，這是妄誕，譬如樹立一根不直的木頭，而要牠的影子直，所以賢明的人主好守要約，昏闇的人主好詳求，人主好守要約，則百事詳備，人主好詳求，則百事荒廢。君人論求一個賢相，宣布一法，明示一指，用來兼覆兼照他，以觀看他的成功。宰相是次列百官的貴賤，要取百事的得失，以脩飾朝廷臣下百吏的職分。測度他的功勞，論給他的慶賞，一年的終了，將這些成功的一齊獻奉給君主，得當的留用，不得當的廢置。所以君主是在求賢的時候勞苦，使用人的時候安逸休息。

用國家的得到百姓的勤力則富足，得到百姓的死力則強勝，得到百姓稱譽的光榮。這三事齊備，天下的人都歸附他，這三事失去，天下的人都離背他。天下歸附的叫着王，天下離背的叫着亡。湯武脩正這三事，行禮義，復興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禍害，天下都歸附他。所以先之以德音，明示禮義以引導，極致忠信以愛護，尚賢使能以次列，爵祿服飾慶賞以申重。興事役必得時機，減輕人民的責任，以調濟之，彷彿像大水一般的兼覆養育他，如同保護赤子。生長人民，是極寬厚，使用人民，是極有條理，明辯政令制度，所以接近天下人民的，有一絲毫不合於禮，雖是鰥寡孤獨，必不去加到他身上。所以百姓尊貴他爲帝王，親愛他如父母，爲他出入死亡而不懈惰。是沒有別的緣故，是他的道德誠明利澤誠厚，呵亂世是不這樣的，汙漫陵觸盜竊爲先務，權謀機詐傾覆以明示人民，俳優侏儒婦女的請託以自悖惑。使愚笨的人用有智的人，使不肖的用賢能的，生長人民則極貧窮窄隘，使役人民是極勞苦。所以百姓輕賤他如同鬼怪討厭他如同鬼物一般，終日



的想得間隙去投棄驅逐他。一旦有寇侮禍難的事，又去希望百姓去爲他出死力，是必不可得的。凡是論說是沒有取於此的。孔子說：「審察我所以與人的，將來便是人來報我的。」就是這個說法。

什麼叫着傷國？是任小人在上位，作威福臨民，不以時期，取於百姓，而巧立名目，這是傷國的大災害。大國的人主，而好貪小利，這便是傷國。對於聲色樓臺園囿本已有好的，又喜新的，不知脩正他自己所有的，偏時常想着人家的所有，這便是傷國。這三類姦邪，存在他胸中，又用一般專會權謀機詐的人在外面做事。這樣則權輕名譽羞辱，社稷必定危殆，這便是傷國。大國的人主，不務他的本分，不遵從舊法而喜好機詐。這樣則朝廷的官吏，也跟着他不遵從禮義，而喜好傾覆了。那百姓們也就跟着這風俗去不遵從禮義，而喜好貪利了。君臣上下的風俗，都是這樣，則土地雖廣闊，而權勢是必輕微的，人口雖衆多，而兵力是必懦弱的，刑罪雖繁重，而政令是不下行的，這便是危殆的國家，也就是傷國。儒者是不這樣的，必定要委曲的使能合於理，朝廷裏面必尊崇禮義，審視貴賤，則士大夫莫有不敬遵忠義，死於職分了。百官則必齊一制度，厚重祿位，則大小百官，沒有不懼畏法度去遵守繩墨。關口僅去檢查有無違禁品，而不征收他的稅，法律禁止姦人，而不偏聽，則商人沒有不敦厚謹愿，而沒有機詐。百工以時期的去斬伐木類，緩些時日，使他能利於機巧，這樣則百工沒有不忠信，而沒有不牢固的器具了。對於外縣，減輕田賦稅則，免去雜稅，少興工役，不奪去耕種時間，這樣則農夫沒有不盡力，而去他求了。士大夫能務忠義，效死職分，兵力可以勁強。百吏畏懼法度，遵守繩墨，國家可以不混亂。商人敦厚謹愿，沒有欺詐，則商旅安貨通財，國用可以供給。百工忠信，沒有不牢固的物件，

則器用靈巧便利，而財用不會困乏。農夫盡力耕種，不去他求，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又可得到人和，百事不荒廢。這叫着政。令下行，風俗敦美，用以守國，則堅固，用以征伐，則強勝，內居則有美名，外動則有功勳，這便是儒者的曲辨。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

羿之法非

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

○先謙案類。例也。荀書多法類並舉說。

詳大略篇。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

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

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

○先謙案執。位也。說見傳效篇。

急得其人，

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

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

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

投鉤者，所以爲公也。○郝懿行曰：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製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彌。今有拈圖。疑皆非是。慎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

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

敦概者，所以爲嘖也。○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畜園。出粟十五枚一勝。大製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概卽準概。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嘖。京房作嘖。太元礪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嘖也。皆訓情。此當作情

實解。郝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雖同音。假借。然作斗斛爲長。槩卽乾也。所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

無度取於民。○謝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弨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人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嘖亦相反。說文燒齊也。燒與嘖通。又說文釁。商相值也。釋名曰：釁嘖也。下齊眉嘖然也。又曰：櫺。嘖也。以木作之。上平嘖然也。又曰：册。嘖也。敕使整嘖

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爲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故械

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源濁

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

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

不待斗斛敦概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

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盧文弨曰：而勸上之事。元刻作勸上之事。故藉

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謂厲兵刃也。敵國不待

顯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猶作猷。王念孫曰：呂錢本猶作猷。又見議兵篇。改正說詳議兵篇。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

懈。」○郝懿行曰：待字誤。章詩外傳四。作事。是也。蓋事譌爲侍。又譌爲待耳。懈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

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文。韓詩外傳四。作恭。於義較長。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

人弟曰：「敬誦而不苟。」○盧文弨曰：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請問爲

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

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徧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王

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應作應。盧文弨曰：變應

事篇。盧說。皆失之。

德而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態。而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猶善也。徧也。○說見周易述

反其下文不合矣。先謙。宋王說是。今依宋本改。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

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盧文弼曰：修飾。元刻作修勅。案飾與勑勅。古皆通用。勑音養。然漢已來亦即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修飾其身而不詭於義也。淮南主術篇注說。遠也。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細衣。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

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

順而不懈。○盧文弼曰：待。俗間本作侍。先謙案依上郝說。待上亦當爲事上。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盧文

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弼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疑。義不可通。用當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

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4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

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盧文弼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並有民者水也句。既以槃喻君。則不必更以盂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盂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則水圓。槃方則水方。

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

5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

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

元刻無之字。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

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

滅亡，不可得也。○王念孫曰：元刻滅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語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亡。卽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有不字。危削滅亡

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

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俞樾曰：狂即望之段字。說文土

部。望。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狂。本從生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狂生。狂亦望之段字。狂生者

不胥時而落。○盧文弨曰：胥。須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樂作落。宋台州本作樂是也。釋詁。毗劉暴樂也。大雅桑柔。捋采其劉。傳劉爆爆而希也。箋及已捋采之時。則葉爆爆而疏。樂樂同字。荀書作樂。與雅訓合。宋梁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

故入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

修改美國，則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改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並言之。蓋二者恆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謙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

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於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於是獨爲之。好

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於是獨猶將爲之也。○王念孫曰：案三於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大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十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

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爲是子。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

是字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行。外傳無。

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

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

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

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

文昭曰：介人。詩考與元刻同。宋本作介。

6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義爲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教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

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

者也。」○先謙案班讀曰辨。儀禮士冠注。古文班或爲辨。辨治同義。說詳不苟篇。善顯設人者也。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

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須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篇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論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爲用矣。

（施義詳臣道篇。）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

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

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

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

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先謙案說文

擅。專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先謙案論當爲說見儒效篇。量能而授

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

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

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調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

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

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俞樾曰。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因

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盧文弨曰。衍。俗間本作術。先

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饒爲之。有餘之意。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同。聖王財衍以明辨異，○盧文弨曰。財。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

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

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

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

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至於大形之時。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方，皆知所向。纂論公察，

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爲免字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尙作免。谷永傳。闕免道樂。並以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兼聽齊

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上文云。量能而授官。王制篇云。無能不宜。正論篇云。能不稱官。卽官能之義。莫

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

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

不涉易之謂。易繫辭下傳。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

不探，次定而序不亂。○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

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諫書曼字或作纂。與梁字略相似。故慢誤爲

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

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

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服之從心。○

文選曰。四服。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

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先謙案徑，猶疾也。便也。修身篇云：莫徑由禮義。與此同。故知而不

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

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俞樾曰：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

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臆收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修士行之。非患也。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

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先謙案羣書治要汙作對。下同。雖欲成功，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

○王念孫曰：孽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瘞。汙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昭十年左傳：蘊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公

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先謙案玉篇：瘞，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盧文招曰：元刻循作修。王念孫曰：循道之

有乎字。羣書治要無。俞樾曰：循乃修字之誤。元刻是也。修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修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

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

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疆國篇云：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限禁連文。是禁與限同義。禁之

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

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

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盧文弨曰：流惰疑卽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

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

詘邪哉？○先謙案廣雅釋詁：詘，屈也。呂覽塞篇注：詘，枉也。言白黑分明，焉可枉屈乎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

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

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人不能易也。欲

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問本有及字。王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宋呂錢本並如是。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盧從宋本。云俗問本有及字。案有及字者是也。及速

與致遠對文。行遠則難及，道遠則難致。故唯善馭者，乃能及速致遠。非謂其致遠之速也。則不得以速致遠連讀。善馭及速致遠。與善射射遠中微對文。若無及字，則與上文不對，一證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繆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主術篇云：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遠，卽及速致遠。三證也。羣書治要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

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

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

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使

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

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今有萬國，古有數十焉。○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數十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書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是無它

故，莫不失之是也。○先謙案：是謂用人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

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謙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為大，與此正同。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

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為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

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郝懿行曰：按例，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倖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

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

翻然而齒墮矣。○盧文昭曰：翻當作翻。與翻同。韓詩外傳作翻。郝懿行曰：按翻當作翻。依詩外傳四作翻。說文：翻，無齒也。蓋篆文翻與翻形近而譌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

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盧文昭曰：盧文

剛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

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四有此句。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

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

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呂覽園道篇。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

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

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弛易。猶言弛慢。齒不正曰齟。齟差參差不齊。而人主無由

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廣也，其中不

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王念孫曰：呂錢本其下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

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

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弨曰：嚮與向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

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盧文弨曰：惠宋本作慧。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習也。苟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

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

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

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其當爲莖。儀禮士喪禮。組莖繫于踵。鄭注曰：莖，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揚雄傳。屨屨楛以爲莖。外戚傳。思君兮屨莖。莖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不可不早具也。

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弨曰：填卽鎮字。元刻作鎮。其知慮

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

相親也。

○先謙案不皆和好之國

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

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為私字之誤也。還讀為營。言不營私。不執君也。營與還。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

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也。又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

蠹篇曰：古者管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人見下。說文人字解。引作自營為人。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

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閭；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

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隘，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

材人。

○盧文弨曰：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

愿慤拘錄。

○盧文弨曰：榮辱篇作拘錄。注謂拘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計數纖嗇，

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

循業，○盧文弨曰：元刻循作修。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

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

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

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

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先謙案道此道。由此道也。安值將卑

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疆國篇。併已之私欲。楊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觀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

○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

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做人主的，想要國家富強，成王霸的事業，必先要明辨時間背景，去應付周旋，而最急務的要義，是能識人

賢愚。有才能的人，都爲我所用，那沒才能的，自然歸服，而天下萬事也有了條理，國家自然可以富強，造成王

霸的事業。

有造成混亂的君主，沒有造成混亂的國家，有治世的人，沒有治世的法。后羿的射法，並沒有亡失，而後來

學羿的多不能射中。夏禹的法度，至今存在，而夏代已不做君主了。所以法不能獨行，例不能自行，得到人則

存在，失掉人則絕亡。法是治的起端，君子是法的原則，有君子，法則雖是簡，也可以徧治天下。沒有君子，雖是

律例齊備，失去先後的措施，不能應付事變，也足以混亂。不知法度的意義，祇去修正法度的條文，雖是繁博，

臨事也必亂雜無章。所以明主急務得賢人，而昏闇的人主，急務得權勢。急務得賢人，則自身安佚，國家安治，

功利廣大，聲名優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務得人而急務得勢，則自身勞苦，國家混亂，功利荒廢，聲名汗辱，國家危殆。所以人君是勞於得人，休於用人。書經上說：「文王能穀敬恭忌憚，去選擇一人。」就是這個道理。

驗合符節，分別契券，是爲信實的。在上的喜好權謀機詐，則臣下百吏荒誕鬼詐的人，必乘此時機，都來互相欺騙，探籌投鈎，是所以爲公的。在上的好曲私，則臣下百吏必乘此時機，互相偏私了，衡石稱縣，是所以爲均平的。在上的好傾覆，則臣下百吏，必乘此時機，互相險巇，斗斛敦概，是所以爲嘖的。在上的好貪利，則臣下百吏必乘此時機，互相多取少給於民，沒有限度了。所以械數是治國的支流，非治國的本原，君子才是治國的本原。官人守持法數，君子培養本原，本原清則支流也清，本原渾濁，則支流也渾濁。所以在上的能好禮義，尙賢才，使能人，沒有貪利的，則在下的必能有辭讓忠信的去謹守他的本分。這樣，雖是小民不用等待合符節，別契券，就可以信。不用等待探籌投鈎，就可以公，不用等待衡石稱縣，就可以均平，不用等待斗斛敦概，就可以嘖。不用慶賞，民已勸善，不用刑罰，人民已經服從，官吏不勞苦，而事已治，政令不煩，而風俗已美厚。百姓沒有敢不順從在上的法度，歸依在上的意志，勤勉在上的事而安樂了。所以征收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用修築而堅固，兵刃不待磨陵已經勁利，敵國不用去征伐，已經屈服了。四海的民衆，不用號令，已統一了，這便是至平。詩經上說：「王的功猷，允塞四海，遠方的人全來了。」就是這個說法。

請問爲人君的道理？答道：「用禮來分施是普遍的，不是自私的。」請問爲人臣的道理？答道：「用禮來事



奉君主忠順而不懈怠。」請問爲人父的道理？答道：「寬愛而合于禮。」請問爲人子的道理？答道：「敬愛而恭順。」請問爲人兄的道理？答道：「慈愛而能友。」請問爲人弟的道理？答道：「恭敬而不苟且。」請問爲人夫的道理？答道：「致功而不流於淫，致臨而有分別。」請問爲人妻的道理？答道：「夫有禮節則溫柔聽命，夫失禮節，則恐懼的自己畏竦。」這些道理，偏立，則混亂，俱立則安治，也可以稽考其他了。請問兼能的道理，應當怎樣？答道：「應當審察禮法。古代的先王，審察禮法，旁薄唐皇，周徧於天下，所有一舉一動，沒有不洽當的。所以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拘束，貧窮而不儉約，富貴而不驕傲，並遇變態的事件，而不窮蹙，是審察於禮呵！」所以君子對於禮恭敬安閑，對於事件，沒有過失，對於人少怨恨，寬厚裕如的而不阿黨，對於自身謹慎修正，而沒有危殆，他應付變故齊給便捷，而不昏惑。他對於天地萬物，不急務說出他的所以然，而能善用他的才能。對於百官和一般技藝的人，不同他去爭能，而善用他的功效。對於在上忠順而不懈怠，對於使役在下，普遍的而不偏私。對於交遊緣類而有禮義，居於鄉里，能寬容人而不爲人所亂，所以窮困必能有美名，通達則必有功勳，仁厚的德澤，兼覆天下而不觀閔，明達周於天地，治理萬變，而沒有疑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充塞在天地之間，這是仁智的極點，也就是聖人，但也是能審察於禮呵！」

請問爲國的道理？答道：「只聽見有修身的義法，沒有聽見過爲國。」人君彷彿是個形儀，形儀正直，影子自然也正直。人君彷彿是個槃，槃是圓的，那槃裏水，也是圓的。人君彷彿是個盂，盂是方的，那盂裏的水，也是方的。君好射則臣祖決遂，所以楚莊王喜好細腰的人，朝內便多有自餓的人。所以說：「只聽見有修身的義，

沒有聽見過爲國的道理。」

人君是民人的本原，本原清，則支流也清；本原濁，則支流也混濁。所以有國家的人，要是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去要人民來親愛他，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親不愛，而去要人民爲他所利用，爲他出死力，是必不可得到的。人民不爲用，不爲出死力，而去要兵力勁強，城池完固，是必不可。兵力不勁強，城池不完固，而去要敵人不來攻伐，是必不可的。敵人來攻伐，而去要土地不危削，不滅亡，是必不可的。危削滅亡的情事，都聚積於此，而去求安樂，這如同草木的狂生。狂生的草木，是不等待時候，就衰落的。所以人主要想富強完固安樂，則莫如反求於民；要想附一人民，則莫如反求於政；要想修正美厚國家，則莫如去求賢人。他或蓄積而得到的不世絕，那樣的人生於現代，而有志於古代的大道。天下的王公，沒有一個喜好這事的，他對於這事偏去喜好。天下的人民，沒有一個喜好這事的，他對於這事偏去喜好。喜好這事，是多貧賤，去做這事，是多困窮；他仍舊不顧的做去，不休停一刻。獨自的明於先王的所以得到，和所以失去，了解國家的安危，臧否，如同分別黑白一般。他這個人大用之，可以統一天下，諸侯都來稱臣，小用之可以威行鄰國，敵人，即是不能用他，也不要任他離開國內，則國家可以在他的生前，不會發生變故。所以爲人主的親愛人民，可以安治，喜好賢士，可以光榮；這兩件一件都沒有，則必亡國。詩經上說：「有大德的人，爲國家的藩籬，大多的民衆，爲國家的牆垣。」就是這個道理。

道是什麼？是君道呵！君是什麼？是能彀合羣。能合羣是什麼？是善於生養人，善於辨治人，善於顯用人，善於

藩籬修飾人。善於生養，人的人親愛他，善於辨治人的，人順服他，善於顯用人的，人喜悅他，善於藩籬修飾人的，人尊榮他。這四類齊備，天下的人都歸順他，這便叫着能合羣。不能生養人的，人必不親愛他，不能辨治人的，人必不順服他。不能顯榮人的，人必不喜悅他，不能藩籬修飾人的，人必不尊榮他。這四類失去，天下的人都遺棄他，這便叫着匹夫。所以說：「道存在則國家存在，道失去則國家滅亡。」減少商人，加多農夫，禁止盜賊，除去姦邪，便是生養人民。天子有三公，諸侯有一宰相，大夫得專官事，士人得保職分，沒有不合法度而大公無私，便是辨治人民。計論德行，而定列次，計量才能，而授以官爵，使各人做他的事業，都能得當。最有賢才的，使他做三公，次一等使他做諸侯，再次一等的，使他做士大夫，便是顯用人。修整冠弁衣裳，黼黻文章，彫琢刻鏤，都有了等級，便是藩籬修飾人。所以從天子到百姓，沒有不聘才能，而能得他的志願，安樂他的事業的，這是一樣的。穿煖的，吃飽的，住安逸的，玩快樂的，事時制明，而用度富足，也是一樣的。至於穿彩色成文章的衣服，吃五味的珍品，這是他獨饒的。聖王饒於才能，以明辨異物，上以修飾賢良，而明辨貴賤，下以修飾長幼，而明辨親疎，上在王公的朝廷，下在百姓的家裏，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並不是好爲異物，是用來明辨職分，通達安治，而保持萬世。所以天子諸侯，沒有妄費的用度，士大夫沒有流淫的行爲，大小官吏，沒有怠慢的事業，民衆沒有姦怪的風俗，沒有盜賊的罪人，他的才能，足以稱說以義普徧了。所以說：「治安則德澤加施百姓，渾亂則不足以及於王公。」就是這個說法。

7 至道到了大形的時候，尊隆禮法，則國家有了常度。尙賢才，使用能人，則人民知道趨向，議論大公明察，則

人民不疑。獎賞勤克，刑罰偷惰，則人民不懈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順。然後明別職分，次序事業，才技官能，沒有不治理的，則公道通達，而私門閉塞，公義顯明，而私事絕息。這樣則有德厚的人來，而邪佞的言語止息，貪利的人退去，廉節的人自然興起。書經上說：「先於時期的必殺，不及時期的必殺。」這樣，人才可以安習事業，不會遷移，人的百事，如同耳目鼻口一般的不可以搬移。所以職有分位，而人民不怠慢，次列有定，而序位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廢置。則臣下百吏以至於民衆，沒有不修正自己而後敢安正的，沒有不真有才能而敢受職位的，百姓改易風俗，小人改變他的心胸，所有姦怪的人，沒有不變爲謹愿，這便叫着政教的極點。所以天不用眼睛，可以看見，不用耳朵，可以聽見，不用思慮，可以知道，不用勞動，可以有功，安閒的坐着，而天下歸從他，彷彿是一個形體，又彷彿四肢依從內心一般，這便叫着大形。詩經上說：「賢良的人道德，是他的基礎。」就是這個道理。

做人主的沒有不想富強，而不願意卑弱，沒有不想治安，而不願意危殆，沒有不想光榮，而不願意侮辱，這雖是禹和桀也是同一心理的。要想富強治安光榮，沒有卑弱危殆侮辱，應當用什麼法子才可以呢？答道：「在於謹慎選擇宰相，沒有比這再疾急的。」有智慮而不仁愛，是不可以有仁愛沒有智慮，也是不可以，既有智慮，又能仁愛，這是人主的美寶，並且是王霸的基礎。不急於求相是不智，得到賢人而不用是不仁，沒有這樣人，而能僥倖有那樣的功勳，昏愚是沒有再比這大的。現在的人主的大患，是叫賢人去做，又叫着一般不肖的人，去糾正他，叫才智的人去考慮，又叫昏愚的人去討論，使修正有法的人去做，又同一般汗穢姦邪的

人去疑惑他，這樣要他成功可以嗎？譬如樹立一根直的樹木，而恐怕牠的影子是屈的。古語說：「美好的女子是醜惡的孽害，公正的人是大眾的瘡病，遵循大道的人是汗穢姦邪人的盜賊。」叫汗邪的人去議論他，怨恨盜賊想他不偏僻可以嗎？譬如樹立一根斜屈的樹木，而要牠的影子直，昏亂沒有再比這大的了。古人不這樣做的，他取人是有道理的，用人是有法則的，取人的道理，是驗之於禮，用人的法則，是分別等級行。義動靜規度之以禮，知慮取捨以稽考他成功，積之以日月，以計較他的功效。所以卑賤的不得上臨尊貴，輕的不能懸系重的，昏愚的不能計謀才智的，所以萬舉而沒有一失。計較他以禮，而察觀他能否安敬；試之以舉錯遷移，而察觀他能否應變；試之以安閒，而察觀他能否不流於荒淫；接近他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難，而察觀他能否不違離所守。他所真有的，所真沒有的，如同分別黑白一般，豈是可以枉屈嗎？所以伯樂不可以欺騙馬，君子不可以欺騙人，這是明王的道理。人主要想得善於射得遠而可以中及細微射箭的人，是應當懸貴爵的重賞，來招致他。在內不可以偏阿子弟，在外不可以隱蔽遠方的人，只要能合格的就行，那豈是不能得到嗎？雖是聖人也不能改易的，要想得善於駕車，能遠而且快，一天能走千里，是應當懸貴爵的重賞，來招致他。在內不可以偏阿子弟，在外不可以隱蔽遠方的人，只要能合格的就行，那豈是不能得到嗎？雖是聖人也不能改易的。要想安治國家，使役人民，統一上下，在內可以城池完固，在外可以抵禦外侮，治則可以制人，人不能制我，亂則危辱滅亡，可以立待。然而求取卿相輔佐，偏不那樣的大公，只知用他親近左右的人，豈不是過甚嗎？所以有國家的，沒有不想富強，但是一會兒就弱了。沒有不想安治，但是一會兒就危殆了。沒有不

想存在，但是一會兒就滅亡了。古代有萬國，現在不過十數國，這並沒有別的緣故，是沒有一個不是在這上而失去的。所以明主有私人，是以金石珠玉，沒有私人，是以官職事業，這是什麼道理？是本分不利於所私呵！他不能如此，而人主仍要使他如此，則是昏闇的人主，人臣不能，而自以爲能，則是欺詐的人臣。人主昏闇於上，人臣欺詐於下，滅亡就沒有幾日，這是兩害的道理。文王並不是沒有貴戚，並不是沒有子弟，並不是沒有左右親近，偏用一個做漁父的太公，這豈是私心嗎？說是親近吧？則周朝姓姬，太公姓姜。說是有故舊的關係吧？他們是一向沒有見過面的。說是好美麗吧？則太公已經是七十二歲髮白齒落的人了。然而還要用他的，是文王想要立貴道，顯白貴名，以惠澤天下，而不能獨自去行，則非這人不可，所以要用他；而貴道果然樹立，貴名果然顯明。統制天下，建設七十一個國家。他本姓的獨佔了五十三人，凡是周家的子孫，不是狂妄悖惑的，沒有一個不是天下顯大的諸侯。這樣的能惠愛人，所以顯舉天下的大道，樹立天下的大功，然後私其所憐愛的，其下尙可以爲天下顯大的諸侯。所以說：「唯獨賢明的人主，才能愛他的所愛，昏闇的人主，反而危殆他的所愛。」就是這個道理。

牆以外是眼睛看不見的，一里以前是耳朵聽不到的。而人主的守司遠至於天下，近至於境內，都是不可不知道的。天下的變故，境內的事件，有了弛慢不齊；而人主不知道，這便是拘脅蔽塞的開端。耳目的聰敏如此狹小，人主的守司如此的廣大，其中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是這樣的危險呵！然則人主要怎麼樣就可以知道呢？答道：「左右親近的人，便是人主所以察遠收衆的門戶牖嚮，不可以不早具呵！」所以人主必定要

有便變左右足信的，才行，他的智慧，足以使他規物，他的端正忠誠，足以安定事物，才行，這就叫着國具。人主不能沒有遊觀安燕的時候，則不得沒有疾病物故的事變。如這個國事物的來，好像泉原一般，一物來了，而不能應付，這便是混亂的開端。所以說：「人主不可以獨行。」卿相輔佐，是人主的棊杖，不可以不早具辦的。所以人主必得有卿相輔佐，足以使任的才行。他的德音，足以鎮撫百姓，他的智慮，足以應付萬變，才行，這就是國具。四鄰諸侯的相與往來，是不可以不相結交，但是不必相親，所以人主必要有足以喻志決疑於遠方的才行。他的辭辯，足以解煩，他的智慮，足以決疑，他的機變，足以拒侮難，不營私利，不背叛君主。然而應付薄迫，扞禦禍患，足以保持國家才行，這就是國具。所以人主沒有左右親近足信的，叫着昏闇。沒有卿相輔佐，足以使任的，叫着獨。所使於四鄰諸侯的，不是那樣的人，叫着孤。孤獨而曖昧的，叫着危殆。他的國家，即是存在古代的人，已經說他是滅亡了！詩經上說：「有這麼多賢人，那文王自然安寧了。」就是這個道理。

10 使用材人的道理，謹愿勤勉，計數細微，而不敢遺棄喪失，這是官人使吏的材能。修飭端正，尊禮法，敬職分，而沒有傾側的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於世，而不可使侵奪，這是士大夫官吏的材能。知道隆崇禮義，是爲尊君，知道好士，是美名，知道愛民，是爲安治國家，知道有常法，是爲正一風俗，知道尙賢使能，是爲長大功業，知道務本禁末，是爲多材，知道不同在下的爭小利，是爲便於事業，知道明制度，權物稱用，是爲不拘泥，這是卿相輔佐的材能。還不是合于君道的，能設討論這三材的長短，而分別授以官職，這便是人主的大道。這樣，則自身安佚，而國家安治，功業大而聲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這是人主的重要守呵！人主不能討論官任

這三材，不知道由此道，則必卑勢出勞去却耳目的娛樂，而親自貫日而詳治，一天的工夫，而委曲辨察它，思慮同臣下爭小智察，而極偏能，從古時到現在，沒有像這樣，而可以不混亂的。這叫着看他不能看見的，聽他不能聽見的，做他不能成功的，就是這個道理。

■ 臣道篇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謙案論者。倫之借字。說見儒效篇。下同。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在下。內不

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作佞。善取寵乎上，是態

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

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皆是也。營訓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

（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營衛之為環衛。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下。）

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弨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盧文弨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為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應事而至。謂之給夫。

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應事而至。謂之給夫。

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為制者。刑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應事而至。謂之給夫。



卒變人所逼疑。今聖臣應之疾連如響之應。聲。卒著忽反。

推類接響，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此明應卒逼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響。言見

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響之義，接其聲響，豈足應無方乎？響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響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響，是古字。響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

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響之義。先謙案楊俞說皆非。響即與字。說見儒教篇。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疆，用篡

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

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秦王，填麗塞之內。而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變

態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專韓。少襄哀王三字。今

并考良傳補正。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虛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

卒。燕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盧文弨曰：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

晉之咎犯，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

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

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王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

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盧文昭曰：父兄，宋本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

彊君，彊，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盧文昭曰：橋，宋本作矯。卷內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

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郟至驪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

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盧文昭曰：注或讀為佛。舊本佛作佛訛。案說文佛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

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盧文昭曰：主，惑二字疑衍。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

箕子諫紂。下。俗本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傅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謙

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

不施，則君過不遠也。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先謙案以上下文例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

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邊境之

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界垂。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

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謙案盛成也。說具榮辱尋篇。楊注非。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

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

有補削，無撓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撓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盧文弼曰：拂讀為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

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寶胥無善削縫。隱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法以削為剪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楚白組

甲絰。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

惡。○王念孫曰：違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與避同。緇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篇：禍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

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言彼習非勝是。不可變移。默足以容。庶不有害於躬也。躬身一耳。為足句兼取韻。此之謂也。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盧文弼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同。不敢有以私

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

而無傾側之心，擣，傾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擣。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

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洩。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

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俞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

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

倮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皆因關說。秦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

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下文曰：因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華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

性。不驚懼也。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申明此指。其妙全在於因憂懼喜怒。其因之也。改過辨故。入道除怨。其因之之權也。懼則思

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王念孫曰：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變。變其故。謂去故而

因使其變。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

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

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昭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為伊訓異文。非是。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

疾。言怠慢也。不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不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不疾。言怠慢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不疾。言怠慢也。有功

也疾。言怠慢也。不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

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爲或爲。○

盧文昭曰：故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勳忠敏之士。或搆凶讐。不能善處功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爲善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苦。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

4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復報也。以德行之事。

周禮：幸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俞樾曰：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郝懿行曰：補之。

非。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

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

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榮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

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議兵篇。穢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報說苑誤也。

5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盧文昭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

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它而止。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若加入戰戰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它。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

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實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統。綱紀也。言以端慤自處而待物者也。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

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喘與勸學篇喘同。喘微言也。喘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騰。人允反。之誤字。說文。騰臂羊矢。據注引勸學篇。及音義。知楊所見本。尚作騰。不作騰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爭競也，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王念孫曰。樂利當為樂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而誤。俞樾曰。樂利當為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達矣。先謙案二說並通。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達矣。先謙案二說並通。

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

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閭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

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遠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

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

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而曲通其情，以為順善。

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先謙案汪是雲之借字，說見君道篇。

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

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

篇球玉也。鄭玄云：纓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摺班，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做人君的道理，前篇已經說過了。這篇遂說做人臣的道理，現世雖已是民主的國家，打倒了帝制，然而民族祖國仍舊是我人變象的君主，依然是應當效致忠義的。能叢效致忠義，國家自然逐日富強；反是，則逐日

危削，而終於滅亡。篇中便是申說此道，並且也是國君選擇的法術。

人臣的類別，有能臣，有篡臣，有功臣，有聖臣。在國內不足以使他統一人民，在國外不足以使他抵禦外侮，國內的百姓，不能和親，國外的諸侯，不能親信；然而徧能機變會說，善於得在上的寵愛，這便是能臣。上不能

效致忠義，下不能取得美譽於人民，不顧一切公道是非，只知互相連盟結黨，以營惑人主，而圖謀他個人的私利，這便是篡臣。在國內可以使他齊一人民，在國外可以使他抵禦外侮，百姓依附，士人親信，對君上能致忠義，對於在下，能惠愛而不厭倦，這便是功臣。在上能尊隆君主，在下能惠愛人民，政令教化，彷彿是影子同形體一樣，應付變故，疾速得如同音聲的響應，推其比類，接其所與，而不拘滯，委曲去做，都能成爲制度法象，這便是聖臣。所以用聖臣的可以王，用功臣的可以強，用篡臣的必多危削，用態臣的必多滅亡。態臣得用，則人主必死亡，篡臣得用，則人主必危殆，功臣得用，則人主必顯榮，聖臣得用，則人主必尊貴，齊國的蘇秦，楚國的州侯，秦國的張儀，可說是是態臣一流的人。韓國的張去疾，趙國的奉陽君，齊國的孟嘗君，可說是是篡臣一流的人。齊國的管仲，晉國的咎犯，楚國的孫叔敖，可說是功臣。殷朝的伊尹，周朝的周公，可說是聖臣。這就是人臣的類別，並且是吉凶賢不肖的極點，人君必須謹記此道，慎重的去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的法術了。服從命令，而有利益於君主的，叫着順，服從命令，而於君主沒有利益的，叫着諂。違抗命令，而有利益於君主的，叫着忠，違抗命令，而於君主沒有利益的，叫着篡。不顧君主的榮辱，不顧國家的安危，偷情求合，苟且取容，祇知以俸祿來結養外交，這叫着國賊。君主有過失的事謀，將要危殆國家了，大臣父兄有能穀進言於君主的，用他的言語則可，不用他的言語則去，這叫着諫。有能穀進言於君主的，用他的言語則可，不用他的言語則死，這叫着爭。有能穀合智同力，領率羣臣百吏一同矯正君主，君主雖不樂意，也不能不聽從他，因之解去國家的大禍，除去國家的大害，而造成國家安治，君主尊榮，這叫着輔。有能穀抗君的命令，偷竊君主的重器，



違反君主的事業，而能安定國家的危殆，除去君主的侮辱，戰功可以造成國家的大利，這叫着拂。所以諫爭輔拂的人，是社稷的臣子，是國君的寶器，是明君所尊厚的，而昏闇悖惑的人君，以爲是他的賊害。所以凡是明君所慶賞的，是昏闇人主所責罰的，闇君所慶賞的，便是明君所要殺戮的。伊尹和箕子可算是諫，比干子胥可算是爭。平原君對於趙國，可算是輔，信陵君對於魏國，可算是拂。古傳上說：「從着大道，不僅從着君上。」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正義的臣子得用，則朝廷不傾邪，諫爭輔拂的人得伸其道，則君沒有多大的過失。爪牙的勇士，得施展才能，則仇讎不起作，邊境有賢臣，則界地不會喪失。所以明主同人治事，而闇主好獨行己意，明主尚賢能，使役才智，而饗有他的功業。闇主妬嫉賢能，畏懼才智，而掩滅他的功業，刑罰忠良，慶賞奸賊，這便叫着至闇，桀紂就是這樣滅亡的。

2. 事奉聖君，只有聽從，沒有諫爭。事奉普通的君主，只有諫爭，沒有諂諛。事奉暴虐的君主，只有彌補過失，沒有矯正極諫。被迫逼的處在混亂的時候，困窮的住在暴虐的國家，而沒有法子躲避，那就崇揚他的美善，隱蔽他的惡敗，稱說他的所長，不稱說他的所短，以爲是舊俗一般。詩經上說：「國有大命，不可以告訴人，提防着妨害了自身。」就是這個說法。

3. 恭敬而和遜，聽從而敏速，不敢私自決斷，選擇不敢用私意，取與以遵順在上爲志，這是事奉聖君的義法。忠信諫爭，而不諂諛，剛直端正，而無傾側離貳的心，是就說是非，就說非，這是事奉普通君主的義法。調和而不流瀆，柔從而不屈曲，寬容而不爲所亂，明白的告以大道，而沒有不調和，又能變化人主暴戾的性子，而用

大道來關通他的心中，這是事奉暴虐君主義法。如同駕御未馴良的馬，如同保養赤子，如同給餓極了的人吃。所以乘着恐懼而改正他的過失，乘着憂慮而改變他的舊性，乘着喜悅而引他入於道，乘他忿怒而除去怨惡的人，委曲的都得到。所謂書經上說：「順從他的命令而不違背，微微的諫諍而不息倦，在上則明顯，在下則和遜。」就是這個道理。事奉人而不恭順，是不疾速，疾速而不恭順，是因為不敬。敬而不恭順，是因為不忠，忠而不恭順，必沒有功業。有功業而不恭順，必沒有美德；沒有美德的，必定多傷敗墮壞滅沒，君子是不這樣做的。

有大忠的人，有次忠的人，有下忠的人，有做國賊的人。用德行的事來答報君主，使他能化於美善，這是大忠。用美德來匡救人君，這是次忠。用是的道理來諫人君的過失，而敢于惱怒他，這是下忠。不顧人君的榮辱，不顧國家的安危，偷情求合，苟且取容，祇知以俸祿來結養外交，這是國賊。像周公對於成王，可算是大忠。像管仲對於桓公，可算是次忠。像子胥對於夫差，可算是下忠。像曹觸龍對於般紂，可算是國賊。

仁人是必恭敬人的，大凡一個人，不是賢人，就是不肖，賢人不去恭敬，則自己是禽獸。不肖的人，不去恭敬，則如同玩弄老虎。自己是禽獸則亂，玩弄老虎則危，而災害就到身上了。詩經上說：「不敢去暴虎，不敢去馮河，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他。戰戰兢兢，恭敬小心的，如同臨着深淵，如同履着薄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仁人是必恭敬人的，恭敬人是有道理的，賢人則尊貴的恭敬他，不肖的人則恐懼的恭敬他。賢人則親近的恭敬他，不肖的人則疏遠的恭敬他，恭敬的儀式是一樣，而內情是兩樣的。至於忠信端莊謹愿，而沒有傷害心，無

論對於何物，沒有不一樣，這是仁人的質體。忠信以爲質體，端正謹愿以爲綱紀，禮義以爲文飾，推廣人物的倫類，以爲條理，微言微動，都可以作爲法則。詩經上說：「不僭亂，不賊害，沒有不是可以作爲法則的。」就是這個道理。

恭敬是禮義，調和是快樂，謹慎是利益，爭鬥忿怒是禍害。所以安於禮，樂於利，謹慎而沒有爭鬥的意志，所以百樣的舉動，都沒有過失，小人是這樣的反面。

7 通雍塞的忠，使它歸於順，變危險的事件，使它至於平，君主禍亂而從他，偏如順從聲音一般，這三類要不是賢明的君主，必不能了解的。諫爭君主，然後能善違抗人主，然後才能立功，出死力戰爭，不爲私事而歸之於公，這叫着通雍塞的忠，使它歸於順，信陵君是像這樣的。必先搶奪然後才能有義，必先殺戮然後才能有仁，必上下變易祿位，然後才能歸於正道，功業可以參配天地，恩澤被及人民，這叫着變危險的事件，使它至於平，湯武是這樣的。君本是過失，而曲通其情以爲順善，和順上意而沒有常守，不顧是非，不問曲直，偷情求合，苟且取容，迷惑昏亂，如草木的狂生，這叫着君主已經禍亂，而從他偏如順從聲音一般，飛廉惡來是這樣的。古傳上說：「斬之而後齊，曲枉之而後順，取的道理雖是不同，而他的所歸是一趨的。」詩經上說：「湯已接受天命，有大球，有小球，去結下國諸侯的旌旒。」就是這個道理。

## 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

更領以射響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蘇與魏王處空室之下。更蘇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聞。鳴雁從東方來。更蘇以鳥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蘇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十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矣。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蘇。楚策作更蘇。又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

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天歲。反孤虛之類也。○先謙案反各本譌及。據宋台州本改正。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

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王念孫曰。元刻無善字。宋鑿本同。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者。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行。羣書治要亦無善字。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乘執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盧文昭曰。所行新序三作所上。善用兵者，感忽

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惚也。悠闇。遠視不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晉連子曰。垂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盧文昭曰。案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

慙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彼上文云。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郝懿行曰。案感讀如撼。撼撼古今字也。感忽搖疾之意。悠闇神祕之意。兵貴神速。如處女脫兔之喻也。孫吳

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

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

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實讀為祖。露，祖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

孫曰：路亶猶羸德也。上不恤民，則民皆羸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

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辯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篇云：巨貧寒，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徵篇

云：好罷露百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露，路露並通。是路為羸德也。爾雅云：痾，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病也。

病亦謂羸德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瘁，羸也。通。秦策：士民路病於內。高注云：路，羸也。路病與路亶亦同義。新序雜事篇

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之政，或言路亶。或言路單。或言路單。其義一而已矣。楊說皆失之。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

曰：滑當為渙。說卦曰：渙者離也。雜卦曰：渙離也。下文事大敬擊，則渙然離耳。是渙為離貌。故曰渙然有離德。俗書渙字作渙。滑字作

渙。二形略相似。故渙譌為滑。新序雜事篇：正作渙。然有離德。韓詩外傳作突然有離德。突乃渙之譌。渙，與古字通。文選琴賦注：引渙韻

篇云：渙。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撓也。以指撓沸。指撓，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王念孫曰：秦馬，猶則也。說見釋詞。故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

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或言手臂有不救也。○先謙案：言此兩者俱無所用。注義似隔。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

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一云傳或為傳博衆也。而

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案之使短。潰。敗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文昭曰。延。新字作延。韓詩外傳三作延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圍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郝懿行曰。延者長也。兌與銳同。荀書皆然。古字通也。延新序作延誤字。或假借耳。延訓長。故云若莫邪之長刃。兌訓利。故言若莫邪之利鋒。楊注非。韓詩外傳作延居。與下圍居為屬。其義甚明。俞樾曰。楊訓兌為案。不知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為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案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圍居而方止。此自以圍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圍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也。○盧文昭曰。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作圍居則若三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語尤明晰。此方止即方居變文。以儷句耳。先謙案郝說方止非也。說詳上。

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垂。垂下之貌。如不實垂下然。垂。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隴瀧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垂字。○盧文昭曰。垂下之貌。舊脫乘字。今補。案說文。不實垂下謂之垂。丁果切。楊意垂讀為隴。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灑。謂之灑灑。廣韻。灑灑。謂灑也。故楊云灑灑沾溼貌。舊誤作灑灑。今改正。沾亦灑之誤字也。劉古拱曰。鹿垂上角字。涉上而誤行。案語詞。郝懿行曰。鹿垂隴種東籠。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顧氏炎武。見日知錄廿七。引舊唐書竇軌傳。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隴種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作此。蓋周隋時人。尙有此語。此等皆古方言之言。不必強解。楊氏既云未詳。又引或說鹿垂隴種灑灑。似皆失之。新序正有隴種。無鹿垂。

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鯨。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盧文昭曰。豈。新序作豈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

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

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俞樾曰。楊注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先謙案。慮。謀慮與之爲敵者。土地必見侵。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先謙案。慮。

大氏也。說見王制篇。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

慶敬。遏。止也。載。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郝懿行曰。發。揚起也。猶書之言我武惟揚也。毛詩作載旆。傳云。旆。旗也。毛詩本出荀卿。不應有異。說文引詩又作載。然則發蓋皆旆之同音。段借字耳。韓詩外傳引亦作旆。○王念孫曰。道。術也。揚以道爲

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說教令也。行。動用也。○王念孫曰。道。術也。揚以道爲

設說教令。失之。先謙案。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執。」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爲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先謙案以下文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證之。是謂凡在大王之將率者皆末事也。揚注誤。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

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謝本作上不足印。盧文昭曰。以注觀之。正文當本是不印。衍足字。先謙案盧說是。此後人妄加。今依注文刪足字。以復唐人注本之舊。下可用則

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士。賢也。節。忠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

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謝本從盧

校。作不齊者弱。王念孫曰。案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是也。○宋龔本同。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民字亦當兩見。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增民字。賞重者強，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

功則強。輕易刑威者強，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攻當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

荀子 卷下 議兵篇

六九

固便利於用。則強也。○盧文昭曰。攻與工。功多通用。政治也。即依本字不改亦可。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器病也。音庚。楛。濼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強。輕

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強。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也。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

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

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郭嵩燾曰。此與秦首虜之法同。以得首為功賞。不問其戰事之勝敗。故曰無本賞。漢世軍法。抵罪得贖免。當亦起於戰國之季。言苟得首者。有罪當贖。僅納錙金。以得首為重。取決一天

之勇。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彘。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先事

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

無馮依而易也。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盧文昭

曰。正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

如淳曰。上身一脾覆。一脛繳。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

也。○盧文昭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王念孫曰。此本作服矢五十個。服矢即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軋。先鄭司農云。服讀為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

之也。俞樾曰。服字實不可無。服者。服之段字。說文竹部。服。弩矢服也。經傳通以服為之。詩采芣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個者。盛矢五十個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疑五十個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

個。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承負服矢五十個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於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先謙

案俞。冠軸帶劍。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劍。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担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俞



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盧文昭曰。注不征衆。衆字誤。疑作稅。先謙案試之而中程。則用爲武卒。優之。如此上所謂以度取之。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

改造。更選擇也。刻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隳隳，其

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隳隳。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盧文昭曰。隳隳。俗本作狹險。今從宋本。郝懿行曰。隳隳猶狹險也。謂民生計窮蹙。王弼精云。生民則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隳隳謂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隳之以隳。亦非。劫之以執，謂以威執劫道。使之出戰。隱之以隳，謂隱蔽以險隳。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

遠交近攻。侵伐無虛日。未嘗以險隳自隱也。劫之以執。承上酷烈言。隱之以隳。承上狹險言。其民本無生計。又甚迫蹙之。使亟發於戰以邀賞也。下文隳而用之。正申此義。性之以慶賞，性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

反。鮪之以刑罰。鮪。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鮪我亦勝我。音秋。或作鮪。七六反。○盧文昭曰。鮪亦音鮪。見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民，所以

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顧千里曰。天字疑不當有。此以下之民與要利於上。相對爲文。謂秦民。非謂天下之民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隳而用之，得而後功

之。疆國篇所云。如牆厭雷擊。下文除隳其下。獲其功用。義與此同。楊謂守險隳。非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隳五

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隳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之有根本。不

能衆強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爲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

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

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盧文昭曰。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

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時無湯武。並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為說。或云末二句。當並從齊說下。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楊注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為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癸。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說。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熬為樵。廣雅釋詁曰。樵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樵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先謙案下文明言。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云云。則此有遇之者二句。專謂湯武之仁義無敵。楊注誤。兼是數國

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

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盧文昭曰。舊本注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

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執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纒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切。○俞樾曰。楊云近當為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先謙案漸。詐欺也。說詳不苟篇。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一人之術也。

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音辟。

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

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擯悍者。皆化而來臣役也。○王念孫曰。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故挹為母。案拱與挹通。不煩改字。○宥坐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挹。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挹。諸

本皆作挹。呂本挹作母。盧因改為挹。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拱挹。今依王說改正。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

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盧文昭曰。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或中間有注脫去耳。王念孫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疆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守中國。殆。古字通。○疆國篇。疆始中國。楊注殆。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疆守中國。疆守中國。疆守中國。

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疆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守中國。殆。古字通。○疆國篇。疆始中國。楊注殆。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疆守中國。疆守中國。疆守中國。

曰。治讀為殆。殆。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疆未足以殆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守中國。殆。古字通。○疆國篇。疆始中國。楊注殆。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疆守中國。疆守中國。疆守中國。

殫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專矣。

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

亡，相為雌雄耳矣。

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若言代強代弱也。○先謙案宋六州本注。若作猶。

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也。

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

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

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躡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于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蟻未聞也。

是其

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盧文昭曰：相君元刻作相。若注首有相者，相似也。五字。今從宋本。先謙案相君猶言相長也。廣

雅釋詁長。君也。長訓君。則君亦訓長。元刻及注五字。皆妄人增改。

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

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掎，挈也。猶言掎搯也。司讀為何。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

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

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

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

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

『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

不用疑謀。是智之大。先謙案言用人不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先謙案當理而行。故無過慮。必先事，故無悔。

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

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必。故無功也。○盧文昭曰：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先謙案言成功不能

期必於一出。故下云有功如幸。文義甚明。楊盧說非。

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隨奪矣。

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

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

窺敵觀變，欲潛以

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相參也。遇敵決

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王念孫曰。道當訓為行。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

○先謙案。無以所欲而將之。無以所惡而廢之。唯視其能否。無私好惡。苟書多以欲惡代好惡。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強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執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

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

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

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

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

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

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及天下莫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

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

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

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獵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

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也。謂為賊之扞也。

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備之而走者。蘇讀為條。條，向也。謂相向格鬥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

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紂死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虞文翔曰。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字當屬下讀。趙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為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先謙案。服

服。此誤倒耳。當封而封。當殺而殺。皆所以養生其民。故殷民服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

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

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故不攻。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况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殺其民。若屠者然也。

不潛軍。○先謙案。潛，襲敵之不備。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

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嶺南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

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形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

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

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

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

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王念孫曰：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

改義爲德，以與服爲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並作義。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陳奐曰：案玩上文語意，其下尙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爲義。王念孫曰：此

正承上文遠方慕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3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爲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

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隱，懼之以慶賞，鱗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

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爲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爲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

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未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言。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

也。○謝本從盧校。軍作君。盧文沼曰。舊本作凡在於軍。今案當是君。先謙案凡在下作一句讀。不改軍爲君。說自可通。盧不當廢改。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

軋已也。漢書。軋作軋。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意之。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躐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修。故湯之放

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修。謂前已行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

也。本謂仁義。未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4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辨。別也。總。要也。強國謂強其國也。先謙案強國。史記作強固。正義云。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強而且堅固之本也。以禮義導天下。天下服而歸之。故爲威行之道也。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之。故爲功名之總。總。合也。聚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盧

曰。元刻得作一。史記禮書韓詩外傳四皆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先謙案史記隕作捐。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

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

絞革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兕二載。輕罪入蘭盾鞞革二載。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王念孫曰。楊本作鞞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小匡篇

曰。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爲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馬謖本改爲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爲牢。然則虞所見本正

作堅。與楊本異也。俞樾曰。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鞞爲堅貌。即引史記爲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鞞

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替篆之古文。鞞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鞞鞞。李善注曰。鏗鎗鐘聲也。闕鞞鼓聲也。此文

鞞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况者。鼓是革所爲。上云絞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

正見其屬辭之響。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並為一談也。

宛鉅鐵鉞，慘如蓬蒿。

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鉞。鉞與鏃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間謂之鏃。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蓬蒿。言其中

人之慘毒也。備音音。○盧文弨曰：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鏃。無自關而西謂之矛七字。先謙案史記：作宛之鉞鐵施。鑽如蓬蒿。索隱云：鑽謂矛刃及矢鏃也。史鍾為施。慘為鑽。故索隱以施屬下讀。望文解之。例以上下文。如金石。卒如飄風。則荀

子本書文義較長。輕利漂激，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趨捷也。漂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為嫖姚之嫖。嫖驍勇也。激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沙。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蔑。取我重丘而去。昧與蔑同。○盧文弨曰：垂沙史記作垂涉。王念孫曰：案垂字古讀若陀。說見唐韻正。垂沙蓋地名之聲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並作兵殆於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則作垂涉者是。

莊躄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躄楚將。言其也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

為楚將。○先謙案史記引三四作四參。參與三同。索隱誤以參字下屬。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

其道故也。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

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自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劓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音銅柱。加之炭上。今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宜反。○盧文弨曰：炮烙之

刑，古書亦作炮烙之刑。格讀如皮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格古貴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王念孫曰：此段氏若晉說也。說見鍾山札記。昔嘗聞盧校荀子多用段說。故盧本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晉。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有禮記篇持

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故但據所見之書。略舉一二焉。殺戮無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慄然：慄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

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

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試用也。誅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辨。○郝懿行曰：古無辨字。荀書多以辨為辦。此注音義兩得之。溝

溝



池不拊，拊古搨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搨。文子曰：無化樹木，無錯墳墓，錯亦音搨。或曰拊當作拊，拊又拊字，與拊字相近。遂棺。故拊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拊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拊之，皆作拊字。知此拊字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塞也。周禮：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篇固塞與機變對文。上與隘阻對文，疆國篇：固塞險，形執便，固塞與形執對文，皆二字平列。與富國篇云：其塞固者不同。楊注未了機變二字平列。注云器械變動，亦未安。然而國晏

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王念孫曰：此當依史

○盧文弨曰：史記外傳俱作均分之。王念孫曰：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和，胡臥反。有不

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王念孫曰：誅之以刑，本作俟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

見宥。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也。郵，怨也。流，行也。先謙案史記郵作尤。威流作威行如流。

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郝懿行曰：刑殺皆未聞。楊注謬。死於殛所，非堯殺之。殛，古書本作極，極非殺也。上云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此等皆不必強解。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廣謂抗舉，使人畏之。○王念孫曰：諸書無訓厲為抗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

設而不用也。宥坐篇：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5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

荀子 卷下 議兵篇

七九

除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

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隄謂追擊。若秦劫之以執，隄之以隄，狙之以慶賞之類。隄或為險也。○王念孫曰：此當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人百姓，衆百姓也。今本無

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之人百姓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語詞也。說見釋詞。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隄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

書險字作險，形與除相似。險與隄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隄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隄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隄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隄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隄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大寇則至，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

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盧文弨曰：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王念孫曰：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

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勞苦煩辱則必犇。

犇與奔同。

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

霍焉，猶渙焉也。離散

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先謙案焉猶然也。上文云滑然有離德，又云渙焉離耳，渙霍滑三字一聲之轉。

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

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

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以調齊之，長養之，如

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

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祓除之也。○盧文弨曰：方言：諄，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此敦當與諄同。王念孫曰：楊說敦惡，禮論

篤同。又云：或曰敦讀為頓。頓，困頓也。皆非也。說文：愁，怨也。廣雅：愁，惡也。康誥：罔不愁。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

諷。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注：傲，惡也。諷，傲也。並與愁同。本篇敦惡與毒孽對文。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慎所疾也。諄，郭音之潤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諄。諄與敦亦聲之轉。

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

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王念孫曰：修當為循字之誤也。○錄書循修二字，傳寫往往譌混。說見管子形勢篇。循，順也。謂順

之上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尚書中侯曰。循順。君道篇曰。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右隈。今文順爲循。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作順。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百姓莫

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也。○王念孫曰。持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持

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侍老養養對文。故呂氏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

養百姓。○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以持養對文。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離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之貌。○盧

文昭曰。雖離猶昭昭也。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

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爲。民皆從化也。而順。○盧文昭曰。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願。爲之化而公。知此句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脫

當是爲之化而願。因上有化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俞樾曰。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

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

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先謙案化而二字衍。此文

本作所存者神。所爲者順。文義甚明。後人因孟子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二語。妄

於者下加化字。傳寫者緣下文三化而句例。復於化下加而字。本文遂不可通矣。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願。謂好從

暴悍勇力之人。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先謙案旁辟猶便僻。旁便雙聲字。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郝懿行曰。收者拘也。調。繚者繞也。此謂矜嚴糾察。拘牽繚繞之屬。皆化而調和也。注說收繚非是。王念孫曰。案廣雅。矜。急也。一切輕音義卷二十三。引廣

惟曰糾。急也。齊語注曰。糾。收也。糾收並從斗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為收繩。楚辭九章注曰。糾。戾也。繆謂緣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緣。猶給也。孟子告子篇注曰。給。戾也。糾。收也。皆急戾之意。故與調和相反。秦悍勇力。與恩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緣。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

謂也。謝本從盧校。作王猷允塞。徐方其來。盧文昭曰。詩大雅常武之篇。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王念孫曰。案謀猶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猶若字。猷為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宋錢本作猶。徐方既來。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盧云注脫。亦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6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

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

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先謙案襲亦因也。楊云襲取其處非。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

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為我執。所劫也。

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

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

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窳。掌窳。主倉粟之官。窳。匹季反。王引之曰。掌當為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莠。楊

彼注云。困曰困。方曰廩。彼言困莠。猶此言稟窳。稟窳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窳之粟以食之。若云發掌窳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莠。與稟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

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之。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期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期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本非異化故也。王引之曰。期者。周也。謂

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之。已期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期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

已周三年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迂曲。荀子書多用葉字，作窮極之義。此期字蓋亦葉字之誤。已葉三年，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葉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謬。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葉得之矣。先謙案：俞說是。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7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盧文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

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

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未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

蕩疑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

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薄與瀆同。皆百里之地

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

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物質進演，殺人的利器也。日新月異，作戰術更逐日科學化。議兵篇中，所稱說的利器，當然不適合這世紀

所需要，那末吾人還要研究它作什麼？但是人情千古不變，世情也是千古不變，如果要一個國家兵力強勝，

可以使敵人畏懼。這是無論何人，都知道民氣是唯一的利器，而天時地利，反是末節。然而民氣怎麼樣才可

以勃興呢？這並不是等到敵人的兵光臨到城下，民氣就可團結起來，是要你平時培養的。所以雖說物質進演，前古的已成了落伍者，而所稱說的得人和，賞罰平，政治明，仍舊是一樣呵！

臨武君問孫卿子在趙國孝成王的面前，議論用兵，王說：「請問用兵的要義？」臨武君說：「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察觀敵人的變動，後敵而發，先敵而至，這是用兵的要術。」孫卿子說：「不對，臣所聽聞古代的道理，凡用兵攻戰的根本，在乎齊一人民。弓箭要是不能調和，則雖后羿也不能中細微，六馬要不調和，則雖造父也不能駕車至于遠方，士民要是不親附，則雖湯武不能必勝。所以善於和附人民，才是善於用兵的，用兵的要義，就善於和附人民。」臨武君說：「不對，用兵所貴的，在於乘勢爭利，所行的是機變詭詐。善於用兵的，在頃刻之間，機變百端，都不知道是從何而出；孫武吳起用這法術，所以無敵於天下，豈是必先等待和附人民嗎？」孫卿子說：「不對，臣所說的是仁人的用兵，是王者的志向。君所貴的是權謀勢利，所行的是攻奪變詐，是諸侯的事業。仁人的用兵，是不可以用欺詐的；那個可以欺詐的，是怠慢羸憊，君臣上下之間都渙離了。所以桀同桀詐，便有巧拙，有徼倖；以桀同堯去詐，譬如是以雞蛋去碰石頭，以手指去攪開水，如同去投水火，進去就燒枯沉沒了。所以仁人上下百將，都一樣心，三軍的兵士一齊盡力。臣對於君，下對於上，如同兒子事奉父親，弟弟事奉長兄，如同手足保護頭目，而兼及胸腹。用機詐去偷襲他，同先驚恐了他，而後去擊打他是一樣的。仁人用十里的國家，就有百里的聽察；用百里的國家，就有千里的聽察；用千里的國家，就有四海的聽察，必將聰明警戒和搏爲一。所以仁人的兵，集聚可以成卒，散布也成行列。長的像莫邪的長刃，有來犯的

必斷，銳利像莫邪的利鋒，碰到的必潰敗。圍居而方止，如同盤石一般，觸到的，必角摧案角鹿墮。種東龜而退呵！暴國的君主，是誰同他來呢？同他來的，必是他的人民，而他的人民親附我，喜歡我，如見了父母，他喜好我如同愛好椒蘭。他反顧他的君上，彷彿是灼鯨是仇人，人情雖是桀跖，也豈肯爲他所恨的人，來賊害他所喜好的呢？譬如叫人的子孫，去賊害他的父母，他必定來告訴他，這又怎麼可以詐襲呢？所以仁人用國，日益明察，諸侯先順服的平安，後順服的危殆，大抵與他爲敵的土地必削，反背他的必滅亡。詩經上說：「我王發揚威武，恭敬的用于戈，如火一般的炎烈，是沒有敢阻遏他的。」就是這個說法。『孝成王和臨武君都說：「好，請問王者的用兵，要怎樣才行？」孫卿子說：『這是在於大王，至於將帥，那是末事呵！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的效驗，安危的形勢。君上賢明的國家安治，君上不能的國家混亂。隆禮貴義的國家安治，簡義賤義的國家混亂；安治的強，混亂的弱，這是強弱的根本上能仰治，則下可以用，上不能仰治，則下不可以用。下可以用，則強，下不可以用，則弱，這是強弱的常道。尊隆禮義，效驗戰功，是上等的國家，重祿位，貴忠義，是次等的國家，專上戰功，鄙賤忠義，是下等的國家，這是強弱的大凡。好賢士的強，不好賢士的弱，愛人民的強，不愛人民的弱。政令信，人民齊一，賞重刑威，械用兵革攻完便利的強。政令不信，民不齊一，賞輕刑罰侮慢，械用兵革破舊的弱。重於用兵的強，輕於用兵的弱，權出一人的強，權出二人的弱，這是強弱的常道。齊人尊隆技擊，他的爲技，是得敵人一個頭的，便以金錢贖取敵人的頭，不問兵之勝敗，只問有無敵人首級，這是沒有根本的慶賞。對於小脆的敵人，才可以苟且用之，遇到堅強的大敵，那就潰散了。如同飛鳥傾側反覆的沒有日

子，這是亡國的兵，沒有再比這弱的，是與用市井傭人去交戰，有什麼大分別呢？魏國的兵勇，以程度取之，穿三層的甲衣，操持十二石的弓，背負五十個箭，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負。擔三日的糧食，自朝至正午，走一百里，試之中程，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但這不過數年就筋力衰弱了，然而也不能奪去他的優復，再更選擇，也不容易周徧。所以土地雖大，而稅收甚少，這是危殆國家的兵。秦國的人，他生養人民是窮蹙，使用人民是酷烈，却迫他的以威勢，使亟急於戰爭，串習他以慶賞，藉之以刑罰。使天下的人民，所以要想得到在上的利益，除去爭戰是沒有第二條路。險阨的用他，有所得而後加功，使功賞長相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五家，這是最爲衆強長久，多地而能正，所以四世有功，這並非微倖，是他所用的數使他這樣的。所以齊國的技擊，不可以遇魏國的武卒，魏國的武卒，不可以遇秦國的銳士。秦國的銳士，不可以當齊桓晉文的節制，齊桓晉文的節制，不可以敵湯武的仁義。有遇到他的，如同燒焦了的物件，去擲石頭。這幾國都是求賞求利的兵，同傭徒鬻賣氣力是一樣的道理。並不是能愛貴他的君上，爲他效死，安於制節，而不爲非呵，諸侯有能精畫微妙於仁義的，則必能危殆擒滅他們。所以招近募選，尊隆勢詐，專尚功利，是欺詐，禮義教化是齊一。以詐欺的去遇詐欺的，還可以說是有巧拙。要是以欺詐的去遇齊一的，譬如拿錐刀去毀泰山，要不是天下的愚人，必不敢去嘗試。所以王者的兵，是不嘗試的，湯武的誅伐桀紂，拱揖指麾，而強暴的國家，沒有不爲他所誅伐。桀紂如同殺一個獨夫，泰誓上說的「獨夫紂」就是這個說法。所以兵大齊一則制天下，小齊一則治鄰國。至於招近募選，尊隆勢詐，專尚功利的兵，則勝不勝是沒有一定的，忽強忽弱，忽存忽亡，是互相爲雌雄的，這可說是強



盜兵，君子是不用的。齊國的田單，楚國的莊蹻，秦國的衛鞅，燕國的繆蟻，這都是世俗所稱說善於用兵的。是他巧拙強弱並不相長用的法術，都是一樣的，並沒有能穀和齊欺誑詐權謀傾覆，不免是強盜之兵。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這是和齊的兵，可以說進了禮義教化的境界。然而還是沒有本統，所以可以霸，而不可以王，這是強弱的效驗。『孝成王和臨武君都說：『好，請問爲將的道理？』孫卿子說：『智沒有能再大於棄疑惑，行沒有能再大於沒有過，事沒有能再大於沒有後悔，事能做到沒後悔就行了。成功是不可必的，所以制度政令要嚴而威，慶賞刑罰要必信，處舍收藏要周密牢固。徒舉進退要安重，要疾速，窺視敵人而察觀他的變動，要潛隱深入，要雜錯參五。遇見敵人同他決戰，必行我所明察的，不要行我所疑慮的，這叫着六術。不要有好而將他，有惡而廢他，不要因爲勝而忘記敗，不就威內而輕於外，不要見到利而不顧他的害處。大凡考慮事件要精熟，用財要寬舒，這叫着五權。所以有三事是不聽主上命令的，可以殺而不可使他處於不完固的地位，可以殺而不可使他去打不能勝的敵人，可以殺而不可使他欺詐百姓，這叫着三至。凡是受了主上的命令而用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都得其正，則主不能叫他喜，敵人不能叫他怒，這叫着至臣。謀慮必在事先，而申重以敬，謹慎終點如始點，終始如一，這叫着大吉。凡是百事的成功，必在於能恭敬，它的失敗，必在於怠慢。所以恭敬能勝過怠慢則吉祥，怠慢勝過恭敬，則毀滅。計慮勝過私慾，則從，私慾勝過計慮則凶。戰時如守，行時如戰，有功如微倖。敬謀不曠怠，敬事不曠怠，敬官吏不曠怠，敬民衆不曠怠，敬敵人不曠怠，這叫着五不曠。謹慎的做這六術五權三至，而以恭敬不曠怠自處，這叫着天下的大將，可以通於神明。

了。『臨武君說：『好，請問王者的軍制是怎樣的？』孫卿子說：『將死職於鼓，御人死職於轡，百吏死守於職，士大夫死於行列。聽見鼓聲就前進，聽到金聲才後退，服從命令爲上，有功尙在其次。不叫他前進而前進，如同不叫他後退而後退，所犯的罪是一樣的。不殺老弱的人，不踐蹋禾麥，已服順的不去追擒，抵抗的必不捨去，來歸附的不以爲是俘虜。大凡誅伐並不是誅他的百姓，是誅他的亂百姓，百姓有保衛賊君的，那也是賊。所以順刃的生，回刃的死，歸服的貢獻於上將。微子啓封於宋地，曹觸龍被斷於軍，殷朝來歸服的人民，所以生養他的，同周人一樣。所以近處歌頌，遠處歸服，沒有一個幽間僻陋的國家，不來供趨使而快樂的。四海歡若一家，四通八達的地方，沒有不服從，這叫着人師。詩經上說：『由西邊，由東邊，由南邊，由北邊，四方的人，沒有一個不服從。』就是這個道理。王者有誅伐而沒有戰，城守不用攻，兵格不用擊，敵人上下都相愛悅的慶賀他，不用毀屠城池，不用潛襲，不久留兵衆，行役不過時。混亂的愛悅他的政治，不樂意他自己的君上，都想王者的兵去。』臨武君說：『好。』

陳囂來問孫卿子說：『先生說用兵，常以仁義爲根本，仁人是親愛人，有義的人，是遵循理法，那末何必用兵呢？大凡所以要用兵的，是因爲爭奪呵！』孫卿子說：『這不是你所知道的，仁人固是親愛人，但親愛人是惡人的禍害。有義的人固是遵循理法，但遵循理法，是惡人的亂賊。所以仁義的兵，是禁止暴虐，剷除禍害的。仁人的兵，所存止的地方，人畏他如神，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不感化；彷彿時雨的降臨，沒有不喜悅的。所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這四帝——堯舜禹湯——兩王——文王，武王——都是

以仁義的兵行於天下，所以近處親愛他的善，遠處欽慕他的德，用兵都不用血刃，遠近就來歸服，美德施及四方。詩經上說：「賢人君子，他的義法不差。」就是這個道理。」

3 李斯來問孫卿子說：「秦國四世有勝兵，富強海內，威行諸侯，並不以仁義，祇以便於從事呵！」孫卿子說：「這不是你所知道的，我所說的仁義，是大便於人，而說是便呵！他的仁義，是來脩正政治的，政治脩正，則人民親愛樂意，而願爲他死，所以說：「大凡用兵將帥尙是末事。」秦國四世有勝兵，而常常的恐怕天下合一，來欺侮他，這叫着末世的兵，沒有本統的，所以殷湯放逐夏桀，並不在驅逐鳴條的時候，武王伐紂不是因甲子之朝而後勝他的，是他們所行的早已脩美了，這叫着仁義的兵。現在你不去在根本求，而去求之於末，這所以世紀要亂呵！」

4 禮是治辨的正極，強國的本根，威行的大道，功名的總要。王公照這樣去做，所以能有天下，不照這樣去做，便隕滅他的國家。所以堅甲利兵，不能算強勝，高城深池，不能算是堅固，嚴令繁刑，不能算是威。順從道理去做，則可以行，不順從道理去做，則墮廢。楚國人用鮫革犀兕來做甲，堅得像金石，宛鉅鐵鉞，慘毒像蠶螫，輕利急疾，如同飄風。然而他的危殆於垂沙，大將唐蔑戰死，莊躄藉此作亂，楚國分爲四國，這豈是沒有堅甲利兵嗎？他所以統制的道理不對，以汝穎爲險，以江漢爲池，以鄧林爲界限，以方城爲緣繞。然而秦人的兵一到，連鄢郢國都給奪去，彷彿同擊枯葉一般，這豈是沒有固塞險阻嗎？他所以統制的道理不對。紂刳比干的心，幽囚箕子，做炮烙的刑，殺戮沒有時期，臣下惶惶的不知能否保全生命。然而周師一到，命令就不能

下行，不能用他的人民，這豈是命令不嚴，刑法不繁嗎？是他所以統制的道理不對。古代的兵，僅僅是戈矛弓箭，然而敵國不待試用，已經順服。城郭不用治，溝池不用掘，固塞不用建，樹機變不用開，張然而國家自治，不畏於外，而強固於內。這沒有別的緣故，是顯明大道而平均，以時使役而真誠，惠愛在下的附和如同影子，音響。再有不服從命令的，則誅罰他以刑罰，所以刑罰及於一個人，而天下的人都歸服，受刑罪的人不怨恨在上的，知道是自己有罪。所以刑罰不繁，而威下行，這沒有別的原故，是由於大道呵！古時帝堯的治理天下，不過殺一人，刑罰兩人，天下就安治了。古傳上說：「威令嚴厲，不用去試，刑法錯置，不去用。」就是這個說法。

5 凡人的勤動，是爲慶賞，要是勤動而有傷害，則終止了。所以慶賞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的力量，致人的死力，做人主上的。所以接近百姓，沒有禮義忠信，大凡率用慶賞刑罰勢詐險隘他的在下，得到他的功用就是了。一旦外寇來了，叫他去保守城池，則必背叛，叫他去打敵人，則必敗北，勞苦煩辱，則必奔潰，渙然的離散了。在下的反而挾制他的在上。所以慶賞刑罰勢詐的爲道，是傭徒鬻賣的道理，不足以合一民衆，美厚國家。古時的人是羞于稱說的，必先之以厚德，道之以禮義，用忠信去愛他，尙賢使能以次列他，然後申之以爵祿慶賞。以時使役，減輕他的力役，以調濟長養他，如同保護小兒。政令因以安定，風俗齊一，有離背風俗，不服順在上的，那百姓沒有不憎恨，沒有不去毒孽他，就像拔除不祥。然後用大刑，這大刑來加施，是莫大的羞辱。要說他是利呢？則大刑來加，假使要不狂惑癡陋的人，那有看見這樣還不改的？然後百姓都明白的遵循在上的法則，按像在上意志而能安樂。遂有能教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沒有不貴禮義恭敬的，沒有

不親愛稱譽的。然後有慶賞，這高貴的爵位，豐厚的薪祿來加施，是莫大的光榮。要說是有害呢？則有高爵豐祿來持養。凡是人民，誰不願意這樣呢？光明的懸着貴爵重賞，在他前面，懸着刑罰大辱，在他的後面，雖想不順化能穀嗎？所以人民歸附他如水向下流一般，所到的地方，畏他如神，凡所施爲，人民都感化歸順。暴悍勇力的人，化爲謹愿，旁僻曲私的人，化爲公正，夸汰委曲的人，化爲調和，這叫着大化至一。詩經上說：「王的功猷，真能充塞四海，遠方的人都來歸附他。」就是這個道理。

6 大凡兼人的法術有三：有用德來兼人的，有用富來兼人的，他尊貴我的聲名，尊美我的德行，想做我的人民，開門掃潔道路來迎接我。因他人民的愛悅，而居處他的土地，百姓都安樂立法施令，沒有不親附。所以得到土地，而權威更重，兼併人家而兵力更強，這是用德兼人的，不是尊貴我的聲名，不是尊美我的德行。他怕我的威，懼我的勢，人民雖有離貳的心，而不敢有背叛的計慮；這樣則戎甲愈重，奉養的費用必多。所以得到土地，而權威反而減輕，兼併人而兵力更弱，這是以力兼人的，不是尊貴我的聲名，不是尊美我的德行。因爲貧而求富，因爲飢餓而求飽，餓着肚子張着口來歸附求食。這樣必要發倉廩米粟給他吃，給與貨財以富足他，立賢良的有司以接近他；過了三年，然後人民才可以信實。所以得到土地而權威更輕，兼併人而國家更窮，這是用富來兼人的。所以說：「用德來兼人的王，用力來兼人的弱，用富來兼人的貧。」古今是一樣的。

7 兼併人是容易的事，但是想堅凝很難。齊國能兼併宋國，而不能堅凝固有，所以魏國又來奪取燕國，能兼

併齊國，而不能堅凝固有，所以田單又將他奪取回來。韓國的上黨有數百里大，完全富足的來投降趙國，趙國不能堅凝固有，所以秦國又來奪了去。所以能兼併，而不能堅凝，則必被人奪取，不能兼併，又不能堅凝，所有則必滅亡。能堅凝的，則必能兼併。得到了就能堅凝，則沒有強國不可以兼併的。古時湯的亳，武王的鎬，都是百里大的土地，而能統一天下，諸侯都來為他的臣子。這沒有別的原故，是能堅凝呵！所以堅凝士人用禮，堅凝人民用政治，禮法脩正，而士人順服，政治公平，而人民安樂，這叫着大凝。用來保守則堅固，用來征伐，則強勝，政令下行，禁厲自止，王者的事業，就完畢了。

疆國篇

刑范正，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郝懿行曰：刑與型同。范與範同。皆鑄作器物之法也。楊注非。

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執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

齊，才細反。

剖刑而莫邪已。

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劍。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淬也。

脫之，砥厲之，則剝盤孟，剝牛馬，忽然耳。

剝，割也。音民。盤孟，剝牛馬。蓋古用試剝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剝宋本作剝。元刻作剝。皆訛。今改正。○盧文昭曰：吳子將之剝。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剝鐘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盧文昭曰：剝宋本作剝。元刻作剝。皆訛。今改正。

彼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

如疆國之初開刑也。

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

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

節奏，有法度也。○先謙案：節奏包法度在內。不能訓節奏為有法度。說見富國篇。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

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盧文弼曰：正文及注亡字，上元刻並有。

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執

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郝懿行曰：形，韓詩外傳六作刑。刑者法也。愛人利

人皆有法。不為私恩小惠。注云形見，非是。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

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黜

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黜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黜，黜色。猶闇然。黜，鳥感反。厭，詩為壓。○郝懿行曰：黜與奄同。奄然，猝乍之貌。而與如古通用。奄然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皆言暴察之威所劫。韓詩外傳六黜作闇，而作如

○劉台拱曰：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王念孫曰：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秀髮如蕤。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盧文弼曰：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羸則敖上。稍羸緩之則敖謾。羸音盈。○盧文弼曰：俗本

斃行曰：羸猶盈也。此言百姓被威劫脅，則氣怯而致畏，放縱寬舒，則氣盈而敖上。羸與羸同。羸，有餘也。有餘即弛緩。故注訓羸為緩。執拘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

行曰：最依字書應作取，音才句切。即古聚之假借字也。俗作最非。韓詩外傳六作聚，是矣。王引之曰：說文取，積也。徐鍇云：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即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

本作取。今譌作最。○楊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敵中則奪。敵入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俞樾曰：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

在釋文曰：敵本作適，並其諺也。上文言劫則致畏，竊則放上，執拘則最得聞則散，並就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不用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為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注之非。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

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以刑灼之，不和人。謂喧譁也。敖，喧噪也。亦說為傲。謂叫呼之聲，傲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潰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郝懿行曰：賁，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

六非憤，此作賁，二義俱通。以不必依彼讀憤也。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執察也。

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3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  
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

楚襄王曰：蔡聖茨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紱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盧文弨曰：案楚策：左枕作左抱。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應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王念孫曰：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西伐蔡。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  
歸致命于君。言蔡侯自奉其將子匠反。西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社稷，歸楚。非己之功也。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  
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王念孫曰：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

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先謙案正。文宋台州本謝本作治。浙局本依注改理。非。注自避唐諱。既楚發其賞，  
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

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  
誠，致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



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憂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故曰衆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荀卿之辭也。譏之曰：

「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

一人爲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

之報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爲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

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

陳食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

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恥於心。

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盧文昭曰：正文卑其，宋本作卑

乎。案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

說齊相曰：「○盧文昭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顧千里曰：宋錢佃本卷末云：監本有七字。宋呂夏卿本有疑。楊注所見與監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所說。監本未必是之類也。處勝人之執，行

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爲

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

以執也，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

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違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

勝人之執，宜有之矣。宜讀為揜。本亦或作擅。或曰宜。誠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人之

道。毆謂駕馭之也。或作譎。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

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

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

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執。○先謙案以字疑衍。則女主亂之宮，詐

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

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縣繫之也。大燕鱗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鱗也。藉也。如蹴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給我必勝我。本亦作躡吾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

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

東海郡。賁，音肥。○俞樾曰：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俞樾曰：三國乃二國之誤。上

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先謙案言一國作謀，則三國共起乘我。三非二之誤。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三國若

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俞樾曰：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二譌為

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並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先謙案議兵篇云：兵始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為三四。史記禮書引作四參。參三同也。勸學篇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羣書治要作三省。是參三

同字之證。據此。荀子本書必有作四三者。三四四三。總謂國之分裂。不為定數。此文亦言齊必斷而為四。與讓兵篇楚分而為四三同意。國若假城然耳。自為一句。楊注失其讀。俞氏又欲減字以成其義。皆非也。必為天下大笑。

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如也。○王念孫曰。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而言。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兩者孰

足為也。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執。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執籍

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之所在也。○王念孫曰。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籍之所在也。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

所在。今本本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籍為圖籍。非也。籍亦位也。儒教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又曰。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非謂圖籍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並與此同。盧云執籍謂執力。憑籍也。

亦非。見正論篇。先謙案王。室為天下所宗。故云宗室。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倘然。舉去桀

紂而犇湯武。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

而湯武何得也。問假設。曰。『是無它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修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伯反。人之所好者何

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稱尺證反。若其所以

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

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眾之力

也。隆在信矣。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

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

有數百里之地。修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王念孫曰：政非政事之政，修政即修正也。《古書通》以政為正。言必自修自正。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修正其在戎者。王霸篇曰：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修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修正政者，借字耳。非修政事之謂也。楊說修政二字未了。先謙案：王說是。

爵效篇：正和民之善，不正即平政。王霸篇：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即隆正，與此一例。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構柁之構。或曰：謂與之國也。○先謙案：陶誕義具榮辱篇。

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棄己之所安疆，

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

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恬天，救經而引其足也。恬與砥同。經，綫也。救綫而引其足，綫愈急也。

○先謙案二語與仲尼篇同。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

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內伏藥，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盧文昭曰：案所引韓子見八說

驚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埋穴伏藥。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襲襲互異。疑此變字。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藥字。與韃同。吹火章囊也。爲子孫度

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

安樂者，莫大乎禮義。○王念孫曰：案安樂當爲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並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則與上下文不合。人知貴生樂安，而棄

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殉當爲刎。○王念孫曰：案說文曰：殉，作殺。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殺頭乎王庭。殺頭，即刎頭也。殉，刎皆從勿聲。故殉又讀爲刎。史記循吏傳：石奢（即石渚）自殉而死。索

隱：殉音亡粉反。《宋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及班馬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殉爲刎。而刪去其音矣。是殉字兼有殺刎二讀，無煩改殉爲刎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

改殉爲刎。而刪去其音矣。是殉字兼有殺刎二讀，無煩改殉爲刎也。

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盧文弨曰：案今詩作版，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先謙案虞王本作价人。

4 力術止，義術行，苟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

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盧文弨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郝懿行曰：疆力之術，雖進終止，杖義之術，無往不行。依注引新序，此答李斯之問，爲秦發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

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認，認然。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

曷謂乎威彊乎湯武？○先謙案以下文例之。此處當有也字，而今脫之。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俞樾曰：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都，燒先王墓於夷陵。

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辭，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爲避。視可司間，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剡，亦斬也。○盧文弨曰：元刻伐也下。

有司音伺，間隙也。六字，宋本無。王念孫曰：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弁行，剡剡起屨。正義弁急也。是剡剡爲起屨之貌。然則刻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匈，義與此同。顏注剡剡也，亦非。然而秦

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爲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使右則右，此文二使字以代則字。

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

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

秦，是有江南也。○盧文弨曰：羨音夷。先謙案沙羨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

侵土地所得者。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盧文弨曰：慮音慮。先謙案地乃與齊為界也。

慮矣。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圉。漢書曹參下修武，度圉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圉津，轉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

耶。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圉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塢圍聲相近。疑同境。居委反。其在趙者，剌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剌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臨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

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木植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

以常山為同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先謙案治是殆之悞字。說見議兵篇。然而憂患不可勝

核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盧文弨曰：宋本無然字。元刻有。與前同。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盧

文弨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念孫曰：案此汪氏中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俞樾曰：案上文威疆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為文。是於湯武。言威疆。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

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疆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疆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耳。然

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

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

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

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慎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

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王金孫曰：楊前說是也。後說皆非。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5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盧文弨曰：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

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澆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述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

堂，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也。○盧文弨曰：案周語却至佻天。說文引作桃夭。是桃與佻同。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解署。其百

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情，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主。事靡盬之監，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

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

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

也。其間，朝退也。古，苟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

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雖然，則有其謬矣。謬，謂。○盧文弨曰：正文元刻作

則甚有其謬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

諫案楊訓縣為聯繫，非也。縣猶衡也。謂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苟書或言縣衡，或單言縣。單言衡，其義並同。王霸篇云：禮之所

以正國也。譬猶衡之於輕重也。君道篇云：輕不得以縣重，是縣猶衡也。君道篇又云：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禮論篇云：衡誠縣矣，則

不可欺以輕重。正名篇云：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解蔽篇云：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以眾異不

得相蔽，皆縣衡運言。王制篇云：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王霸篇云：以是縣天下。一四海。正論篇云：聖人備道全美，是縣天下之權稱也。又云：聖王沒，有執符者罷，不足以縣天下。所謂縣天下者，王者在上，能為天下持平。如縣衡然。苟書明言縣天下之權稱，是縣天下，即謂縣衡天下。楊訓縣為繫，亦非也。漢書鄒陽傳：臣聞秦倚曲室之宮，縣衡天下。正用苟書縣天下義。是何也？則

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6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忽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

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郝懿行曰：敦讀如堆，敦比者，敦迫比近，義集於前也。注似未了。先讓案敦比治

也。義具榮辱篇。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月多也。大事

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

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古人爲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

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也。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

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箸，以其所託不失時也。○俞樾曰：託乃記字之譌，言

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王念孫曰：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

懋曰：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

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7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

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



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爲

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爲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謂限禁也。○俞樾曰：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

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與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非是。上安於主，而下調

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爲天下之要義爲本，而信

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爲人上者，必將慎禮

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爲順。

8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去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文。闕入此句中。據楊注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郝懿行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胸，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

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胸，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突也。突亦犯也。○王念孫曰：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扞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或作枝。○郝懿行曰：拔讀如少儀母拔來之拔。鄭注拔，疾也。釋文。指而救首。

相先者也。疾，痛也。義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爲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它事也。

非不以此爲務也，疾養緩急之有

國家的所以能強盛，不是在於器械堅利，人民衆多，是他有可以強盛的道理。不然，像那桀紂，並不是沒有

荀子 卷下 疆國篇

嚴刑威政，及賢良的臣下，和衆多的人民，然終給百里大的諸侯，湯武給滅亡了。所以有大國的，也保不着滅亡，有小國的，也不必怕強敵來侵略。祇要遵循着致強之道，去行事，自然可以逐日強盛，能夠保守國家，而土地自廣了。

1 鑄器物的型範，要合法，則金錫可以美麗，工冶要是巧，則火候可以得宜，開型出來的劍，像莫邪那樣。然而不去剝脫，不去砥厲，則連繩子都割不斷。剝脫砥厲以後，則可以割盤盃，殺牛馬，是很容易的。一個國也是強國的開型呵！要是不去教誨人民，不去調一人民，則在內不可以保守，在外不可以戰鬥。教誨調一以後，則兵士勁強，城池完固，敵人不敢來侵犯。一個國家也是有砥厲，禮義節就是他的砥厲。所以人的壽命，是在於天，國家的壽命，在於禮。做人君的隆崇禮義，尊貴賢人，可以王，慎重法令，親愛人民，可以霸。好財利，多欺詐的，必危殆，權謀傾覆幽險的，必滅亡。

2 威嚴有三樣：有道德的威嚴，有暴急嚴察的威嚴，有狂妄的威嚴。這三樣威嚴，不可以不精思熟察的，禮樂修美，義分顯明，舉錯得時，親愛利厚，形現於外。這樣那百姓必尊貴他如同上帝，推高他像天，親愛他如同父母，敬畏他如同神明。不用慶賞，而人民勸善，不用刑罰，而威令下行，這叫着道德的威嚴。禮樂不修正，義分不顯明，舉錯不得時，親愛利厚不外見。然而他禁止強暴，很明察，誅罰不服從的很嚴密，刑罰重而信實，誅殺猛而果行，彷彿雷霆下擊，如牆倒壓。這樣百姓受於劫脅則懼畏，放縱寬舒則敖謾在上，以威勢拘束他，則合聚，得空閒則散漫，適乎其中，則反失掉他。所以爲暴察，不以形勢來脅劫，不以誅殺來振動，則不能有他的在下。

這叫着暴察的威嚴。沒有愛人的心，沒有利人的事，天天做亂人的道術，百姓有喧噪的，則去執縛他，用刑罰來燒灼他，不順和人心。這樣則在下的朋黨而奔走潰散，離背他的在上；國家的傾覆滅亡，可以站着就等到了，這叫着狂妄的威嚴。這三樣威嚴，不可不精思熟察的。道德的威嚴，可以造成安強，暴察的威嚴，可以造成危弱，狂妄的威嚴，可以造成滅亡。

3 公孫子說：「子發帶了兵，去伐蔡國，打敗了蔡國，擒住了蔡侯，回來同他的君主說：『蔡侯奉了他的社稷來投降楚國，臣請君主派兩個臣子去治理蔡國的土。』」既而楚國行慶賞，子發辭讓的說：「發教布令，而敵人退去，這是主上的威嚴；交戰相攻，而敵人退去，這是將帥的威嚴；合戰用力，而敵人退去，這是大眾的威嚴；臣不應當以大眾的威嚴，受慶賞。」人譏笑他說：「子發回復的爵令，是很恭敬有禮，他的辭讓，却太固陋了！大凡尚賢使能，慶賞有功，刑罰有罪，不是一人所做的，是古代聖王的道理，齊一人的本根，善善惡惡的報應。治理國家是必由此道，古今都是一樣的。古時賢明的君主，創舉大事，樹立大功；大事已廣博，大功已樹立，則人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增益官爵，官人增益薪秩，庶人增益廩祿。因此善人勸進，不善的人阻止，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所以百事可成，而功名遠大。子發他偏不這樣，違背先王的大道，混亂楚國的法則，毀墮興功的臣志，恥于受賞，雖是以後無僂於族黨，而抑卑他的後世，獨以為這是私廉，豈不是過甚了嗎？所以說：『子發的回復是很恭敬有禮，他的辭讓，却太固陋了！』」荀卿子同齊國的宰相說：「處在勝人的形勢，行天下的大道，天下沒有一個不願意，湯武是這樣的。處在勝人的形勢，不行着勝人的大道，厚於天下

的威勢，想做匹夫，都不可得到，桀紂是這樣的。那末有勝人的形勢，是不如有勝人的大道呵！做宰相是有勝人形勢的，是爲是，非爲非，能爲能，不能爲不能，遺棄自己的私慾，必遵循公道通義，可以相兼容的，這是勝人的大道。現在相國，上則得以專主，下則得以專國，相國對於勝人的形勢，真是有了呵！那末爲什麼不駕馭這勝人的形勢，往赴勝的大道呢？求仁厚明通的君子，而託之於君主，叫他參與國政，正是非，這樣則國內誰敢做不義的事呢？君臣上下貴賤長少，以至於庶人，沒有一個不向義禮去做，則天下誰不想要合於義呢？賢士願意在相國的朝上，能士願意做相國的官，好利的人民，沒有不願意來歸附齊國，這就是齊一天下。相國舍去此道不做，只去做世俗所做的，則女主亂於宮，詐臣亂於朝，貪吏亂於官，百姓都以貪利爭奪爲風俗，像這樣可以保持國家嗎？今巨楚縣於前，大燕躡踏於後，勁魏鉤取於右，西界的地方，不絕如同繩子一般。楚國則有襄賁開陽脅制左面，這一國起而圖謀攻伐齊國，那三國必起而乘我的後面，這樣則齊必分爲數國，齊國直如同三國的寄城呵！必爲天下大笑，你說是怎樣呢？這勝人之道和勝人的形勢，是那一件可做呢？桀紂是聖王的子孫，有天下的世繼，勢籍的所在，天下的宗室，土地有千里之大，人數有億萬，而天下倜然的都去桀紂，而歸順湯武，都去厭惡桀紂，而尊貴湯武，這是什麼道理呢？究竟桀紂有何失，湯武有何得？這是沒有別緣故，桀紂是善於做人所厭惡的事，湯武是善於做人所喜好的事。『什麼是人所厭惡的？汗漫爭奪貪利，便是人所厭惡的。什麼是人所喜好的？禮義辭讓，便是人所喜好的。現在的人君，譬稱比方，總想自比湯武；但他所以統制的，並不同桀紂兩樣，而想求有湯武的功名，可以嗎？大凡能穀得勝，必定要得人，要得人，必要得

道。什麼是道？就是禮讓忠信。所以只有四五萬人而往的強勝，並不是大眾的力量，是能隆崇於信。從數百里的土地，而去統治天下，並不是有大力，是能隆於修政。今已有了數萬人衆，而荒誕比周以爭黨與，已有了數百里大的國，而汙漫突盜以爭土地。這是放棄自己的所強，而去爭他的所危，損滅自己的所不足，以重多自己的有餘。像這樣的悖謬，而求有湯武的功名，譬如伏着地下，想去舐天，救自縊的人，而去拖他的腳；這是必不可行的。愈務而愈遠！做人臣的不問自己的所行能行與否，祇知苟且的求利，這是如同距衝入空，而去求利一樣，仁人是以爲可羞不做的。所以人沒有再貴於能生養，沒有再比安逸快樂的，所以能夠養生安樂，是沒有再大於禮義的。一個人知道尊貴生養，樂意安逸，而遺棄禮義，辟如想長壽，而用刀去刎頭頸，真是愚笨透頂。所以爲人君的親愛人民則安治，能好賢士則光榮，這兩樣沒有一樣，則滅亡。詩經上說：「有大德的人，爲國家的藩籬，大多的民衆，爲國家的牆垣。」就是這個道理。

4 強兵的義術止，仁義的義術行，怎麼講呢？這是說秦國呵！秦國有湯武的威強，有舜禹的廣大，然而憂患不可勝計，常常恐怕天下合從，來踐踏他，這叫着強兵的義術止。怎麼叫着有湯武的威強？湯武是能使悅己的從順呵！現在楚國的君死了，國也滅了，負三王的宗廟，而避於陳蔡的地方；默視有空隙的機會，想剝他的脛，蹈秦的腹。然而秦國能叫他左，叫他右，這是能叫讎人爲使役，這就是有湯武的威強。怎麼叫着有舜禹的廣大呢？古代百王的統一天下，臣服諸侯，沒有過於千里大的封疆的。今秦國南有沙羨與俱，是有了江南，北面同胡貉做鄰國，西面有巴戎，東面在楚國的，乃同齊國爲界限。在韓國的，過了常山得到臨慮，在魏國的，佔據

了圍津，距離大梁僅僅一百二十里。在趙國的，有了荅地，佔據松柏要塞，背負西海，而以常山爲固。這可以說是地徧天下，威動海內，強力足以危殆中國。然而他的憂患，是不可勝計，常常恐怕天下合從來踐踏他，這叫着舜禹的廣大。那末怎麼樣呢？是應當減節威強，復用文理，選用端誠信全的君子，來治天下。參與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治咸陽，服順的置之，不服順的而後誅伐他。則兵可以不用，再出塞外，而政令行於天下了。雖是爲他建築明堂在塞外的地方，而朝會諸侯，也可以了。現今世紀增益土地，是不如增益誠信要緊呵！

5 應侯問孫卿子說：「到秦國去看見些什麼？」孫卿子說：「要塞險固，形勢便利，山林川谷美富，天所產生的材利厚足，這是形勝。到了境內，察觀他的風俗，百姓敦樸，聲樂不流，蕩汗濁，服裝不織，佻，畏服官吏，是順古的人民。到了都邑官府裏面，百吏整肅，沒有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堅固的。到了國都，察觀他的士大夫，出於私門，入於公門，再回到家裏，都沒有私事。不比周，不朋黨，沒有不明通而公正的，像古代的大夫。再上觀於他的朝廷，聽決百事，沒有積壓，安問得彷彿同沒有事一樣，像古代的朝廷。所以他四世能強勝，並不是徼倖，是他所行之數，使它這樣的。所以說：「安佚而治，守約而詳，不煩勞而有功，說是安治到極點。」秦國是像這樣了，然而他是有恐懼的。有這數類的法具，但是用王者的功名去懸度他，則不及得很遠了。這是什麼道理呢？想是沒有大儒呵！所以說：「精粹可以王，強駿可以霸，這二樣，沒有一樣，則滅亡。」這是秦國的所短呵！

6 積細微的事，月不如日，時不如月，年不如時。大凡一個人好傲慢細微的事件，大事來了，然後再去料理，這樣的，必定常常不能勝任，敦比治理於小事的。是怎麼呢？小事件來的次數多，懸繫日子也多，而積聚也大，大

事件來的次數希少，懸繫日子也淺，積聚也少。所以愛惜日的王，愛惜時的霸，等到敵漏然後彌補的危弱荒廢百事不問的滅亡。所以王者敬時，霸者敬時，僅存的國家，等到危弱，然後才憂戚。滅亡的國家，必到滅亡，才知道是滅亡了；等到死，然後才知道是死了；亡國的禍敗，是不可勝悔的！霸者美善的顯著，是可以時記的，王者的功名，是不可以日子記志的。財寶物貨以大的爲貴重，政教功名是和這相反的，能夠積於細微的，可以速成。詩經上說：「德行輕得如同鴻毛，但百姓人民，是沒有一個能舉起的。」就是這個道理。

7 大凡姦人的所以興起，是因爲在上的不貴義，不敬義。義是所以禁止人做奸惡的，今在上的這樣不貴義，不敬義，那在下的百姓都有了遺棄義的意志，有了趨向奸惡的心，這是姦人的所以興起。在上的是在下的師表，在下的附和在上，譬如音響的回應，影子的象形體。所以在上的不可以不順於義啊！義是在內節制於人，在外可以節制萬物，上可以安於人主，下可以調一人民。內外上下，都能中節，這便是義的情。那末凡爲天下的，是要以義爲根本，而信第二。古時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安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亂。所以爲人上的，必要謹慎禮義，去務忠信，這是爲人君的根本呵！

8 堂上的地方，都不去清潔，他還有工夫去料理郊外的野草嗎？刀子抵着胸口，那眼睛便看不見飛箭外來，槍架在頭上，必用手來救護，而忘了他手指是要被砍斷。這是因爲事有疾養緩急，有應先救的呵！

## 天論篇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俞樾曰：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楊注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為增出矣。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

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愛堯而惡桀也。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本謂農桑。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以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

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貳即倍也。○王念孫曰：案修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修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

循，順也。貳當為貳，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貳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記宋世家：二行。並以貳為貳。本作愆，又作貸。說見管子勢篇。又作駮。作駮。說見後匪則大惑下。○貳，差也。言所行皆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

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修，貳作貳，則非其旨矣。楊不知貳為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貳，是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貳，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貸見上注。楊謂不一，亦失之。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為貳。言差貳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匪則大惑也。○匪與惑

貳通。說見匪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為韻，崎為為韻，慝惑為韻，此以枝知為韻，傾精為韻。貳惑為韻。貳，貳慝匪並通。故貳匪並與惑為韻。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音屬脂部。○故水旱不能使之

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也。○劉台拱曰：渴字衍。飢當作饑。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修道不貳，故祆怪不能使之凶。○王念孫曰：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

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

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罕字之誤。罕即今逆字。說文千部：罕，不順也。走部：逆，迎也。是逆為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苜也。養略而動罕，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俞樾曰：上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

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祆怪未至而凶，○王念孫曰：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

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

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



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而是之謂天職。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

不與天爭職。

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

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

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

列星隨

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炤與照同。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其事而見其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言天道之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

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

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

耳目鼻口形能，各

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也。古字能與耐通。說詳唐韻正。故亦與應通。楚辭九章，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作能。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易林，無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事，能即態字也。多

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目鼻口。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

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

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

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謂能裁者也。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謂不能裁者。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為天政。

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昏亂。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修政違天之禍。聖人

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導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以任天地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

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修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

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此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志猶知也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而言楊訓志為記識非。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

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

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官人守天，

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

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

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

和○王念孫曰：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矣。

2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郝懿行曰：堯典：象日。月星辰。此瑞曆即曆象也。象謂璿璣玉衡。神其器。故。

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畜積收臧於秋，

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

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

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3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匆匆也，輟行。

匆匆，諛諛之聲，與慙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盧文弨曰：三輟字上，俗問本皆有而字。宋本無。先謙案小入下，羣書治要有之字。以上文例之。有之字是也。文選答客難用此文，亦有之字。天有常道矣，地有常

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

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尚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俞樾曰：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

4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台拱曰：正名篇：節猶適也。說詳

強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引正名篇：節過謂之命，釋之節過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並非。又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若夫心意修，王念孫曰：心意當

子書：皆言志意修，無言心意修者。修身篇曰：志意修則馴富貴，富國篇曰：修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榮辱篇曰：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尤其明證。德行厚，知慮明，生

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俞樾曰：敬當為荀。說文荀部。荀自念敕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

苟。是也。君子苟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

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句。故日進。小人錯其在

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微倖而不求。已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

一也。皆有蒙。有不蒙。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5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俞樾曰：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並言也。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

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類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郝懿行曰：黨宜訓朋。出方音注。不謂朋黨也。韓詩外傳二：黨作晝。於義為長。楊注望文生訓耳。

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且訓黨為類。於古無據。惠氏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儻字。儻者或然之辭。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徵幸。黨並與儻同。

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常作嘗。是也。

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

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

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謂在人祆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楛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不耕時使穢也。政險，威慮也。歲

輿穢同。○盧文弨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楛耕傷歲，楛與楛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難通。郝懿行曰：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楛耕傷歲，與上句相備是也。此蓋轉寫之譌，不成文義。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楛，耘耨失歲。上對楛耕傷稼，下對政險失

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爲歲，乃涉下文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爲之說而不可通。

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

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禮義不修，內外

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王念孫曰：案內外無別二句爲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爲一類，寇難並

至，夫是之謂人祆。○先謙案：羣書治要三，謂人祆下並有也字。下無安國下有矣字。棄而不治下有也字。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

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王念孫曰：錯，交錯也。○說文作造，言凌造也。言此三祆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爲措置之措，失之。其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隊木

鳴爲淺近，然其災害人，則甚慘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盧文弨曰：宋本

此段在禮義不修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十一字。然後接以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星之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

政下，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

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

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祆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

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祆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

也。若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妖也。其說甚幽。其當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妖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楊不知不為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外傳曰。星隕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常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所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私傷歲。政險失民。○穰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寇。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夫是之謂人妖明矣。○虛文昭曰。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六畜作妖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共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郝懿行曰。日切瑳言務學也。韓詩外傳二云。天子之門內切瑳以孝。與此義合。瑳古作瑳。今作瑳。

6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

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7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

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

念孫曰。不睹乎外四字。文義不明。睹當為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此則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少見睹。故睹誤為睹。夏小正

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睹作且睹。誤與此同。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

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先謙案盡字無義。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王念孫曰：物畜而制之，制當音裁。思裁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誤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而多之，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

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

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願於物之所以生，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

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

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郝懿行曰：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蓋荀此語所本。上云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道即禮也。

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治者在於精詳也。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畸。○王念孫曰：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匿與隱同。逸周書大成篇：克禁淫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並以匿為隱。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隱。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方謂之仄隱。書大傳：隱作匿。隱，差也。洪範：民用僭武。漢書王嘉傳：引此武作隱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人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隱。言大惑生於差隱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貫乎中，畸則偏，差則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隱則大惑。又樂論篇曰：亂世之微，其聲樂險，其

文章既而采，匿亦讀爲隱，隱，邪也。言文章邪隱而多采飾也。（鄙風柏舟傳曰：「隱，邪也。」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俞樾曰：「水行當作行水。」

行水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

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義章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郝懿行曰：「外內皆謂禮也。禮有內心，有外心。竹筍有筠，禮之外心。松柏有心，禮之內心也。」注非。

9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

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母，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爲伸。墨子有見

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轅，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鈕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盧文昭曰：注引下篇「元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二字相連。

慮人不明，故以兩爲字問之，不可謂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慮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

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矣。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

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前篇非相中說過：「各個人的事業，是由於各個人努力掙扎來的。」像那轅耕隴上，太息着說：「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鄙夫，終結，他也能達到封侯爲王的目的。現代的發明家艾迪生的出身，是不是一個學者，這是人人所共知的。我人再將史傳上名人的遭遇，來默察一下，就可以了解。他所以能造成他的事業，完全是由於努力，絕對不是徼倖。所以說：「成名絕非偶然。」國家的強弱安危，也是類此的。一般人往往對於一件事，不能成功，或是水旱，以及國家的混亂，他都愛說，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可挽回的。他絕不肯去默察那一件事，所以不成的因子，例如水淹是由於河道塗塞，國家混亂，是由於忿爭所造成。久旱而雨，便說是由於祈禱，感動神明，這是多麼神話的事呵！是完全愚人的政策。作者所以說：「雩而雨……猶不雩而雨也……以文之也……」年歲饑荒，他又說是天意。我人可以將左傳上：「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是歲也，饑而不害。」的一段，來考慮一下，就知道如何了。大凡無論大小事件的失敗，總有他失敗的因子；至於國家的安危強弱，也自有他所以自取之道。我人應當在因子和原則上去求，切不可萬事都歸之於天，天是萬能的嗎？易經上說：「輕清者上爲天。」究竟天是個什麼？還是「玄之又玄」呵！

天道是常行的，不因爲堯而存，不因爲桀而亡，應之以安治則吉祥，應之以混亂則凶險。務於農桑而節妄用，則天不能使他窮，衣食足而動作順時，則天不能使他疾病。遵循道德而沒有差失，則天不能禍害他。所以雖有水旱，不能使他飢渴，雖寒暑不能使他疾病，妖怪不能使他凶險。農桑已荒，而支用侈費，則天不能使他

富；衣食不足，而動又不以時，則天不能使他全。違背天道，行爲荒妄，則天不能使他吉祥。所以水旱沒有來，而已經飢餓，寒暑沒有到時候，已經疾病，妖怪沒有生，而已經凶險了。他受的天時是和治世一樣，而禍殃是和治世兩樣的，這不可以怨天，是他所行的道，使他這樣的。所以能發明於天人之分，則可以說是至人了，不去做而成功，不去求而得到，這是天的職分。雖像這樣的深，而他不加慮，雖大而不加能，雖精而不加察，這叫着不同天爭職。天有時，地有財，人有治，這叫着參於天地。捨去人事，而去想知天意，則是昏惑了。列星的旋轉，日月的相遞互明，四時相替，陰陽的大化，風雨的廣博施行，萬物都各得和氣以生長，都各得到生養以成功，看不見行事，而祇看他的功，這叫着神。都知道他的成功，而沒有知道他的無形，這叫着天。惟聖人不求能知天，天職天功，一齊成立了，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都藏在裏面，這叫着天情。耳目鼻口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因，這叫着天官。心居於中空的地方，以節制五官——耳目口鼻形體——這叫着天君。裁截不是他的一類，而養他的同類，這叫着天養。順他的類，叫着福，背逆他的類，叫着禍，這叫着天政。皆暗他的天君，混亂他的天官，放棄他的天養，違逆他的天政，背離他的天情，以喪失他的天功，這叫着大凶。聖人清潔他的天君，脩正他的天官，完備他的天養，依順他的天政，涵養他的天情，以完全天功。這樣，則知道他所當做，和所不當做，而可以任天地，使役萬物了。他的行爲曲盡治道。所養曲盡適當，所生無所傷害。所以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知於天的，見於天的垂象，就可以知道節候。所知於地的，見於土宜，就可以知道生息。所知於四時的，見於氣數，就可以知道料理事物了。所知於陰陽的，見於和氣，就知道可以治理了。任人守天，而自己守

## 大道。

2 治和亂是天嗎？日月星辰瑞曆，這是禹桀所同的，而禹治桀亂，治罪是不於天相干的。那末是時嗎？繁茂的長生，在春夏的時候，畜積收藏在秋冬的時期，這也是禹桀所同的。而禹治桀亂，治亂是不於時相干的。那末是地嗎？得到才可以生養，失去地則死，這又是禹桀所同的，而禹治桀亂，治亂是不於地相干的。詩經上說：「天作高大的岐山，太王來安治，太王既作於前，而文王又安治於後。」就是這個道理。

3 天不因爲人怕冷，而停止冬天，地不因爲人怕遼遠，而去了廣大。君子不因爲小人的匆匆，而改變他的行爲。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守於常道，而小人計較一時的功利。詩經上說：「何在乎人家說話呢？」就是這個道理。

4 楚國的君王，後車有千乘，並不算是智，君子吃菽飲水，並不是愚，是他各人的命運。要是心志脩潔，德行美厚，知慮通明，生於現今，而有志於古時大道，這是在於自己的。君子是急於求在己的，不去求那在於天命的，小人是棄置他自己，而去求在天的。君子求己不求天，所以道德日進。小人放置在己而去求天，所以道德日退。君子小人所以日進日退的，其求慕之心本是一樣的，而君子小人所以相懸遠，也在於此呵！

星墜木鳴，一國的都恐懼了，是什麼道理？這沒有別的，是天地陰陽的變化，物類的希有；奇怪着牠則可以，要去怕牠就不對了。日月虧蝕，風雨不調，怪星出現，沒有一世紀是沒有的。在上賢明，政治公平，則雖一世並起，也沒有關係，在上昏闇，而政治險危，則雖一件類此的事都沒有，也沒有用處。星墜木鳴，是天地陰陽的變

化，物類的希有，奇怪牠則可以，去怕牠就不對了。至於物之已經來了而可怕的，則是人妖呵！耜耕傷於稼禾，耜耨失於歲時，政治險惡，失於民心。田地荒穢，稼禾敗惡，米貴民飢，道路上有死人，這叫着人妖。政令不良，舉動措置不以時期，本事不去治理，這叫着人妖。禮義不脩正，內外沒有分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生疑，上下乖離，寇盜災難，同時發生，這叫着人妖。妖是生於混亂，這三妖交錯於國中，必不能安治了。三妖之說雖淺近，而爲舊害是很慘酷的。力役不以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是可以奇怪而不可怕的。古傳上說：「萬物的怪事，書上不說。」沒有用的辯，不是急察，遺棄而不去治理。至於君臣的禮義，父子的親愛，夫婦的分別，則日日切磋而不肯捨去的。」

6 祈禱而雨，是什麼道理？這並沒有什麼道理，如同不祈禱而下雨一樣。日月虧蝕而去救護，天旱而去祈禱，卜筮然後解決大事，並不是以爲求而可以得到，不過用來文飾政事罷了！所以君子以爲是文飾，而百姓以爲是神明；以爲是文飾則吉祥，以爲是神明則凶險。

7 在天上沒有明過日月的。在地下沒有明過水火的，在物質沒有明過珠玉的，在人類沒有明過禮義的。所以日月要是不高遠，則光輝不顯赫，水火不積厚，則暉潤不廣博，珠玉不光明於外，則王公不以爲是寶貴。禮義不加被於國家，則功名不露白，所以人的命在於天，國家的命在於禮。爲人君的隆崇禮義，尊貴賢士，可以王。慎重法令，親愛人民，可以霸。好貪利欺詐的危弱，權謀傾覆幽險的滅亡。尊天而思慕，孰與使物畜積而裁制他？從天而頌美他的盛德，孰與制裁天命而使用他？望待時期，孰與應時而使役他？因物之自多，孰與聘他

的材能而化多他？思得物以爲己物，孰與治理萬物而不喪失他的所有？願物有所生，孰與有物而使之能長成？所以錯置人事，而去思其在天，則失去萬物的情了。

8 百王的所不改易的事，足以爲道的條貫，雖有廢有起，而應以條貫知道治理條貫，則不紊亂。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知應變，條貫的大體，並沒有絕亡。凡是混亂是由於差謬，安治是由于精詳。所以道的好處，要適中，從偏則不可，差慝則大惑了！行水的看水表深淺，表要不顯明，則滔溺。治民的以道爲表，表要不明達，則混亂。禮就是個表，誹謗禮義的是昏世，昏世是最大的混亂。所以道沒有不明的，外內各有所表，隱顯有常法，人民陷溺的禍患，才可以除去。

9 萬物是道的一偏，一物是萬物的一偏，愚笨是一物的一偏，以自己的一偏，而以爲知道，這豈是智嗎？慎子有見於以後，而沒有知見於前；老子有見於屈曲，而沒有知見於直伸；墨有見於齊一，而沒有知見於畸雜；宋子有見於渺少處，而沒有知見於廣多處。有後沒有先，則羣衆失去門戶；有屈曲沒有直伸，則貴賤沒有分別。有齊一沒有畸雜，則政令無所施；有渺少沒有廣多，則羣衆不能感化。書經上說：「不要有偏僻的愛好，當順從正大的道，不要有不中正的厭惡，當順從正大的路。」就是這個說法。

## 正論篇

1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先謙案楊注此。

篇至辨之十七字。應在正論第十八下。傳鈔者誤入正文。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先謙案周語。儀之於民。章注儀。準也。文選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薛注儀。則

也。言上是下之準耳。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

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效上，是不相須也。○先謙案有當為胥字之誤也。源注云。不相須也。則正文非相有明也。釋之。胥與有形近致誤。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

也。下知所從，則明別于事也。○郝懿行曰。辨與辨同。非辨別之辨。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

原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

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郝懿行曰。玄與眩同。注後說是。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其詐也。子廉反。○郝懿行曰。漸

讀為潛。潛與漸古音同。字通。潛者深也。潛詐者。謂幽深而險詐也。先謙案漸亦詐也。說見不苟篇。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

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

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則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

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上謀。上賤猶惡也。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

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

明在下。故赫赫然者見于天

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

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2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

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盧文弼曰：案常當爲嘗，籍當爲憑藉。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

也。○先謙案兩天下之籍，並當作天子之籍。說見儒教篇，常有謂世相及親有。身爲天子也。上盧說非，則不然當作則然。說見下。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王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

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得云不然乎。楊曲爲之說，非是。古者天子千

官，諸侯百官。○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

官，○郝懿行曰：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

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先謙案遂讀爲墜。說見王制篇。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

執籍之所在也。○先謙案執籍猶執位。說見儒教篇。天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王念孫曰：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

養不中，材也，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

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

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先謙案注弱天下無君，不能

治天下。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師，長也。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

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先謙案以上下文義。而求之。能字不當有此以安。代則字。用暴國獨修安誅之者。暴國獨修則誅之也。此能字。緣上文能字而衍。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

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若是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

非奪桀紂之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

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

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

為弑君乎。由。用也。效。明也。即此論明之。○先謙案注豈各本誤。其據宋台州本正。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

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不祥莫大焉!

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

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墜損湯武耳。○郝懿行曰。墜者毀也。言以湯武為弑。非有說也。直為妄言詆毀之耳。王念孫緣上文天下字而衍。墮之郝說是也。仲尼篇云。則墮之者衆。富國篇云。非將墮之也。議兵篇云。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與此文皆當訓為毀。注云墮損。其義未諦。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

至彊莫之能任。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

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子况反。聖

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總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

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



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說見儒教篇。其行之爲至亂也。○王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爲相對爲文，則行下不當有之字。荀子書行爲字皆作僞，今作爲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劓比干，囚箕子，身死國

亡，爲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案，以爲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猶如此之人數也。

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王念孫曰：楊朱曉數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雍塞篇：寡不勝衆，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

然則如湯武者，是疇四海之道也。古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謂以四

侮爲疇域，或曰疇與疇同，謂計度也。○盧文弨曰：古以疇爲疇，楊注未是，郝懿行曰：疇者匹也，罷者病也。言不能任事也。齊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又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俞樾曰：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能自疇也。章注：疇，保也。晏子雜篇：賴君之賜，得以

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弼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壘，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壘之段字。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

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矣。讀

爲偃，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偃。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偃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偃偃大自以爲神異也。○俞樾曰：大乃而之譌，而大篆文相侷，因而致誤。注云猶偃偃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故可以有奪人國，

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先謙案以下竊國竊天下例之，兩人字當衍。下文有擅國無擅天下句，例亦同。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

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王念孫曰：奪之上不當有，竊

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

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

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3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刑，亦非謂形象也。墨黥，但以墨巾幪其頭而已。○盧文昭曰：法幪俗本作幪，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怪嬰，當爲澡嬰，謂澡濯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澡纓，鄭云。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驪同，絀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有事其布以爲纓也。澡或讀爲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素，士爵章，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驪也。○盧文昭曰：注絀當作絀。

菲對屨，非，草屨也。對當爲樹傳寫誤耳。樹，案也。慎子作樹，言罪人或非或案爲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紕當剕，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尙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絀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劉台拱曰：共當作宮，非當作剕，殺當如字讀。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剕罪以紕履代之，殺罪以絀衣不純代之。注引尙書大傳及慎子之言，正可參證。鄭懿行曰：此皆謂古有象刑也。墨一名黥，此墨黥謂以墨畫代黥，不加刺涅。慎子所謂畫跪當黥也。按今本作幪巾當墨，怪嬰，慎子作草纓，草與怪蓋音同。假借字耳。詩之勞人草屨，即怪幪也。共艾畢者，共當爲宮，亦假借字。慎子謂以艾畢當宮是也。○今本畢作驪，艾讀當與刈同。蓋斬艾其鞵，以代宮刑也。對屨，慎子作履紕，今作非履。蓋誤。樹案屨也。對當爲紕，非當爲剕。殺絀衣而不純，純，緣也。殺，殺罪也。今慎子作布衣無領，當大辟。布衣即絀衣，無領即不緣也。去其衣領以代死刑，慎子以爲有虞氏之誅。尙書大傳，以爲宮虞之象刑，並與此義。王念孫曰：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怪嬰上蓋脫劓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劓知之。

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

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

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語。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

也。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先謙案稱權稱也。失稱謂失其下。楊注非。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

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夫征暴誅

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

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世所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

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自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郝懿行曰：治期無刑，故重亂用哀矜，故輕。注兩說前義較長。書曰：

「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4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

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先謙案至猶極。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

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

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合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也。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

荀子 卷下 正論篇 一二九



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郝懿行曰：磨當作摩，古今字也。規摩蓋言規畫揣摩。不必無失也。溝中之瘠也。行

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俞樾曰：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瘠者，以喻智慮淺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澮，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

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澮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倒在上。又符兩也字。一則字。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

井之澮，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澮，蝦蟆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澮，戶媯反。○盧文昭曰：正文淺不足，宋本作莊不可。

5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

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於選讓無異，非是先自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執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不然。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執位敵之名。若上下相

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

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哉。

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

○文昭曰：舊校云：一本作決德而。先謙案作決者是。說見儒效篇。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

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井之，令盡為民氓也。○先謙案偽與為同，謂作為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

固無禮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也。○俞樾曰：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

三公宰相謂宰萬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為重出矣。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先謙案厭然謝本誤厭焉。據宋台州本正。以堯繼堯

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變無異。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

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出。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數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先謙案一隆者天下之人有專尊也。注非論當為決說見儒效篇。死則

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故曰。○先謙案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懼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

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素。極也。曼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郝懿行曰曼訓長也。傳樂進膳。列人持器也。或以次遞傳。故曰曼也。論語詠而餽謂祭也。論衡明零篇此云曼而饋謂食也。代罍而食。罍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罍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罍而食謂焚香氣歎。即更以新者代之。○盧文昭曰案正文學本作舉。故注一云舉未詳。再云舉當為藁。即所謂蘭蓀藁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作水傍。舉傳寫誤遺其水耳。

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園黃澤。卽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舉。乃澤字正體。不得云俗書也。郝懿行曰。舉卽舉字。下云側載舉芷。蓋皆謂香草也。此云代舉。蓋進食人更迭佩帶。助其馨香。洪頤煊曰。淮南主術訓馨鼓而食。奏雍而徹。與此上下文義同。舉古字通用。劉台拱曰。代舉當爲伐舉。主術訓注。引詩鼓鐘伐馨。考工記。鑼人作舉鼓。王念孫曰。周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食。與奏雍而徹對文。淮南卽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馨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百九。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引淮南。正作伐馨而食。○劉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爲句。徹乎五子道。淮南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灶。蓋徹饌而設之於灶。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灶。古字通用。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灶。吳語。係馬舌出火灶。吳越春秋作出火於造。王念孫云。史記秦本紀。客卿灶。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已篇。煇灶泄井。禁臧篇作造。專言之則曰灶。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爲三公。左馮翊爲三輔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爲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養之盛。而以祭祀爲言。何當乎。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罔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灶中竈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爲侍也。○劉台拱曰。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亦作辰。冥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床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于戶牖間。負之而坐也。○盧文詔曰。注所以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考正。郝懿行曰。張與帳同。古以張爲帳也。容則楊注引爾雅郭注是也。張容。物。與負依而爲三。王念孫曰。坐當爲立。說見儒效篇。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當爲立。說見儒效篇。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鞶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庶穰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章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禱者也。○盧文詔曰。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書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作禮。記曰。大祝。今皆考正。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縷一就。趨行字耳。越席。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重也。○先謙案史記禮書正義云。蒲草爲席。側載舉芷以養鼻。舉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先謙既潔且柔。津可以祀神。柔可以養體也。

車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其餘則否。今以側爲邊，側載者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

前有錯衡以養目。

詩曰：約軛錯衡。毛云：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

騶中詔護以養耳。

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詔護，皆樂名。騶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駟云：凡駟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駟至路門，趨謂路門至門也。

三公奉軛持納。

軛，轅前也。納與納同。駟謂驂馬內轡，擊軾前者。詩曰：騶諸

侯持輪，挾輿先馬。

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

大侯，國輅大，在五等之列者。

小侯元士次

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大

庶士介而夾道。

庶士，軍士也。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謝本從虛作坐道。注二夾字並作坐。王

念孫曰：宋呂本作庶士介而夾道。錢本及元刻，夾道並誤作坐道，而虛本從之。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出則三公奉軛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爲坐矣。先謙案：土說是，今從呂本改。

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言畏敬之甚也。

持老養衰，猶

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不老也，猶言不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

郝懿行曰：不老者，不衰者也。猶詩之言永錫難老矣。故以天子無老申之。楊注：不老也。又曰：不字衍。二說皆非。王念孫曰：或說是俞樾曰：案此當作猶有善於是者，不與不讀爲否。係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也。或曰：衍不字，並非。故曰：「

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諸侯世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

天子而讓賢。天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

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6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



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

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康

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音瑣，瑣之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先謙案：鬼瑣猶委瑣。說見前儒教篇。云英傑化之。

英傑瑣瑣對文。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

羿蓬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陳奐曰：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不能致遠，句法

相同。儒教篇曰：輿固馬毀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蓬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

者，讀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可證。小雅毛傳曰：燈堂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本荀子。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

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整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

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

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俞樾曰：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沓然，相

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蓋由人耳。

7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

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誦也

亂今厚葬飾棺故拍也。』是不足知治道而

不察於拍不拍者之所言也。拍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不以備不足

則以重有餘也。盧文昭曰下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

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厚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

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俞樾曰楊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

不刺。變文以成句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唐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郝懿行曰吐者棄

耳非有異義也。子言狗豕食人食揚雄蜀都賦云糲米肥猪非聖世之事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郝懿行曰大略篇云國法禁拾

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

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象以為為樹樹之子琅玕龍茲

華觀以為為實琅玕似珠岷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鬚公羊傳曰衛侯朝

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洛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

茲與鬚同郭慶藩曰上言以為樹下言以為實蓋謂植樹犀象而以珠玉為之實也上言琅玕下言華觀則龍茲非席明矣列女傳

之龍疏亦列於珠玉之間不得為席龍疏或即龍茲當為珠玉名猶人猶且莫之拍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懿行曰詭者責也言拍人家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詭訓責古義

也漢書趙充國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也俞樾曰詭疑說字之誤言

古者民生當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先謙案郝說是以犯分爲羞非畏罪責也。

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

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

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

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于上，庶人則凍餒羸瘠于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

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

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

尤拍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先謙案有讀爲又。

雖此倮而葬之，猶且必相也，安

得葬葬哉？不可得葬，葬而不發。

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相也，亂今厚葬，故

相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

亂說。因以欺愚者。會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盧文昭曰：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爲潮。又誤爲潮。

傳曰：「危人而

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宋子已解在天倫篇。宋子言若能明見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

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圖。此人君之德，可以爲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圖。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

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蓋其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

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鬥也。知見侮之爲

不辱，則不鬥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

其侮，而不以爲辱。惡鳥路反。下同。

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關，必不得。凡人之鬥也，必以其惡之爲說，非以其

辱之爲故也。凡謂在於惡，不在於好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鬥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

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遠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謝本從盧校，注豈下無遽字。王念孫曰：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鉅，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楊讀鉅爲遽。而云豈遽遠知。失之。盧刪注遽字。各本皆有。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各本增。

然而不鬥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則

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爲辱也哉？然而不憚鬥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

爲辱也，不惡則不鬥。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爲不辱，惡之則必鬥。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鬥與不鬥邪？亡

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

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爲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雖子宋

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倘無益於不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爲嚙。○盧文昭曰：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舌弊不見聽耳。一說適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卽爲之金舌。振之至于口弊，亦何益哉。俞樾曰：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噎。說文口部，塗，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塗舌敝，倘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

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知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

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盧文昭曰：注論宋本作謂。王念孫曰：楊說甚迂。余謂與讀爲舉。舉古通作與。觀見經義述聞禮運。

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

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9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下文大隆卽

大中也。見致士篇。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

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

以聖王爲法也。○王引之曰。是非當作莫非。正文云。莫非以聖王爲師。故揚注云。皆以聖王爲師。皆字正釋莫非。而聖王之分。二字。凡本書中言莫非莫不者。注悉以皆字釋之。今本莫非作是非。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文兩是非字而誤。

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立。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有執

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

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職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

是之謂執榮。流淫汗慢，汗。穢行也。慢當爲。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

謂義辱。晉侮摔搏，摔。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臏。古脚字。臏脚。謂則。斬斷枯槩。槩。如字。

暴屍也。槩。車裂也。周禮。以繩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槩牲體也。或者枯與槩辜義同。斲。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槩。所辜槩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槩之。藉靡舌繹，藉。見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糜義同。即謂管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舌繹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味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

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

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執辱無害爲堯，有執榮無害爲桀。義榮執

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

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念孫曰：第四句本

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為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即以為俗。今本成上有為字，乃涉上三為字而衍。呂本無為字。禮論篇：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成上亦無為字。

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

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矣。

譬之是猶以塼塗

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泰山也。

塼塗，以塗壘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盧文昭曰：塼，俗字。荀書當作塼，塼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

蹶跌碎折，不待頃

矣。蹶與顛同，蹶也。頃，少頃也。○郝懿行曰：蹶者僵仆也。經典俱假借作顛。唯此是其本字。注云蹶與顛同，蓋不知顛乃假借耳。

一二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

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盧文昭曰：得未詳，或云故與礙通。楚書以導為礙，反以傷其體耳。

10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

欲寡少為內也。○謝本從盧校，作欲為多。王念孫曰：人之情三字連讀，欲寡二字連讀，非以情欲連讀也。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呂本作而以己之情為欲多，是也。錢校亦云：監本作情為欲多。己之情三字連讀，欲多二字連讀，謂人皆以己之情為欲多，不欲寡也。自錢本始誤作以己之情欲為多，則似以情欲二字連讀矣。互見下條。天論篇注引此，正作以己之情為欲多。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改作欲多。

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

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之欲寡也。○王念孫曰：案或本是也。此謂宋子將使人知情之情，各本作是之情。案人之情三字，上文凡七見，今據改，是其証。楊本作情欲之寡非。

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一說當作亦以人情為不欲乎。先謙

案前

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

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先謙案欲是者，欲上五義。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

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

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以謂

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滅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

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

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

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王念孫曰：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曲，譌作宋子十

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曲，是其證。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凡是一個人，都愛議論別人的是非，不問這人是否賢愚，他全喜歡去譏評，去咀咒。所以篇中說：『世俗之

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堯舜不能教化……』這是多麼可笑可鄙的言論，而且平

時善於譏評的人，說得都是極有條理，彷彿都是真有學問的學者。等到一件希有的大事來了，便又張口結

舌，瞠目而視。不信，可以將漢書雋不疑列傳，不疑收縛僞衛太子成方遂的事，來參證一下，就可以明瞭了。所

以如此的原因，是他禮義不明，中心無所守持，以致譏評論斷，不合於正道。

世俗的人說：『人主的大道，利於周密。』這是不對的。人主是民人的倡導，在上是在下的儀則，人民是聽

唱而應和，看儀則而動作。唱要是幽默，則人民無可應和，儀則隱晦，則在下無可動作；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須。這樣則是同沒有上下一樣，不祥沒有比這再大的。所以上是在下的根本，在上能設宣明，則在下的治辦了；在上的端誠公正，則在下的謹愿平易正直了。能設治辦，則容易齊一，謹愿則容易使役，平易正直，則容易使他明智。容易齊一，則堅強，容易使役則有功，容易使他明智，則可以通達，這是安治的所生。在上要是周密，則下多疑惑，上幽險則下欺詐，上偏曲則在下的朋黨。使他疑惑，則難齊一，欺詐則難使役，朋黨則難明智。難齊一則不能強，難使役則沒有功，難明智則不通達，這是混亂所由發作。所以人主利於明不利於幽，利於宣達，不利周密。人主明達，則下安治，人主幽險，則在下艱危。下安治則尊貴在上，下艱危，則賤惡在上。在上的容易知，則下親愛在下，在上的難知，則在下的畏懼。所以人主的道理，沒有比難知再壞的，沒有比使在下的畏懼再危險的。古傳上說：「怨惡的人多，則危殆。」書經上說：「能顯明美德。」詩經上說：「顯明美德於在下的。」所以先王顯明美德，豈是眩惑嗎？

2 世俗的人說：「桀紂有着天下，湯武去篡奪。」是不對的。說是桀紂有天子的圖籍，則可以說，是親有天子的圖籍也可以，說是天下的人在於桀紂則不對。古時天子有千官，諸侯有百官，以這千官而政令行於諸夏各國的，叫着王。以這百官而政令行於境內，國家雖不安治，並不至於廢亡的，叫着君。聖王的子孫，是有天下的後人，天下勢位的所在，是天下宗室。然而沒有材能，不中正，在內則百姓疾恨，在外則諸侯怨叛。近處境內，不能齊一，遠處諸侯不服順，政令不能行於境內。甚至於諸侯要來侵削他，攻伐他，這樣雖是沒有滅亡，我



已經要說他是沒有天下了。聖王已沒有，勢位疲弱，不足以懸系天下，天下如同沒有君主一樣。諸侯有能明德明威積的，海內的人民，沒有不願意以他爲君師。然而有暴虐的國家，獨侈的人君，則去誅伐他，必不傷害。沒有罪的人民，殺暴國的君主，如同殺獨夫。這樣則可說是能用天下了，並即叫着王。湯武不是奪取天下的，是脩道行義，興起天下的同利，除去天下的同害，而天下來歸附他。天下來歸的叫着王，天下遺棄的叫着亡，所以桀紂沒有天下，而湯武不弑君，是由此徵驗的。湯武是人民的父母，桀紂是人民的怨賊。今世俗的人說，是以桀紂爲君，而湯武爲弑君，這簡直是誅人民的父母，而去師人民的怨賊，不祥的事，沒有比這再大的。以天下共向往的爲君，則天下未嘗向往桀紂。然則以湯武爲弑，天下是沒有這種說法，簡直是毀壞呵！所以天子是在於人，天下如同是重器，非極強的不能勝任，是極大的，非極通辨不能分別，是極衆多的，非極明達不能和一。這三件事，非聖人不能盡知，所以非是聖人不能王天下，聖人是備德全美，懸衡天下的權稱。桀紂他的知慮是極奸險，意志是昏闇，行爲是混亂，疏遠親近，輕賤賢人，百姓都怨惡他，是聖王禹湯的後人，而沒有一個去黨與他。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的大羞辱。後代說惡的，必以他爲稽考，是不能容於妻子的法術。所以至賢可以儔匹四海，湯武是這樣的；至疲的不能容於妻子，桀紂是這樣的。今世俗的人說，桀紂是君，湯武是臣，豈不是過甚嗎？譬如傀儡跛匡殘廢的人，而自以爲有智識，所以可以有奪來的國，沒有奪來的天下，可以有偷竊一國，不可以偷竊天下。奪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什麼道理呢？國是小具呵！可以用小人的道術而持有的。天下是大具，不可以小人的道術而持有的，一個

國小人可以持有他，然而未必不滅亡。天下是至大的，非是聖人不能有。

3 世俗的人說：「古時沒有肉刑，而有象刑；犯墨黥的罪，用艸纓來代替；犯官罪的，用艾畢來代替；犯罪罪，用樹屨來代替；犯殺罪的，用赭色的衣服來代替；治古是這樣。」這是不對的。要以為是安治，則人固已沒有犯罪，非獨不用肉刑，連象刑也用不着。要以為人是不免犯罪的，而減輕刑罰；那末殺人不抵罪，傷人不受刑罰，犯罪極重，而刑罪輕，那庸人沒有知惡的，禍亂沒有比這再大了。大凡刑罰人的本旨，是禁止暴惡，而做其將來殺人的不死，傷人的不刑，則是惠利暴虐而寬容盜賊，不是禁止橫惡了。所以象刑，不是生於治古，是起於亂今。治古是不這樣，凡是爵列官職賞慶刑罰，都是答報他的，以他的善惡，而從以慶賞刑罰。一物失了權度，便是禍亂的起端。道德不能稱爵位，才能不稱官職，慶賞不當其功，刑罰不當其罪，不祥的事，沒有再比這樣大的。從前武王伐商，誅紂，斷了他的頭，懸在旗子上。所以征伐強暴，誅戮橫悍，是盛治。殺人抵命，傷人受刑，是百王所同一，沒有知道來由的。刑罰稱於罪，則安治，不稱罪則混亂；所以治則要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世的罪當重，犯亂世的罪當輕。書經上說：「刑罰以當世的治亂為輕重。」就是這個說法。

4 世俗的人說：「湯武不能施行禁令，是什麼講呢？」是楚越不受他的制度，這話是不對。湯武是天下極善於施行禁令的。湯的亳，武的鎬，都是百里大的土地；而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四通八達，沒有不服從感化，怎麼能說楚越不受制呢？王者的制度，是看了形勢才制械用的，測量遠近而等分貢獻，豈是要一樣齊嗎？所以魯人用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械屨備飾當然不能不兩樣。諸夏的國家，同一禮義服制，蠻

夷戎狄的同服，而不同制。王畿以內的甸服，王畿以外的侯服，侯服五百里以外的賓服，衛服五百里以外的蠻服，又五百里以外的夷服，戎狄荒服。甸服日祭於祖考，侯服的月祀於曾祖，賓服時享於二祧。貢服每歲入貢，荒服終一世而入朝，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這叫着看了形勢才制械用，測量遠近而等分貢獻，是王者的極制。那楚越是時享歲貢終王一類的，必要將他屬於日祭月祀一類，然後才算受制嗎？這是規畫揣摩的論說。凍餓溝中的乞丐，不足以同他說王制。——這兩句應當在「東海的樂」文下讀。——古語說：「淺的不可以用來測幽深，愚人不可同他慮智謀，壞井的蝦蟆，不可以同牠說東海的樂趣。」就是這個道理。

5 世俗的人說：「堯舜禪讓君位。」是不對的。天子是至尊的勢位，沒有敵過他的，那有誰可以讓呢？道德純備，智惠甚明，臨南面而聽治天下，人民都服從歸化他。天下沒有隱士，沒有遺善，同一的爲是，違異的爲非，事理治，又何必禪讓呢？世俗的人，又說：「死了才禪。」這也不對。聖王在上位，以道德來定次列，揣量才能以授官爵，使役人去行事，都能適當。不能用義來制利，不能用禮來矯正他的惡性，則兼併使他爲平民。聖王已死，天下沒有了聖王，則也無可禪讓天下了。天下的人，有能繼述聖王的，則天下依歸不離叛。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安然的同從前一樣。如同以堯繼堯，有什麼改變呢？聖不在於聖王的子孫，而在於三公，則天下的人，如歸家一般，如同衰息又重復振起，天下安然的同從前一樣。如同以堯繼堯，有什麼改變呢？唯其徒朝改制爲難，所以天子生存的時候，則天下齊一，極祥順的安治，以道德而定次列，死了則能任天下的必有了。則是盡了禮義的大分，何必要禪讓呢？世俗的人，又說：「年衰老而禪讓的。」這也不對。血氣筋力是有衰老，至

於智慮取舍，是沒有衰老的。又說：「老而不堪勞動，遂休息了。」這又是畏憚勞苦的議論。天子是執勢極重，而形體極安佚，心極愉閑而志無所詘屈，形體不能算勞苦。衣則服五色的，而難以間色重彩，文繡又加飾以珠玉。飲食則豬牛羊，而齊備珍怪奇美的味。纓雜歌舞擊鼓，然後進食，奏雍然後徹饌。於竈，執持籩豆薦陳的人，侍待於西房。所居的地方，則帳棚幕背負戶牖的中間站着，諸侯趨走於堂下。出內門而有男女巫覡，祓除不祥，出國門則有宗祝行祀。乘大路之車，坐結蒲之席，以和養安樂。旁邊放着罍芷香草，以和養鼻息。前有錯綜文彩，以和養目色。和鸞鈴聲，步中奏武象，趨中奏韶護的音樂，以和養耳音。三公奉持輓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驅，大侯排列於後，小侯同元士在次，庶士被甲而行，庶人隱蔽，沒有敢視望的。居處如同大神，有所舉動，則如天帝，凡是持老養衰有勝過這樣的嗎？老就是休息，休息有勝過這樣安樂間愉的嗎？所以說：「諸侯有衰老，天子沒有衰老，有禪讓的國，沒有禪讓的天下，古今是一般的。」說堯舜禪讓的，那便是欺人的虛言，是淺陋的傳說。不知道逆順的大理，和大小當否的機變，是不可以同他說天下的大理。

世俗的人說：「堯舜不能教化，是因朱象不化。」這是不對的。堯舜是天下最善於教化的，臨南面而聽治天下人民，沒有不服從歸順他。然而朱象獨不化，這不是堯舜的過失，是朱象的罪過。堯舜是天下的英俊，朱象是天下一時的委瑣。現今世俗的人，不怪朱象而非毀堯舜，豈不是過甚嗎？這叫着狂妄的論說。羿蓬門是天下善於射箭的人，然而也不能用不正的弓，彎曲的箭，去射中細微。王梁造父是天下善於駕車的人，然而也不能以躐馬毀壞的車子，去走遠路。堯舜固是天下善於教化的，然而不能使委瑣的人感化；委瑣的人，何

世何時沒有，在太皞燧人時代，就有的。所以倡這學說的不祥，學他的受禍殃，誹毀他的有吉慶。詩經上說：「下民的爲妖孽，不是從天降下，嚶嚶沓沓的，相對談說，背面則相憎惡，這是完全由人造成的。」就是這個說法。

7 世俗的人說：「太古時代用薄葬禮，棺只三寸厚，衣衾只要三領，葬於田內，而不妨害田，所以沒有人去盜掘。亂今の時代，用厚葬禮，所以多發冢的事。」這是不及於知道，而不去審察那盜掘不盜掘的理由的論說。凡人的所以爲盜，必有所爲，不是因爲不足，就是因爲想增多他的所有。聖王對於人民都使他能富厚的寬餘知足，不得過度的有餘。所以盜不偷竊，賊不探取，狗猪都能吐棄菽粟，而農人商人都讓貨財。風俗的美厚，男女自不取於塗，百姓羞於路旁，拾人遺失的器物。所以孔子說：「天下有了大道，盜賊首先變化。」雖是滿體珠玉，又用黃金文繡放在棺裏，再用丹青去文飾棺槨，用犀象琅玕龍茲華觀這些珠玉，去充實壙穴，人也沒有去盜掘的，這是什麼道理呢？是因爲求利的罪責，尙可以受，而犯禮分的羞辱大呵！亂今時代是反背這樣，上以無法使民，下以無度行事，有智識而不得思慮，有才能不得治事，賢人不得使民。這樣則上失天性，中失地利，下失人和，百事廢置，財物窮乏，禍亂並起。王公不足於上，人民窮餓於下，如同使桀紂羣居，盜賊自然擊奪危殆在上了。則如禽獸橫行，虎狼貪戾，而以巨人爲脯，小兒爲炙了。則何必怪人去掘死人的墳墓，奪死人嘴裏的珠玉呢？即是露體裸屍去埋他，仍是要被盜掘，必不能久埋不發，是將要吃他的肉，啃他的骨頭呵！說太古薄葬不被盜掘，亂今厚葬所以被盜掘的，都是些奸人誤於狂亂的論說，用來欺騙愚人，使他陷於

不仁不孝，而來偷取私利的，這叫着大姦！古傳上說：「危殆人而用以自安，禍害人而用以自利。」就是這個說法。

子宋子說：「能穀顯明的說欺侮不是羞辱，人們就可以不爭鬥。人多是以欺侮爲羞辱，所以爭鬥，要是知道欺侮不是羞辱，就可以不爭鬥了。」我回答他說：「那末是以爲人情是不厭惡欺侮嗎？」子宋子說：「雖是厭惡，但並不以爲是羞辱。」我回答說：「這樣則必不能達到他的願望，大凡人的所以爭鬥，必因爲厭惡，並不是以爲羞辱。現在那些俳優侏儒狎徒，互相謾罵欺侮，而並不爭鬥，他們豈是知道見侮爲不辱嗎？然而不爭鬥的，是因爲不厭惡呵！現在或有一人到他的缺竇裏邊，偷了他的豬，則必持劍戟，不避死傷的去驅逐他，這豈是以爲丟了豬是羞辱嗎？然而不怕爭鬥的，是因爲厭惡。雖是以見侮爲羞辱，但不厭惡則不爭鬥，雖是知道見侮爲不辱，而厭惡則也爭鬥。那末這鬥與不鬥，不是見辱與不見辱，是在於厭惡與不厭惡。今子宋子不能了解人的厭惡欺侮，偏要說人以爲不是羞辱，豈不是過甚嗎？雖是說的舌敝，也沒有用處。不知道沒有用，則不智，知道沒有用，只是用來欺人，則是不仁；不仁不智，真是莫大的羞辱，將以爲有益於人，則都與人無益，不過得到大羞辱而慚退呵！在論說中是沒有再比這羞辱不好的。」

子宋子說：「見欺侮不以爲羞辱。」我回答說：「凡是議論必要立中正的標準，不中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能判決。所聞見的說：「天下的大中，正是非的界限，名分職象的所由興起，王制就是這樣。」所以議論名物，莫不以聖王爲師，聖王是以榮辱爲大分。而榮辱是有兩類的，有義榮，有勢榮，有義辱，有勢辱。志意脩潔，

德行美厚，智慮明達，生出來的榮，叫着義榮。爵位尊貴，貢祿優厚，形勢勝重，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這榮是外生出來的，叫着勢榮。荒淫汙慢，犯亂理分，驕傲橫暴，貪利，生出來的榮，叫着義辱。責罵以刑罰，來持擊毀滅他的形體，這辱是從外來的，叫着勢辱。就是所說的兩類榮辱，所以君子可以有勢辱，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的，並不害他爲堯，有勢榮的，並不害他爲桀。義榮勢榮，必君子人才兼有，義辱勢辱，便是小人兼有的，這是榮辱的大分。聖王以爲法則，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所持守，百姓用以成爲風俗，雖萬世也不能改易的。今子宋子則不這樣，獨自想要屈容受辱，爲他的大道，一朝便要改去，聖王的大道，必不能行於世。譬如搏塗泥去填塞江海，用三尺高焦僂去損泰山，他的顛仆碎折用不着等待少頃，就可以看見。你們景慕子宋子的，要再不去勸止他，將來恐怕必要受到大羞辱。」

子宋子說：「人的情想少，而世人以爲情要多，是錯了的。所以率領羣徒明白的辯說，譬喻，是叫人知道人情想少呵！」我回答他說：「那則以是爲人的眼，不要看見極色，耳不想聽見極聲，嘴不想吃極味，鼻子不想聞極臭，形體不想極安佚，這五樣也以爲是人情不想要的嗎？」子宋子說：「人情是要這些的。」我說：「這樣則你的學說必不能行於世了。以人的情要這五極，而不想多，譬如人想富貴，而不要貨物，好美色而厭惡西施。古時是不這樣做，以爲人情想多不想少，所以富厚爲慶賞，以減損爲刑罰，這是百王所同一的。所以上賢爲天子，次賢爲國君，下賢有田邑，謹愿的人民，完足衣食。今子宋子以爲人情要少不要多，那末是先王以人所不要的爲慶賞，而以人所要的爲刑罰嗎？禍亂沒有比這再大的。今子宋子儼然的好自稱說，集聚人

衆，立師學而成文典，但他的學說，不免於以至治的爲至亂，豈不是過甚了嗎？

禮論篇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  
在論議之中於文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

爭，量，力嚮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

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

所起也。風，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

也。○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盞。說文盞，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二十年左傳曰：和如藥焉。水火醴醢醕梅，以享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盞。所以養口也。盞與香字相似。故盞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盞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盞（與藥同）五味。盞，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盞。蓋因其可以盞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盞字遂廢。此盞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

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櫺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續古貌字。櫺額，未詳。或曰櫺讀爲達。貌廟也。廟者，

宮室尊嚴之名。或曰：續讀爲貌。言屋宇深遠貌也。策，牀棧也。越席，窮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窗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注：絲作緬。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

曷謂別？曰：『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盧文弨曰：翠芷說在上篇。史記禮書作臭芷。臭亦翠之誤。前有錯衡，所

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

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陞龍于繆。練旂九旗。正幅爲繆。旂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盧文弨曰：注正幅爲繆。宋本繆作繆。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練旂作練旂。與今爾雅同。郝懿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假借。古多借信爲伸。此又借信爲神。神與伸皆同聲之字。故可相通。楊氏不寢兕，謂武士寢處。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

知假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寢兕，於甲冑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

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盧文弨曰：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與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鸞。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

居前。兕麋在兩旁。却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魯說。蛟耳，韋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

曰：史記蛟作蛟。古字通用。注馬服乃馬腋之誤。徐說。絲末，末與辟同。禮記曰：君羔辟虎韃。鄭云：覆脊也。絲辟。蓋緝絲爲辟。亡狄反。○盧文弨曰：絲末史記無。彌龍所以養

威也。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未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盧文

昭曰：彌卽說文之靡。廣韻引說文云：靡，乘輿金耳也。讀若濟水。一讀若月令靡草之靡。金耳謂車耳。卽重較也。徐廣說爲得

之。繆龍。史記作繆龍。索隱云：繆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銜軛。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銜軛。當從史記注作衡軛爲是。郝懿

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爲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

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

車也。至極致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弨曰：史記音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執

也。出死。出身死寇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其孰知出死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弨曰：此注舊本有膺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孰知夫出費

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郭嵩燾曰：用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用。四句爲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

荀子 卷下 禮論篇 一五一

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辭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

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爲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情

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儒讀爲偷。言苟以怠惰爲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盧文昭曰。偷懦。非十二子篇

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說讀爲悅。言苟以情悅爲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

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

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

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降君

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本其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謂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

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始。

得大戴禮作德。古二字通用。先謙案此上是貴始之義。史記作所以別貴賤。貴賤治德之本也。傳鈔致誤。郊止乎天子。先謙案史記作郊。止乎天子。索隱曰。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而社止於諸

侯。先謙案史記作社。至諸侯。索隱言天子已下至諸侯。得立社。說文社。地主也。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闕。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案止字義不合。當作至。至止形近而誤。楊所見荀子本。亦作至於諸侯。若作止於諸侯。不訓爲自諸侯通及士大夫矣。

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啗。司馬真曰。啗音含。禮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僚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啗爲啗耳。○盧文昭曰。史記集解本。

道及作匪及郝彭行曰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氏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則社之禮下達庶人道謂通達也王念孫曰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昭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爲行神亦非道及者羣及也說見史記禮書先謙案史記作函及士大夫集解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郝誕生音徒濫反大戴禮作導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大昕云函及者羣及也說文弓嘽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嘽同義古文導與禪同士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祓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禪服也導與禪通則亦與羣嘽通而啗又與嘽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啗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王氏念孫云錢謂導與羣通導及即羣及是也大雅蕩篇羣及鬼方爾雅羣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啗（今作啗）啗從啗得聲是啗與啗古同聲故鄭本作啗即啗之異文也啗與羣古亦同聲故鄭本之啗及即詩之羣及也錢以函及爲羣及非也函訓爲容非羣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魚字本作函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魚故經史中函字多譌爲函（說詳經義述聞者合而函晉中下）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

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有也字各本無以上下文例之當有今據補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

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菜地者得立三廟也盧文昭曰注菜俗間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

字自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勣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道土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

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案持手大戴禮作待年史記有作待牲禮記曰庶人祭於寢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與積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昭曰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大饗尙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給祭先王也尙上也玄酒水

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尙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牲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爲祭

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爲齊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

可用食也○盧文昭曰大戴禮齊作齊史記嗜下有先字俞樾曰楊注齊讀爲

齊當為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為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尚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噴，疑即躋之壞字。史記禮書噴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噴字耳。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考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郝懿行曰：文理一耳。貴本則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矣。密察之謂理。理統於文。故兩者通謂之文也。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先謙

案下俎字。大戴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蓋通言之。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

食也，一也。醮，蒸也。謂祭祀畢吉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史記作三脩之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爵不醮。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儂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啐。相祭事畢也。先謙案：隱云。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哭曰成事。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者皆禮之終。大昏之未發齊也，大

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司馬貞曰：廢

始。實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昭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俞樾曰：齊當讀為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先謙案：孔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醮食尸。未入之前。為陰厭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

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殷祭大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

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幘。司馬貞曰：幘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昭曰：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為未。素末一事。素集一

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為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謂之段字。上文絲末。楊注曰：未與辟同。禮

記曰：君羔帶虎植。鄭云覆答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幘。幘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禮

記曰：君羔帶虎植。鄭云覆答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幘。幘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禮

記曰：君羔帶虎植。鄭云覆答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幘。幘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禮

記曰：君羔帶虎植。鄭云覆答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帶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幘。幘與帶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禮

之限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幃。爾雅釋訓幃謂之帳。釋文曰。幃本或作欄。是幃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樂鹿。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幃。猶以就爲駝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幃。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帶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者皆從質。故云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

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尙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

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爲簡略也。尙拊之。膈未詳。或曰尙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卽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尙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膈鳴球。章昭曰。古文膈爲擊。或曰膈當爲搏。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

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章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而馬貞曰。拊。謂縣鐘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

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越。或曰。膈讀爲夏也。○虛文。昭曰。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懿行曰。樂論篇以拊。與鞀。柷。柷相。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章爲之。實以糠。膈。彼作窳。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

類。不得依此注以膈爲擊也。若長楊賦之拊膈鳴球。則又借拊膈爲夏。楊注爲誤引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係之一鍾句。尙拊膈句。文誤倒耳。尙者上也。鍾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文當作不反。虛說是也。大戴禮鍾作擊與鞀同。拊膈作拊搏。

無之字。史記亦無。此之字衍。尙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於

稅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隆。盛也。○虛文。昭曰。注隆字。舊本不重。案大戴作終於隆。史記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郝懿行曰。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孟子。於人心獨無快乎。趙注。校快是矣。此言禮

始乎收斂。成乎文飾。終乎悅快。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若漢洋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

星辰以行。江海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

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

喪亡也。○顧千里曰。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記禮三本篤。無此二字。可以為證。先謙案。貳乃式之誤。立隆以為極。而天下

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

本末相順。其義正同。順。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

巡並從川聲。故得取用。終始相應。亦殺也。殺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

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先謙

史記。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

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

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譽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

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

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關失方。猶道也。○郝懿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土即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

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

足字相似而誤。先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

先謙案。王前說。是。

無益。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好之者焉。史記引刪者字。荀書奪之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王制篇云。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斯聖人

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

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貢獻問禮之類。爲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爲文，

以車服旌章爲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爲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爲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

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先謙案史記禮作貌。用作欲。下同。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玄

素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之清濁相混

也。○王念孫曰。雜讀爲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糅非一。即雜糅。楊未達假借之旨。俞樾曰。雜讀爲市。古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圖道篇。圖周復雜。注曰。雜猶市也。淮南子詮

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雜。市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市。然則並行而雜。言並行而周市也。楊注非。先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複句可互證。楊注非。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

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

廷也。厲驚。疾驚也。史記作厲驚。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衆無所不知者。○王念孫注曰。城居也。人城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見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章注曰。有。域也。漢書律曆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索隱城居也。於是

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爲仿徨。猶徘徊也。挾讀爲浹。市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市。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

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曰。

荀子卷下 禮論篇

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禮義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為禮之所歸。積益引廣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

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

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

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儲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鬪穀於莫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尊也。（見經解注。）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

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

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

禮者也。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

合為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郝懿行曰：十當作五。古五作又。與十形近。易論。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然

天子七重。於古無文。作五。或猶近之。而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鄭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依鄭義

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凡經傳中七

十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天子七重。故諸侯減而為五。大夫減而為三也。楊注非。然後皆有衣衾

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娶妻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鋪

襲。鄭康成云：萋，襲。棺之槨飾也。襲以木為篋。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加今之槨也。周禮：縫人衣襲柳之材。鄭云：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

飾也。柳之聚也。諸節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



素錦禭加帷。荒羅紉六齊五采五具。繡襲二。黻襲二。皆載圭魚。飾池君繡戴六。緇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盧文詁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衣字統衣衾而言。楊注本作表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非釋正文也。正文本無衾字。食謂遣車所載遺奠也。此釋正文食字。宋本正文食字。誤而爲衾。注文禮記上又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而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

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修士。士之進修者。謂上大夫三月。同位至。上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四屬字義並同。下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庶人之喪合族。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請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章注屬。會也。楊注失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

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爲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死人。尙或殮之。今昏殮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郝懿行曰。按緣身。今俗亦有此語。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爲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當語注。始。本根也。反其本。卽復其始。復其始。謂者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誤。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常爲本。失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絰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絰。謂爲注。注續卽屬續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絰當爲絰。絰苦化反。以爲絰字。非也。○俞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閔既多。踰鴟爲。鬻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

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

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具之作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郝行懿曰。備，具也。皆也。物皆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為備家。郭嵩燾曰。備家不謂。當即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踰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

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

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未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郝懿行曰。夕與告古字通。音者舊也。舊已卜宅，月朝乃卜日也。王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當是時也，其義止，

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殯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

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殯，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4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招曰。變而飾，謂殯斂。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久而平。

久則衰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邇則翫，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

一朝而喪其嚴親，俞樾曰。禮記大傳篇。收殮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

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

久而平，所以

久而平，所以

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

也。皆謂使賢不肯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

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古則吉，時凶則凶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

薛字。故借時爲之。莊子徐無鬼篇云：革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爾雅：帝君也。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妻不用。升堂則養不御。此代爲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說林篇云：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爲帝者也。○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太平御覽

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鄠禹殿云：見雨則妻不用。上堂則養不御。此更爲適者也。○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或言時爲。或言代爲。或言更爲。是時代皆更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故曰：時舉而代御。揚說時字之義未了。**故文飾聲樂**

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王念孫曰：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

事。不得改麤惡爲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謂不卒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冶，窳讀

美也。妖冶。妖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立麤衰以爲居喪之飾。亦不使瘠瘠自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

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法故情貌之變，足以

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爲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

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非禮

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爲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盧文弨曰：注演門未詳。**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說讀爲悅。豫，樂也。婉，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頰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王念孫曰：婉讀若問。婉澤，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蕩。鄭注免，新生者。蕩，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

以免對。猶此文之以婉澤對惡萃也。楊讀為歌謠，諷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與

傲而戲謔也。託文云：誠悲聲，與此義不同。謂曾為啼管子曰：家人立而諦，古字通用。號，胡刀。○盧文弨曰：案春秋繁露執贄篇：羊殺之不諦。淮南精神訓病疵瘵者：蹇踟而諦，並以諦為啼。芻豢稻粱酒醴筋鬻魚

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芻豢菽藿，養者之食。○郝懿行曰：藿，豆葉也。說苑十一：藿

為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食也。○筋鬻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豈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覆

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筋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筋鬻菽藿，與

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

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製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玄云：總，其小功之總。四升牛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

元禮衣冕。大夫帶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草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為裨

冕。是也。卑統疑當為卑統。卑即今弁字。弁統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統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

弁衣裳。黼黻文章。管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晉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

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傳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為卑統之誤。說文冕，冕也。黼文作黼。或作弁。今經

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漏也。倚廬，鄭

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盡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

具。比。附會。非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爲。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

文禮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往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爲綯也。

僞卽爲字。之不訓往。注非。下云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僞合一。斯乃聖人所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卽此所謂性僞合矣。

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

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

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喪禮者，以生者節

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

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存。可知此文之

譌。當據以訂正。始卒，沐浴，髻體飯噲，象生執也。儀禮。髻用組。鄭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爲括。體謂爪搯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具。左中亦如之。凡實米

唯盛。鄭云于右。戶口之右。唯盛取滿而已。是飯噲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也。律。理髮

俗浴以枇髮爲栗。濡。溼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末世多不備禮也。○盧文弨曰。注枇髮。舊本枇作批。誤。案

魏志管輅傳。筮十三物。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古枇作比。漢書有比棘。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枇當

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蟻蟲爲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粟音同。注內栗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出栗字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纁。鄭

噲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具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于生之法也。說褻衣襲三稱，緡紳而無鈎帶矣。緡。與

擗同。扱也。紳。大帶也。擗紳謂扱于帶鉤之所。用地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襲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陰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給帶擗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弨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王念孫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先謙案宋台州本作設。

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儼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儼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繁讀讀如繁。繁與還

義同。髻而不笄。謂但髻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禮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略也。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極獨明矣。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

薦器則冠有整而毋紕，薦器。謂東明器也。整冠。持如兜蓋也。緇。髻髮者也。士冠禮。緇纁纁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蓋加首之形。而無髻髮之緇也。整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

簞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簞三醴醴層。廡二醴酒。皆有簞。蓋喪禮陳鬼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醴醴百簞。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盧文弨曰。此與下所引士喪禮。皆見既夕篇中。鄭云。古文簞皆作廡。

有簞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木不成於雕琢。不加功

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

長檀弓云。竹不成用。王念孫曰。案作用者是。內即用之譌。注前說非。笙竽具而不和，鄭云。無宮商之調也。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與輿藏也。國君謂之輿。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輿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輿。用軸。禮記。君葬用輿。四綵二碑。夫人葬用輿。二綵二碑。士葬用輿。車。皆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

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祔斂行曰。徙者。逐也。象徙道者。謂如將逐居然耳。亦不忍死其親之意。注似未了。略而不盡，顏而不

功，趨輿而藏之，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顏。形也。言但有形顏。不加功。精金革轡鞞而不入，如輿像也。今謂畫物為顏。下顏皆同義。○盧文弨曰。趨明不用也。趨。趨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藏之意。金謂

和鸞。革。車鞞也。說文云。鞞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鞞在馬胸。或曰。顏。如輿像也。今謂畫物為顏。下顏皆同義。○盧文弨曰。趨者下。俗間本有速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車鞞。舊誤作車鞞。今據爾雅改正。王念孫曰。金革。即小雅。鸞所謂鞞革也。說文鞞作鞞。

響首謂之。故曰金革響制。楊以金爲和響失之。又曰革車鞅也。宋本勒譌作鞅。今本譌作鞅。盧又改鞅爲鞅。皆與金革無涉。象徒道，又

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顏

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土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匱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

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

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頽，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家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棺槨其頽，象版蓋，斯象拂

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蕝也。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蕝。郭云：以韋鞞車賦及後戶也。○郝

懿行曰：版蓋者，棺槨所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繼之音譌。繼與纏同。象非衍字。拂與蕝同。斯象拂者，蓋如

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蕝棺上。因以爲飾也。禮記問喪篇：雞斯當爲筭繼聲之誤。此誤

正同。俞樾曰：版者，車輻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轆，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轆，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

也。廣雅釋器曰：輶謂之輶。版與輶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旣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蕝也。然則斯與拂必同

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與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蕝。輶字從良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良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斬字之誤。

斬之木義爲當輦。而古或借爲輶。廣雅釋器：綑輶謂之斬。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綑輶之斬。即輿革前謂之輶也。惟其在前。故繫於

輶也。此以版蓋斬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旁。蓋者，車蓋也。在車上。斬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斬字本當作輶。而借用斬。亦

猶輿本字本當作輶。而太元密次八孫齒依輶。則借用輶。輶者，輶也。非

爲輶。輶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輶用斂衾夷衾是也。輶與藉同。禮記曰：素錦藉。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蓋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綵。禮記曰：畫屨二其載綵。鄭云：以五采羽注於屨首也。畫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鼈拂池。繡讀爲柳。藝字誤爲繡字耳。非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非讀爲屏。隱也。謂隱輿之處也。或曰：非讀爲扉。扉戶扇也。幃讀爲幃。尉讀爲屬。尉。網也。帷帳如網也。○王念孫曰：輶者，柳車上覆。即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芻荒。鄭注曰：荒蒙也。○郝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覆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以上鄭注。荒。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柳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幃。即素錦之褚。幃皆所以飾棺。輶在上像輶。輶

在泉。故曰其須象非帷。對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在時居於帷。而加文繡是也。若斂矣。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與。非帷。對也。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闕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輿。大也。有也。是輿與荒同義。輿從無聲。荒從亡聲。荒之。輿。猶亡之轉為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荒大東。禮記毋繡毋放。大戴作無荒無傲矣。

抗折其額。以象椁茨番闕也。

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

無筭。事畢。加之。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椁。扞也。茨。蓋屋也。椁。猶堅也。椁。莫于反。番。讀為藩。藩。籜也。闕。謂門戶。窳。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椁。茨。藩闕也。○盧文弨曰。舊本注引士喪禮多脫誤。今補正。

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

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諡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

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一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

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

刻。損減也。增益也。

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微。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殺生而送死。謂之賊。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

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

可益損也。故曰。一無適不易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適讀為敬。亦通。先謙案各本。讀為敬。亦通。先謙案各本。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

適。讀為敬。亦通。先謙案各本。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



極也。創傷也。楚其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要必待三年乃除。亦爲至痛之極。不可期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

飾也。齊衰。禮記作斯衰。其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

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

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羣匹，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議兵篇。越

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

作。巡。過故鄉徘徊。同旋飛翔之貌。以足繫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燕雀同。故有血氣

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其久乃去。况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

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

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

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壁孔也。鄭云。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

舍之矣。禮記作焉爲之立中制節。鄭云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郝懿行曰。此云安爲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間俱作焉。皆語辭也。鄭注焉猶然。亦語辭。然

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

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字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

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乃三年為。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

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

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廁其閒也。古竟反。情在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

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聚居粹厚之恩也。盧文昭曰：注恩字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

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至文，飾人道使成忠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

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

率服喪而至三年，不亦可乎？鄭云：率者循也。循人子為。父母喪三年推之，為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愷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

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禮

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禮。禮君子之文而行子字耳。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王念孫曰：作食者是也。下文兩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母能食之，不能教誨

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

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服。得

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

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

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郝懿行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為神。則謬矣。郭嵩燾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為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義至矣。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并百神而蓋報之。皆志

意思慕之積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約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耳。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

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絲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邱陵。不可怠遽無文飾。故絲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為由。從也。○王引之曰。繇讀為遙。凡從絜之字。多並見于蕭尤二韻。故係役之繇。漢書多作繇。歐陽之謬。漢書李羣傳作繇。首飾之步搖。周官追師注作繇。遙其期。謂遠其葬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誤讀繇為由。且誤以期足之日連讀。故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者遲也。論語獎須字遲。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祭者，志意思

慕之情也。○王念孫曰。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情當為積字之誤也。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慚。情亦當為積。言志慕之情。惘然不慚。則所見本已誤。悼詭嗒僂而不能無時至焉。悼。變也。詭。異意之積於中者不慚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惘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動之貌。嗒僂。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嗒僂也。郭云。嗒。嗒氣也。言人感動成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待而至也。俾音革。嗒音邑。僂音愛。○盧文弨曰。嗒。宋本作恹。案爾雅作嗒。陸德明釋文作巴。烏合反。今從元刻作嗒。郝懿行曰。俾與革。恹與詭。並同。恹變也。革更也。此言祭者思慕之情。俾恹皆變動之貌。嗒僂氣不舒之貌。四字俱以變聲為義。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悼詭而有至

荀 子 卷下 禮論篇 一六九

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

惘然不嘽，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惘然，悵然也。嘽，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先謙案志，各本作至，荀書至志同

字。然上下文皆作志。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

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

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

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鈎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悻詭，

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韶夏之屬。籥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鈎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簡象，卽左傳之象簡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籥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卽節字之誤而行者。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悻

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帥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

之所以爲悻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帥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爲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帥旅刑法以爲文飾。○盧文昭曰：案方曰七。

卜筮視日，齋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諱，情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敦與諱音義同。卜筮視日，齋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

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饗于主人曰。自尸命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祿于川。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飲饗，其祀然也。○王念孫曰：塗，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

帥其屬而修塗。鄭注曰：修除芟掃之。修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修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接祭尸取。遺擯于醴，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

授尸啐祭之。又取干揆于醢。振祭臚之是也。當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不醢也。○俞樾曰。秦特牲而食禮。主人如或嘗之。謂以尸啐臚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

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主人有尊。如或觴

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卽位而哭。

如神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

成人道之節文也。

上古時代是沒有禮制的，也沒有尊卑親疎。中古以後，才有一切的禮儀，而後才有了人倫，減去多少忿爭，都是以禮義來防範的。禮本是刑罰的補助，刑罰必待犯罪而後有刑，禮是用來防止人類犯罪的。許多冥頑不靈的人愛說：「犯法就是犯的禮法，要是沒有禮，還犯什麼法？所以要將束縛自由的禮法來毀滅。」這話驟然聽去，覺得似乎有理；既而一想，禮是本乎人情的，犯法就是違背人情。人說太陽是從東邊出來，他要說是從西邊出來，這能行嗎？這便是違背人情，也可以說是犯法。自由是以不侵犯到他人爲自由，這便是人情，也便是禮法。不然，人人都胡亂自由，必興起忿爭，而天下混亂了。父子有親，有慈孝，這本是人類的至情，而後漢孔融偏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甌中，出則離矣。」這就是悖謬人心的話，雖然不見得是他說的，但因爲他平時沒有禮法，別人才能讒害而喪亡他的生命。所以說：「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禮是避嫌遠罪的，並且禮是人心的維繫者，情感的聯絡者。要想情感

能永久的存在，而能分別尊卑親疎，是非禮不可。如果廢棄了禮，除去是踏進了游牧的時代；禮論這篇，就是分析禮的本旨。

爲什麼要禮？是因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得到，則不能沒有追求，只去追求而沒有限度，則不能沒有忿爭，有爭則亂，有亂則窮。先王不願意有亂，所以制禮義來分別，用來和養人欲，給予他的所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竭於欲，而欲與物能互相扶持，以相長養，這便是禮制的所以興起。所以禮是用來長養的，芻豢稻粱，五味調和，是養口腹。椒蘭芬苾，是養鼻臭，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是養目色。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是養耳聲。疏房棧額，越席牀第，几筵，是養形體。所以禮是用來長養的，君子既得到生養，又去辨別什麼叫着辨別？就是貴賤長幼貧富輕重都各有等差適當。所以天子坐大路的車，和蒲席，是所以養體的。旁邊放着香草，是所以養鼻的。車前有刻畫的橫木，是所以養目的。車上有和鸞的鈴聲，步中有武象，趨中有韶護的音樂，是所以養耳的。龍旗九旂，是所以養神變的。寢兕特虎，蛟韞絲末，彌龍，是所以養尊威的。大路的馬，必等真馴良和順之後，才去乘騎，是所以養安佚的。誰知道爲國出死，以身要節，就是所以養生的；誰知道出賦稅，是用來培養財用；誰知道恭敬辭讓，是用來養安治；誰知道禮義文理，是用來養情性的。所以人要是只以求生爲見，這樣的必死；要是只以求利爲見，這樣的必遇禍害；要是只以怠惰偷懦爲安，這樣的必危殆；要是只以情悅爲樂，這樣的必滅亡。所以人祇要有禮義則禮義和性情都得到了，但祇有性情則性情，禮義都喪失了。所以儒者是叫人禮義性情都得到，墨者是叫人禮義性情喪失的，這便是儒墨的分別。

禮有三本。天地是生人的根本，先祖是種類的根本，君師是治人的根本。沒有天地則不能生存，沒有祖先則無所出，沒有君師則不能治理。這三類少了一二，就沒有安人。所以禮上以事天，下以事地，尊隆先祖和君師，這便是禮的三本。所以王者以祖配天，諸侯祧廟，大夫士有常宗，是所以分別貴賤的。分別貴賤是治德的根本。郊祭止於天子，而立社至於諸侯，道及於士大夫，所以分別尊的事尊，卑的事卑，應當大的大，應當小的。所以有天下的人事七世，有一國的事五世，有五乘土地的事三世，有三乘土地的事二世。持勞力而衣食的人，不得有宗廟，所以分別功績厚的流澤廣大，功績薄的流澤狹小。大饗合祭時尚用玄酒，用生魚爲俎，用沒有鹽梅的大羹，是尊貴飲食的根本。四時享廟，尚用玄酒，而酌獻酒醴，先陳黍稷而後飯稻粱，月祭升躋大羹而致飽庶羞，是尊貴根本，而親可用。貴本叫着文，親用叫着理，文理歸一，這叫着大隆。所以盃尊尚用玄酒，俎用生魚，而俎先於大羹，都是一樣的理。利爵不醕，卒祭的魚俎不嗜，三臭不吃，也是一樣的理。大婚尚未發齊，太廟尚未入戶，將死尚未入斂，這理也是一樣的。大路車上的素臂，郊祭的用麻纜，喪服的先用散麻，這理也是一樣的。三年的喪哭無曲折，清廟裏的歌，一人唱，三人歎。懸一鐘尚拊膈練朱絃而發越其聲，這理也是一樣的。凡禮始於脫略，成於文飾，終於大隆，所以極完備情文都能極盡，其次則情文互相代勝，其下可以得情以歸於大。一。天地因以合日，明因以明，四時因以序，星辰因以行，江河因以流，萬物因以遂生，好惡因以有節，喜怒因以得當。用以爲下則祥順，用以爲上則明達，萬物雖變而不亂，離背它則足以喪亡，禮豈是不至極嗎？立隆盛的禮，以爲極則，而天下沒有能損益。本末相和順，終始相回應，至文而有尊卑貴賤的辨別，至察而

有是非分別的說。天下服從的則安治，不從的則混亂，危殆，從服的存在，不從的滅亡，小人是不能揣測的。禮的理直是深呵，堅白同異的明察，踏進了禮，就陷溺，它的理真是大。擅作典制僻陋的學說，踏進去就喪亡，它的理真是大。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的，踏進去就毀墮了。所以繩墨陳，則不可以欺曲直；平衡懸，則不可以欺輕重。規矩設則不可以欺方圓；君子審明於禮，則不可以詐僞去欺他。所以繩是直的極至，衡是平的極至，規矩是方圓的極至，禮是人道的極至。然而不法乎禮，不足於禮的，叫着無方的人民，法禮重禮的，叫着有方的士人。在禮中去思索，叫着能慮；在禮中而不改易，叫着能固。能慮能固再去加意好它，便是聖人。所以天是高的極點，地是低下的極點，無窮的東西南北是廣大的極點，聖人是道德的極點，所以學者是要學做聖人的，不是要學做無方的人。禮是以財物爲資用，以貴賤爲文飾，以多少爲異別，以豐厚減損爲要約。威儀繁縟，忠誠省，這是禮的豐厚。威儀省而忠誠繁，這是禮的減損。威儀忠誠相爲內外表裏並行相雜，是禮的中道。所以君子推致其豐厚，盡竭其減損，而處其中道，動作言語，都不外乎此，這是君子的範圍。人能有禮，就是士君子，失了禮，就是平民。要是在禮中徘徊委曲的，都可以得到次序，便是聖人。所以厚是禮的積，人是禮的廣闊，高是禮的隆崇，明是禮的盡處。詩經上說：「禮儀盡合了法度，談笑言語得都到適當。」就是這個說法。

3 禮是謹嚴治理生始的，生是人的開始，死是人的終結。終始都美善，人道就畢具了。所以君子敬始慎終，終始如一，這便是君子的大道。禮義的至文，要是豐厚其生，而薄其死，則是恭敬有知覺的，而欺慢沒有知覺的。這簡直是姦人的行爲，背叛的心理。君子用背叛的心理去接待奴婢，尚且以爲可羞，何況去對待他所親近



隆崇的？死的爲道，是只一次，而不可以有再的；臣致重於君，子致重於父母，盡在這裏了。所以事生不忠厚，不敬文，叫着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叫着瘠。君子是賤鄙野而以瘠爲可羞，所以天子的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二重。然後都有了衣食多少厚薄的差數，又都有了妻妾文章的等別，用以恭敬文飾。使生死終始如一，以足人的願欲，這便是先王的大道。忠臣孝子的極致。天子的喪，哀動四海，合聚諸侯，諸侯的喪，哀合一國，合聚大夫。大夫的喪，哀動一國，合聚士士，士的喪，哀動一鄉，合聚朋友。庶人的喪，合聚族黨，哀動州里，刑餘罪人的喪，不得合聚族黨，獨屬於妻子。棺槨只能三寸，衣衾只得三領，不得文飾棺木，不得白天出殯，妻子著常日的服飾，去掩埋。沒有哭泣的和衰麻的服，沒有親疎月數的等差，各如平常一樣。葬埋之後，如同無喪一般，這叫着至辱。禮是謹於吉凶，不使相侵掩的。絃纊聽息的時候，則忠臣孝子也知道是危殆了。然而殯斂的器具，尚不去求取。雖是垂涕恐懼，然而幸望他復生的心，尚沒完，持養的事也沒有了。等待死了，然後再去做器具，雖是齊備，也必過一日才能殯，三天才成服。然後訃告發出去，備物興作了。所以殯久的，不過七十天，少的也得五十天，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爲這樣則遠處的人可以來，百求可以得。百事可以成，而忠節文理都大備了。然後月朝則卜日，月夕則卜宅，然後才去葬埋。在這時候，他的義當止了，誰能叫他再行？他的義正行着，誰能叫他即止？所以三日而後葬埋，是用生來設飾死的，並不是留死者以安生者的，是推致思慕的義理。

4 喪禮的大凡，是因變而飾，因動而遠，因久而平。所以送死的大道，不飾則惡，惡則不哀，邇近則戲狎，狎則生厭，厭則遺忘，忘則不恭。一朝有父母之喪，而所以送葬的，乃是不哀不敬，則嫌於是禽獸了。君子羞恥道樣。所

以因變而飾，因動而遠，因久而平，是所以滅惡遂敬優生的禮，是去長續短，損有餘以補不足，明達愛敬的文節，養成爲義的美行。文飾粗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相反的。然而禮是兼有而以時更迭進用的，文飾聲樂恬愉，是平日持養吉慶的；粗惡哭泣憂戚，是用來持奉凶險的。所以治制文飾不至於妖艷，治制粗惡不至於瘠薄，自棄。治制聲樂恬愉，不至於荒淫懶慢；治制哭泣哀戚，不至於憂愁傷生，這便是禮的中道。所以察情貌的變態，可以辨別吉凶，明白貴賤親疎的分際，就行了。要是外乎這樣，便是姦邪，雖是難，君子也以爲鄙賤。所以量食而吃，量腰而帶，相高以毀瘠，這是姦人的大道；不是禮義的文章，不是孝子的心情，是將用來有作爲的。所以快樂潤澤憂戚顛顛，是吉凶憂愉的情態，發現於顏色的。歌謠傲笑哭泣啼號，是吉凶憂愉的情態，發現於聲音的。芻豢稻粱，酒醴魚肉，餽饗菹水漿，是吉凶憂愉的情態，發現於飲食的。卑纒黼黻文織資粗衰，經非繆菅屨，是吉凶憂愉的情態，發現於衣服的。疏房櫺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的情態，發現於居處的。這吉凶兩情，人生是自有端緒的。至於去斷繼博淺損益，以類相盡，而盛美之，使本末始終莫不和順，可以做萬世的法則，那才是禮；要不從精熟修治去做，君子也不能澈底了解。所以說：「性的本始，是樸素的，僞是用文禮來隆盛的。」沒有性則僞無從出，沒有僞則性不能自行修美；性僞合一，然後可以成聖人的美名，有齊一天下的功利。所以說：「天地相合而萬物叢生，陰陽相接而變化自起，性僞合一而天下安治。」天祇能生物，不能辨物；地祇能載人，而不能治人；天地中萬物和人類，必等待聖人，然後可以分定。詩經上說：「懷柔百神，以至於深河崇嶽。」就是這個說法。表禮是以生飾死，象生送死的，所以事死如生，

事亡如存，終始是一般的。才死的時候，沐浴束髮，啗飯，是象其生道。不沐，則濡濕梳櫛三理而止，不浴，則濕巾三拭而止。充耳以玉，飯以生稻，啗以枯貝，是反於生道了。脫去褻衣而襲三稱，扱物於帶，而不設鈞。用練帛纒掩面目，但爲束髮而不加冠，不加笄。書名於旌，置於木牌上，則名已不見，而幽獨明。知薦祭之器，則冠有瑩而沒有縱，饗廡中虛而不實，有簟席而沒有牀第。木器不加斲，陶器不成物，竹器不成用，笙竿雖具而不調和，琴瑟雖張而不協均，藏輿而反馬，以示不用。備生時的用器，放在墓裏，是像生時的遷徙。取其略而不盡具，取其形貌而不加功，驅輿以藏於墓，但金革，轡，不入墓，以示不用。取其象於遷徙，又明示不用，這都是所以慎重悲哀。所以生器文飾而不加功，鬼器取貌似而示不用。大凡禮的事生是飾歡情，送死是飾哀情，祭祀是飾恭敬，師旅是飾威儀。這是百王所同，古今都是一般，沒有知道它所以來由的。所以壙壙取其象室屋，棺槨取其象版蓋，斬拂，幘，縷，襲，取其象菲帷，幘，抗折取其象椁茨，番，闕。所以喪禮沒有別的道理，是顯明死生的義旨，送以哀敬，而終於周藏。葬埋是敬藏其形，祭祀是敬事其神，銘誄繫世是敬傳其名。事生是飾其開始，送死是飾其終結，始終完具，則孝子的事完畢，而聖王的大道完備了。損減死事，而增益生事，叫着墨，損減生事，而增益死事，叫着惑，自殺殉葬的，叫着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這是禮義的法式，儒者是這樣的。

有三年喪，是什麼道理？是稱人情的輕重，而制其禮，用以飾羣，而有別親疏貴賤的分際，而不可以損益。所以說：「是無往而不可改易的法術。」創傷大的和痛極的，必日久才能痊癒；三年喪是稱情立制，所以爲至

痛之極的。齊衰苴杖，居廬食粥，臥席薪，枕磚塊，是所以飾痛的。三年喪，二十五個月而完畢，哀痛思慕，雖未盡忌；然而用禮來斷制的，豈不是以爲送死有已時，除喪有節嗎？凡是生在天地間，只要有血氣的動物，必定有智識，也沒有不愛他的同類。大的鳥獸，要是失了牠的匹儔，過了一月，或若干的時日，則必反巡的偵察。經過故鄉則必徘徊鳴號，躑躅踟蹰，然後才肯離去。就是小的燕雀，也尙且要啁啾一會，然後才能離去。所以凡要有血氣的動物，沒有比人有智識的，所以人對於親屬，是至死無窮。要是由那些愚陋淫邪的人嗎？則他們是朝上死了，晚上就忘了的，然而放縱他，簡直是鳥獸都不如，他們怎麼能穀羣居而不相忿亂呢？要是由那些修飾的君子呢？則是三年喪，二十五個而完畢，如同駟馬過隙，然而安遂不以時除服，則是沒有了時。所以先王聖人，爲他立中制節，使能成文理，就行了。那末怎麼有半於三年的呢？因爲雖至親，都是一年卽除服的。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是因爲一年的時期，天地已改易了，四時也徧了，天地萬物，沒有不另行開始發端了，先王是以此爲象的。那末三年喪是什麼道理呢？是因爲對於父母加厚恩情，所以加倍期限。但是有九個月以下的，又是什麼道理呢？是使它恩情不及於父母。所以以三年爲隆厚，以緦麻小功爲降差，一年同九月爲兩者之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法於人，則人的羣居和一的義理備具了。所以三年喪，是人道的極文，也便叫着至隆。是百王所同，古今都而是一般的。那末人君的喪，要三年，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人君是治辨天下的主人，文理的本原，情貌的極致，我去推隆他，不是可以嗎？詩經上說：「有道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君子是已有爲人民父母的稱說了。父親能生，而不能哺養，母親能哺養，而不能教誨。君主是既能使他有衣

食，又能教誨他的，那末三年喪就行了嗎？乳母不過是給以飲食的，尙有三月之喪；慈母不過是給以衣服看護的，尙且有九月的喪。君主對於人民，是兼備飲食衣服的，三年喪就行了嗎？天下得到他則安治，失去他則危亂，這是有文情的極致。有這樣極致的文情，雖事以三年喪，尙不足以竭盡恩情，但沒有法子增益呵！所以社祭社，稷祭稷，郊祭是合并百王配於上天去祭祀的。那末要有三月之殯，是什麼道理呢？是所以重大推致親隆的，將要舉錯遷徙，離去宮室，而歸於丘陵了。先王恐怕他沒有文飾，所以使其遠期足日，然後葬埋。因此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都使它遲速足以容事成文，文飾備具，就叫着道。祭祀是發舒意志思慕之情的，變異憤鬱，是不能沒有的。所以在歡欣和合的時候，雖是忠臣孝子，也有所感動。他所至的情，是極大的感動，空空的不洽於意志之情，對於禮節，又闕然不備具。所以先訂治祭祀節文，以竭盡尊親的義理。所以說：「祭祀是發舒意志思慕之情，並且是忠信愛敬禮節文貌的至盛。假是不是聖人，是不能知道的。」聖人明白的顯知，士君子以此爲安行，官人以此爲守持，百姓以此成風俗；但在君子以爲這是人的大道，而小人以爲這是鬼事。所以鐘鼓管罄，琴瑟竽笙，韶夏謔武洵桓，箭簡象，是君子用以爲變異快樂的文飾。齊衰苴杖，居處茅慮吃粥臥薪枕磚，是君子用以爲變異哀痛的文飾。師旅有法制，刑法有等差，沒有不適合其罪，是君子用以爲變異敦治奸惡的文飾。卜筮擇日，齋戒修除，几筵饋薦告祝，如同鬼神真來饗一般。每一件物，都取給做尸的人去咀嚼，如同神嗜一般。不使利代舉爵，主人親自尊酌，以獻給做尸的去喝，如同神飲一般。祭畢賓出，主人拜送，易祭服而反喪服，卽位而哭，如神去了一般。這樣的哀，這樣的敬，事死如同事生，事亡如同事

存，取象於無形的鬼神，以成此文飾。

■ 樂論篇盧文弨曰此篇皆無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

不認。○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認字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認。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認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而不息是也。荀書

多以認爲意。此又以認爲息。皆假借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汗

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

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

者也。○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於義較長。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

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頌雅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盧文召曰：禮記齊作儕。鄭康成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儕，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

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

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

○先謙案師。長也。說詳儒教篇。

是王者之始也。樂姚

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

亂雅，太師之事也。○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爲審詩商之誤。說詳彼注。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

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先

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屬。當是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與富國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其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故先王導之以禮

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

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入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俞

樞曰。歌於行伍。何以使入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揚。荀子書多用揚字。修身篇曰。加揚悍而不順。注引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作心邊。旁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揚悍驕暴。注亦云。揚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入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傷。揚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胄。司馬法作蕩。又見議兵篇。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故

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

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

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

管。○盧文弨曰。元刻作籥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盧文弨曰。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

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謝本從盧校。作莫善于樂。盧

文弨曰。宋本作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修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

文弨曰。宋本作美善相樂。王念孫曰。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修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



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氣血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尙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感

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

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

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

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

也。○顧千里曰。德字疑當作人。與上下韻。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

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獮狝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日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寧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

義矣。**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盧文弨曰。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聲樂之象鼓大麗。**○盧文弨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之爲物大。音亦大也。麗者。方言三郭注。偶物爲麗。說文。周禮六。鼗鼗八面。鼗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衆鼓。皆兩面。

**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統衆樂爲君。樂叶圖微曰。據鐘以知君。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也。

**磬廉制。**○先謙案廣雅釋詁。廉。稜也。磬有隅稜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詳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舞之容節。莫不廉稜而有裁斷也。

**筓簫和。**○王引之曰。簫當爲蕭。言筓簫之聲既蕭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選衆賢。罔不蕭和是也。筓簫蕭和。筓簫發猛。墳簫翁

月。今本筓簫下有蕭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筓簫發猛。**○先謙案樂書集解引王肅曰。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墳簫翁博。**○俞樾曰。翁當爲濬。文選江賦曰。氣濬勃以霧杳。翁博猶濬勃也。博與勃亦一聲之轉。瑟

易良，○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琴婦好，○郝懿行曰。鼓天麗已下。蓋古樂經之文。而荀子述之。故以終篇。俞樾曰。賦篇靈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

亦柔婉之意。歌清盡，○先謙案盡者。反復以盡之。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

和箎籥，似星辰日月，鞀祝拊鼙控褐似萬物。○郝懿行曰。拊鼙。禮論篇作拊。其義當同。又箎和與笙。箎箎相儷。亦皆樂器名。所未聞。先謙案箎和二字衍。說見上。曷

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誦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

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諱諱乎？』○盧文弨曰。元刻無意字。驛。說文作諱。云語諱諱也。直離切。元刻正

同。郝懿行曰。此論舞意與衆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諱諱然也。

2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弨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

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盧文弨曰。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於

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

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盧文弨曰。元刻而字下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

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

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弨曰。元刻沃下有

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爲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數，飲酒

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盧文弨曰：元刻無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盧文弨曰：舊本不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組，文也。服組謂華修。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

樂險，○先謙案：廣雅釋詁：險，戾也。其文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爲慝。邪也。說見天論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郝懿行曰：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

之瘠，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爲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前篇說過，禮是刑罰的補助維繫者，而樂却是禮的補助維繫者。大凡無論任何音響，入了耳鼓，都要發生出一種感應。所以從前「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這是以樂感應人民，而禮法刑罰等於無用的。成公綏琴賦上說：「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元鶴翔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這是以樂感應物類的。英雄記上說：「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著帳邊臥。布知之，使人帳中鼓箏，諸兵臥，布出帳去，兵不覺也。」這是以樂救自己生命的。由此說來，樂尙不僅僅是禮的補助維繫者，牠的功用，正博大深遠着呢！

樂就是快樂，是人情所必不能免的，所以人不能沒有快樂，有快樂，則必發現於聲音，表見於動靜外貌；這是人道的自然，而性情心術的變化，也盡在於此。所以人不能沒有快樂，有樂則不能沒有形貌的表現，有形

貌而沒有禮節來引導，則不能不混亂。先王不願意他混亂，所以制雅頌的聲音，來引導他，使他的聲音足以快樂，而不入於淫亂。使其樂章完盡變化，而不銷息；使其聲音曲直清濁節奏，足以感發人的善心。那不好的邪汗之氣，不得接近它。這是先王制樂的本旨，而墨子偏去誹毀它，怎樣呢？所以樂在宗廟中鼓奏，君臣上下聽到它，則莫不和一恭敬。閨門以內，父子兄弟聽它，則莫不和一親愛。鄉里族長中長少聽到它，則莫不和一順循。所以樂是審一律調，以調和聲音，比附絲竹，以飾音曲的節奏，聯合節奏以成聲音的文章，足以統率大道，足以治理萬變；這是先王制樂的法術，而墨子偏去誹毀它，怎樣呢？所以聽到雅頌的聲音，而志意可以廣大。執持盾斧，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可以莊凝。行其表域，會合節奏，而行列可以整一，進退可齊。所以音樂是可以用出可以征誅，入可以揖讓，征誅揖讓，義意都是一樣的。出以征誅，則沒有不聽從，入以揖讓，則沒有不服從。所以音樂是天下的大齊，是中和的綱紀，人情所不能免的。這便是先王制樂的法術，而墨子偏去誹毀它，怎樣呢？而且聲樂是先王用來飾喜悅的；軍旅鈇鉞，是先王用來飾忿怒的；先王的喜怒，都能中節。所以喜而天下附和他，怒而暴亂的畏服他。先王的大道，禮樂正是他的盛處，而墨子偏去誹毀它；譬如是瞎子看黑白顏色，聾子聽清濁聲音，想去到南邊的楚國而向北方去走一般。聲樂感化人是很深遠的，所以先王謹慎的飾治它。聲樂能得中平，則民和一，不流於淫；能肅莊，則民齊一，不亂。人民能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來觸犯；則百姓沒有不安處樂鄉，快樂在上。然後名聲顯白，光輝赫大，四海人民，沒有不願以他爲師長，這就王者

的端緒。聲樂要是妖艷險蕩，則人民淫慢鄙賤，淫慢則混亂，混亂則忿爭，亂爭則兵弱城敝，敵國就來危削他；

則百姓不能安處樂鄉，不快意在上了。所以禮樂廢置，而邪音興起，就是危削受侮辱的根本。所以先王貴視禮樂，而賤視邪音，對於序列官爵，則修憲法的命令，審察詩章，禁止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能變亂雅頌的聲音，這是太師樂官的職事。墨子說：「聲樂是聖王所非，而儒者刻意造作的。」君子以爲這議論不對。聲樂是聖人所樂，而可以改善人民心性的是因爲聲樂感他人深，改移風俗容易，所以先王以聲樂來引導，而人民和睦。大凡人民有好惡的情感，而沒有喜怒的響應，則混亂，先王不願意他混亂，所以修行正樂，而天下和順。齊衰的服飾，哭泣的聲音，可以叫人悲哀，帶甲繫冑而歌於行伍中，可以叫人敬懼。妖艷的容貌，哭泣的聲音，可以叫人淫邪。大帶，玄服，殷冠，歌舞韶武的樂章，可以叫人莊凝。所以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惡色，口不出惡言，這三者是君子所謹慎的。大凡姦邪的聲音來感人，而又以逆氣去響應，逆氣成象於歌舞，則混亂生出了。端正的聲音來感人，而又以順氣去響應，順氣成象於歌舞，則安治生出了。唱和相應，善惡相象，所以君子謹慎它的去就。君子以鐘鼓引導意志，以琴瑟愉樂心性，動時以盾斧，又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所以他的清象天，廣大象地，俯仰周旋，彷彿象寒暑四時。是以聲樂大行，而意志清潔，禮義修正，而美行可成，耳目聰明，而血氣和平，移化風俗，使天下安甯，美善相樂。所以說：「聲樂就是快樂，君子快樂得到大道，小人快樂得到慾望。」以大道來節制慾望，則快樂而不淫亂，祇知快樂而遺忘大道，則悖惑而不快樂了。所以聲樂是引導快樂，金石絲竹是引導美德的，聲樂行則人民趨向方正。所以聲樂是治人的盛致，而墨子偏去誹毀它。再而聲樂是和一不可變，禮是理制不可改易的。聲樂合同，禮有別異，則禮樂的正統，可以管於人心了。窮根本

極變化，是樂的情，明著忠誠，屏去詐僞，是禮的經。而墨子以爲非，是應當受刑罰的，但明王已沒有了，沒有人去改正他。而愚人反去學，他是要危殆他的自身呵！君子明白樂情，所以從於此；混亂的世紀，偏不從於此。唉！真是可悲哀的事，必不能成功的；弟子們且去勤勉學業，不要爲他所鼓惑。聲樂的象徵，鼓最大鐘，統衆樂而成實之，聲有隅稜以裁制之。竽笙肅正和一，箏箏發揚猛起，塤簫沈悶不揚，琴瑟和易婉柔。歌聲清悠，反復舞蹈的情意，備具天道，鼓是聲樂的君主呵！所以鼓像天，鐘像地，磬像水，竽笙箏箏像星辰日月，鞀祝拊鼙控揭，像萬物。怎麼樣知道舞蹈的情意呢？是因爲雖自己不能看見聽到。然而俯仰屈伸進退遲速，莫不隅稜有制；竭盡筋骨的能力，以邀合鐘鼓俯會的節奏，而沒有悖逆與衆音繁會應節，如人告語諄諄一般。

2 我客觀鄉飲酒的禮，而知道要行王道是很容易的，主人召請特客及次席的來賓，而衆賓一齊隨從到了門前。主人揖拜特客及次席的來賓，而衆賓都進去，這貴賤的禮義辨別了。三揖才到階前，又三讓然後才以賓升，又拜他駕臨；而獻酌酒及辭讓的繁節，這是對於特客的，對於次席就減省些了。至於衆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醉，主人而降，這尊隆減益的禮義辨別了。然後樂工進來升歌三篇，主人獻樂；吹笙的人進來吹笙三章，主人獻笙入，代歌三章，合樂三章。樂工告樂備，又使二人舉觶於賓，然後立司正，以監正之，知道能殼和樂不流慢。至此然後賓酬主人，主人酬次席，次席酬衆賓，長幼序以年齒，而終於洗爵。知道能殼長少都沒有遺棄，降而脫屣，升坐，飲不算爵，飲酒的節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走了，主人拜送，而後節文充備，知道能安於燕樂，而不至亂。這樣則足以修潔正身，安治國家了，國家安治，而天下也自然安治了。所以客觀於鄉飲酒的

禮，而知道要行王道，是很容易的。

亂世的象徵，是服飾華侈，容貌如同婦人女子，風俗淫亂，志向貪利，行為雜汙，聲樂險蕩，文章邪慝，而貌文采養生沒有法度，送死苟簡，沒有文飾，賤視禮義，尊貴勇力，貧窮則做匪盜，富有則為姦邪，治世是同這相反的。

### 解蔽篇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在如有物壅蔽之也下。

治則復經，兩

疑則惑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

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疑。韓子說疑篇。孽有疑適之子。配有疑妻之妾。廷有疑相之臣。臣有疑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悞乙其文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

是或非，或治或亂。

○盧文弨曰。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

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

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郝懿行曰。迨者及也。注訓近。則

借為殆字。殆訓近也。其義較長。

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

積。習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

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盧文弨曰。案傍觀元刻作倚觀。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

注作離。此乃形譌。與治離走。謂離去正道而走。而自以為是。不輟止也。王念孫曰。作離是也。言與治離走而自是不已也。作雖者字之誤耳。(隸書離雖相似。說見淮南天文篇)前說非。

也哉？心不使焉，能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

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况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俞樾曰。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尚且不見不聞。况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無云

心不使焉。又云况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是。道德之人。有賢德也。○王念孫曰。道德即得道也。刻上九。君子得與。釋文得。京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作德。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小施而好大得。逸周書作德。楊說

失。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故為蔽。蔽為蔽之端也。○謝本從盧校。作數為蔽。盧文弨曰。正文數。宋本作故。郝懿行曰。案數當作故。故。語詞也。此句為下十蔽總冒。作數於義為短。王念孫曰。作故者是也。呂錢本並如是。注言數為蔽之端。數。所主反。下文言人之蔽有十。

故先以故為蔽三字總冒下文。然後一一數之於下。注言數為蔽之端。亦是總冒下文之詞。而正文自作故。不作數也。若云數為蔽。則不辭甚矣。元刻作數。即涉注文而誤。俞樾曰。故猶胡也。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故為蔽。猶云胡為蔽。胡之言何也。乃設為問辭。下文欲為蔽云云。

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為蔽。盧氏從之。非。先謙案郝王說是。今從宋本改正。故訓為胡。俞說是也。欲為蔽，

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凡

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

蔽於未喜斯觀，○郝懿行曰。斯觀無致。楚語云。啓有五觀。謂之姦子。然則斯觀豈其苗裔。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未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

云。斯或當為對。對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未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

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已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



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爲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

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爲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南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灂縣。當是誤以灂爲南。傳寫又誤爲亭。澆音潛。○王念孫曰：案作南山者是也。南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

王部七。引尸子曰：桀放於歷山。淮南修務篇：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諱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案漢歷陽故城。爲今相州治。其西有歷湖。卽淮南假真篇所謂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者也是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淮南子曰：湯放桀於歷山。與未喜

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所引蓋許注。歷山卽南山也。史記滑稽傳：銅鑿爲棺。案鑿曰：歷卽釜鬲也。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灂縣也。且廬江有灂

灣山之嶼。非也。魯語：桀奔南巢。章注曰：南巢揚州地。巢宿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是南巢地在漢之居巢。不在灂縣也。且廬江有灂

縣。而無灂山。今以南山爲灂山之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

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爲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

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

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

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盧文

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鷕鳳其雌。鳳秋秋，猶鷕鷕。謂舞也。干楮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作有鳳有凰。秋簫爲韻。鳳心爲韻。說文鳳從

凡聲。古音在侵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猶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鳳。而古音燕侵相近。則朋

鳳二字。亦可與心爲韻。秦風小戎篇：以響弓騰。與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畝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勝

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弟兄。與王方爲韻。而今本作同爾兄弟。莊子秋水篇。無西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無東無西。逸周書周視篇。惡姑柔剛。與明陽長爲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十筮而凶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吉凶。淮南原道篇。與萬物終始。與右爲韻。而今本作始終。文選鴈鳥賦。或趨西東。與同爲韻。而今本作東西。答客難。外有慶倉。與享爲韻。而今本作倉庫。皆其類。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  
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禱。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盧文弨曰。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  
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呂氏淫辭篇亦載此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

唐鞅蔽於欲國，而罪申生。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史受筭。又載驪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也。蓋爲唐鞅所逐奔齊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前一段。見內儲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書作輜車。後一段。本書作成驪。又內儲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也。或說似牽合。

奚齊戮於欲齊，而罪申生。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遂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  
持扶。襄也。召公

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傳曰。一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盧文弨曰。宋本能作彊。案彊字與上下韻叶。王念孫曰。盧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而言。能持象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

能持管仲。能持象公而言。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彊。乃涉下勉之彊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彊。今依王說。從宋本改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一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賢。然後其福長也。○

也。○彊。直亮反。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實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

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富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實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實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實孟。殆非周之實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實萌。未敢求仕。高注曰。實。客也。萌。民也。所謂實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實萌。若下文墨子申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實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實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實萌之稱。它書罕見。而字又與孟爲萌。適與周寶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俞越曰。古得德字通用。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失之。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執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知人。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道。則人盡於求利也。下並同。數者道之一隅。而墨宗諸人。自以爲道。所以爲蔽也。楊失其讀。由俗謂之道。盡曠矣。俗當爲欲。曠與濼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循道。矣。盡曠矣。元刻兩矣。字俱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執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執而去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當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

荀子 卷下 解蔽篇 一九三

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大道也。一隅猶昧。况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先謙案而或作九。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

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

也。亂。雜也。言其多蕪足。以及先王也。○郝懿行曰。亂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亂之一字。包治亂二義。注非。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

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郝懿行曰。一家得周道句。舉而用之句。此言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學經。又曰。吾從周。蓋能考論古今。成一家言。不蔽於諸子雜說也。先謙案郝說是也。言孔子為春秋一家之言。而得周之治道。可以舉而用之。是匹夫而有天子之道。由其不蔽於成積也。儒效篇云。并一而不一。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一。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道由積而成。故謂之成積。不蔽於成積者。猶言不蔽於道之全體也。正

對上道之一隅言之。榮辱篇云。安知廉恥隅積。亦以隱微對文。與此可互證。揚以成積為舊習。悞甚。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

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

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也。何謂衡曰。道。

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

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雖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

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俞樾曰。知字衍。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以其不可道

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善善。○盧文弨曰。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

曰。虛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

曰。虛說非也。與不道人論道人。道人見上。謂與小人論君子。非謂與之論道也。上文云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正所謂與不道人論道人也。與不道人論道人。則道人退而不道人進。國之所以亂也。故曰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故楊

云必有妬賢善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俞樾曰：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

讀為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為問辭。失之甚矣。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

也。楊注以為問辭。失之甚矣。曰「心知道，然後可道。」○俞樾曰：曰字衍。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

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為問辭。後人遂以此數句為答辭。○加曰字。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

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虛文昭曰：正文非字疑衍。注似曲為之說。王

念孫曰：虛說亦非也。與道人論非道。謂與道人論非道之人。非謂與之論道也。與道人論非道。則非道人退而道人進。國

之所以治也。故曰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楊云必能懲姦去惡。正釋治之要三字。非曲為之說也。非道二字上文凡兩見。何患不

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曰「心。」無邪。心何以

知？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郝懿行曰：壹者專。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

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雖動不使害靜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

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謝本從虛校。作已所臧。虛文昭曰：已所臧。元刻作所已臧。郝懿行曰：臧古藏字。將者送也。受者迎也。言不以已心有所藏。而妨害於所將送迎受者。則可謂中虛矣。王念孫曰：所已臧與所將受對文。元刻是也。楊注積

習二字。正釋所已臧三字。錢本世德堂本。並作所已臧。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改。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

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先謙案夫

解。此尤其明證。楊注未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縱。役用則必謀慮。○先謙案夢行謀。皆心動之驗。或以夢為夢然無

非。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景象也。劇，驚煩也。言處心有常，不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壹而靜。蔽於想象，驚煩而介於胸中，以亂其知。作之則將須道者之

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

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之其本而未隨也。○王引之曰：揚訓將為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刪下文，而強為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文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此承上文虛一而靜言之。將，謂動也。道者即上所謂道人也。言心有動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事如靜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能察也。虛則能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靜者，言壹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察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悞作人，其餘又有脫文衍文耳。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虛，文昭曰：元刻無大字。萬物莫形而

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郝懿行曰：見讀為現。現者示也。論讀為倫。倫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不顯示於人，莫顯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不失。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盧文昭曰：元刻論作聞。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

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制度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考其度也。裏，謂當其理。材或為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

翼翼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

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蒙讀為皤。皤，皤皤廣大貌。常涓沸貌。紛紛雜亂貌。涓音官。又音貫。○盧文昭曰：正文上夫字。宋本無。顧千

里曰：廣廣疑當有悞。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皤讀為皤例之。則此句廣讀為曠也。孰知其形。形字不入韻。疑當作則。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

受令。心出令以使其百辭。不爲百辭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曰

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也。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

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郝懿行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力劫而威使之。申當作信。而讀爲申。荀書皆然。陳奐曰：案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紂墨墨以亡。故曰：「心

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壹而靜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者形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期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正名篇亦云。離道而內自擇。容訓如非十二子篇。容辨異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博。精至則不二。心容其擇也句。無禁必自見句。楊朱其讀

「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一。若雜博則惑。○盧文弨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元刻作精。詩云：「采采卷耳不盈

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蒼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

毛傳自用爾雅爲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之。則不能滿。况乎難能之正道。而可以它術二之乎。○郝懿行曰：一謂二之也。言所懷在於寘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

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而不一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郝懿行曰：案枝與岐同。古字通用。岐者不一也。此申上文二之意。郭嵩燾曰：荀意言心不二。而推類

可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二而已。類不可以兩求也。楊注失之。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貳。王說非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

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

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爲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

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相承。下文又以兩器字

相承。則此文亦當以兩市字相承。呂  
本作買師者。涉上買精於市而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

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弨曰：案此句當在不可以為器師之下。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買精於市

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  
而以贊稽物。可證其善。今本齊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不列。而其義違矣。  
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一

物。若農賈之屬也。○盧文弨曰：注各  
字舊本皆作名。訛。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各物。使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

考物也。助考  
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謂志。發言為論。官

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

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道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

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賦篇云。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四榮字並同義。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

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采竄也。唯允執其中一語。為堯授舜。舜授禹

之辭。  
耳。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王念孫曰：阮氏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後人在尙書內解此

者姑弗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

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謂榮為安榮者。儒效篇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為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證之。則危

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為正。非所論於古文尙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  
蚊虻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于危之謂。  
故人心譬如



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鬢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

○郝懿行曰：「古止作須。今俗作鬢。理上當脫膚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云骨體膚理是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

之正也。○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鬢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大形疑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

清，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

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異端所蔽則惑也。○盧文弨曰：「庶理。宋本作廡理。今從元刻。」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

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筆。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

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

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

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

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昔。乘並音剗。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盧文弨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爲杜字

之誤。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爲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爲相。爾雅釋蟲。諸盧桑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隸書桑或作乘。乘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爲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節侯將夜。今本桑誤作乘。楊

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爲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

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盧文弨曰：正文矣字。元刻作乎。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有潛修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歌詠亂之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空石之中有人焉，其

名曰**觥**，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觥。觥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

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覆五十卷。射覆，疑即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為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

接弓而射之也。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

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

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答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焮掌，可謂能自忍矣。

有子，蓋有若也。焮，灼也。惡其寢臥。而焮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與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未及好也。焮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人。則自無寢。焉用焮掌乎。郝懿行曰：當依楊注。作未及好思也。先案案楊郝說皆非。當如郭說見下。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

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成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郝懿行曰：此文錯亂不可讀。當作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可謂能自危矣。未可為微也。如此訂正方可讀。餘皆涉上文而誤衍。郭嵩籟曰：下兩言何彊何忍何危。則此七句。正作三項言之。疑此可謂能自彊矣六字衍。未及思也。當在前。可謂能自彊下。忍堅於彊。好甚於思。出妻猶身外也。焮掌則及身矣。蚊蟲之聲。即係之耳目者二句。分屬一義。不應分言。故

知此段文句有誤倒。亦有衍文。先案案郭說是也。此承上級之好思。夫微者，至人也，如舜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言之不分二事。上言可謂微乎。故此答以未可謂微也。楊郝說並非。夫微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

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迭。清謂虛白。俞樾曰：大戴

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

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

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

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先謙案縱當爲從。聖人無縱欲之事，從其欲猶言從心所欲。故仁者之行

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爲，謂知遠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遠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

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郝懿行曰：恭則虛壹而靜。樂則何彊何忍。何危，結上之辭。楊注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道當爲通。楊本不悞。俗人依論語妄改，故誤耳。

（性與天道。語出晉書。）

3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

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悞伏爲後耳。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

爲踴步之澮也。踴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郭嵩燾曰：下方似圭，故以城門擬之。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閤。閤爲宮門之小者，不得徑謂之小門。楊注未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

而以爲啍啍，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啍啍，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啍，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

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

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爲眩。瞽者仰

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

荀子 卷下 解蔽篇

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

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岩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爲人也，愚而善畏。

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仰與背而走，比至

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盧文弨曰：正文比至其家下。宋本有者字。今從元刻去之。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

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郝懿行曰：感讀爲撼。解已見時定之者。必以感忽之間疑眩之時。而定其有鬼也。據楊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鬼。則所見本是定字明矣。定字上文凡六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爲

以無爲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痹，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

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痹，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痹。反擊鼓喪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爲愈。○郝懿行曰：傷於溼而病痹。擊鼓鼓之。無損於疾。徒取費耳。此言愚惑之蔽。王念孫曰：自鼓痹以上脫

誤不可讀。似當作故傷於溼而痹。痹而擊鼓烹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楊云傷於溼則患痹。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是其證。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慎墨之蔽。亦如是也。

4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人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

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爲。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爲疑。○郝懿行曰：疑止說已見王制篇。荀書多作疑止。皆俗人妄改之。惟此未改。楊注疑或爲

凝。蓋俗誤久矣。俞樾曰：詩柔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與止同義。此云疑止。從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義耳。楊注疑或爲凝。非是。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泱

泱。

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篇。貫。習也。狹。周也。子叶反。或當爲接。○俞樾曰。已術終也。言終不足以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無終。杜注曰。終。育已也。故已亦育終也。先謙案。荀書以挾代狹。此亦當爲挾。作狹者後人所改。學。而不少於愚。則執一之不足相通也。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

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

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聖也者，盡

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虛文。始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

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虛文。始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

元刻無下類字。案元刻是也。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謝本從盧校。重一類字。虛文。始曰。法其法。元刻作治其法。王念孫曰

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爲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慮於是。則謂之

能戒。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持制是也。以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以分

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修飾蕩動而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而飾非以

言亂。是則謂之詘。詘。多言也。詩曰。無然詘詘。○王引之曰。懼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擣字之誤也。擣謂擣取之也。不可篇。小人知（與智同）則擣盜而漸。漸。詐也。說見尙書述聞。民與胥漸下）故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擣。修讀爲濼。周官。司擊擊凡酒修酌。鄭注。修

讀爲濼濯之濼。謂濼蕩使潔清也。此言智也。勇也。察也。多能也。辯利也。皆必用之於是而後可。○是字指聖王之制而言。見上文。若有智而不以慮是。則謂之擣。有勇而不以持是。則謂之賊。孰於察而不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而不以濼蕩是。則謂之智。智謂智故也。淮南主術篇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知與故。莊子法篋篇曰。知詐漸毒。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傳曰。巧

而神。爲詐而巧。淮南原道篇曰。偶睦智故。曲巧僞詐。並與此知字同義。辯利而不以言是。則謂之詘也。構誤皆失之。傳曰。巧

荀子 卷下 解蔽篇

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

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若

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

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亂滑也。音骨。彊，疆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幾，近也。妄辨幾利，謂妄為辨說。所近者惟利也。○王念孫曰：方言，鉗，惡也。廣雅同。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郭璞曰：殘猶惡也。然則強鉗者，既彊且惡也。非鉗人口之謂詬。詬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八年左傳，公以晉詬語之。杜盧注並曰：詬，恥也。字或作詢。昭二十年左傳，余不忍其詢。杜注曰：詢，恥也。又作詬。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口生詬。盧注曰：詬，恥也。又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恥也。漢書路溫舒傳，作國君含詬。○南汜論篇曰：忍詢而輕辱。史記伍子胥傳曰：剛戾忍詢。皆其證也。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詬詢。即此所謂厚顏而忍詬也。說文，諉，恥也。或作諉。諉，諉也。或作詢。廣雅作諉。亦失之。俞樾曰：太元元榮篇，籍知休苦。范望注曰：籍，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墨慎

宋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

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

道也。○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

為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為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

少頃干之胸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王念孫曰：按能讀為而。曠焉而弃之。謂遠棄之也。楊注廣讀為曠。遠也。古多以能為而。說見釋詞。不慕往，不閔來，無邑

憐之心。不莫往。謂不悔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莫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憐讀爲吝。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爲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5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爲成。以漏泄爲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

有也。以宣露爲成。以隱蔽爲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先謙案注中四爲字。皆當作而。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

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

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爲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盧文弨曰。正文墨以爲明。元刻明作朗。狐狸而蒼。宋本而作其。王伯厚詩考。引作而。今從之。又注傾側也。元刻作詐也。郝懿行曰。墨者幽闇之意。詩言以闇爲明。以黃爲蒼。所謂

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也。○二語見後漢文苑傳。趙高欲爲亂。以青爲黑。以黑爲黃。民言從之。語見禮器注也。正上幽下險之事。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

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反矣。先謙案讒言上而字衍。或說非。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

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人也。

人們的心靈，本是極甯靜的，被外界的引誘和遮蔽，而失去原有的智能。對於一件事，祇見片面的，而不能整個的了解，以至於是非顛倒，行爲錯亂。這就是一件，事，一個人，一個國家，成功和失敗的緣因。所以作者的意見，是要以心靈，戰勝外界的引誘與遮蔽，用虛壹甯靜的工夫，使心靈光明。心靈光明，就不會被外物遮蔽，而是非倒置了。

1 大凡一個人的毛病，是蔽於一面的曲說，而不能明瞭通達至理；安治的世，用禮義就可以回復經常的正道，不專一於正道，就多疑惑。天下沒有兩條道，聖人沒有兩個心。現在諸侯的政事，百家的學說，各不相同；這不同裏面，必定有是有非，有治有亂。亂國的君主，亂家的人，他的心願，莫不是求正人來自助。但是他嫉妬謬誤於道，所以人因他性所愛好的，而加以引誘。習慣於自私，唯恐聽見自己的過惡，偏任私心，以察看別人的學術，唯恐聽別人的美。這是與治道背馳，而自以爲是，豈不是蔽於一面的曲說，而失去求正人的心？不用心於見聞，則雖是白黑在前，而目不見；大鼓在旁邊，而耳不聽見。而有德的人，亂國的君，在上面說他不對，亂家的壞人，在下面說他不對；上下的人，全以他爲非，豈不是很可哀歎的嗎？

2 什麼是蔽欲、惡、始、終、遠、近、博、淺、古、今，這十種皆滯於一面，所以壅蔽。大凡萬物不同的就有壅蔽，這是人們心術公共的毛病。試說古時君主的壅蔽，夏桀殷紂就是的，桀爲末喜同斯觀，兩個佞人所蔽，而不知道關龍逢的忠直，被佞人迷惑其心，故行爲乖亂。桀被妃子妲己同佞臣飛廉所蔽，而不知道微子般的忠直，被壞人迷惑其心，故行爲乖亂。所以羣臣全拋去忠正的心，而用自私心，百姓全怨恨，而不爲護君上，使賢良的人，全逃避隱居，所以失了九州的地方，宗廟變成丘墟。桀死在鬲山，紂的頭被武王掛在旗上，這是因爲他們自身不明白，而又沒有人諫勸，這就是蔽塞的禍。成湯看見夏桀的失敗，所以專一心術，不受邪佞的誘惑，而謹慎的治國；是以能長久的用伊尹，而自身也不會失去正道，所以他能代替夏朝，而接受九州。文王看見殷紂的失敗，所以專一心術，不受邪佞的誘惑，而謹慎的治國；是以能長久的用呂望，而自身也不會失去正道，所以



他能代替殷朝，而接受九州。遠方莫不送他珍貴的物品，他對於所有美好的顏色，完全看過，所有悅耳的聲音，完全聽過，所有高貴的食物，完全喫過，身體住在極好的宮室，得到極尊貴的名號。他活在世上，天下的人全快樂歌唱；他死了，天下的人全哀痛而號哭，這是極隆盛的了！詩經上說：「鳳凰鏘鏘然的舞，牠的羽翼如干楮，牠的鳴聲如簫，有鳳有凰，使帝心快樂。」這是因為他們能用賢不爲佞人所蔽，天下和平，所以有這種幸福。再說古時人臣的壅蔽，唐鞅、奚齊就是的。唐鞅因想權利，而驅逐載驩，奚齊因想爲國君，而害其兄申生。唐鞅後被戮於宋國，奚齊後被戮於晉國；他們兩人，驅逐賢相，害孝順的兄長，自身也被刑戮。然而他們何以不知道，就因爲利欲的思想，蔽塞了他的心，所以貪鄙背叛爭權的人，而不危辱滅亡的，從古到現在所沒有。齊國的大夫鮑叔甯、戚隰、朋三人，仁智而且不蔽塞，所以他們能共同扶翼管仲治齊國，而他們三人名利福祿，也同管仲一樣。周召公、同呂望，仁智而且不蔽塞，所以能共同扶翼周公而治周，而他們兩人名利福祿，也同周公一樣。古傳上說：「知道賢人的，可算是聰明，輔佐賢人的，可算是才能。要能努力勉強，去知道和輔佐賢人，那他的福祿，也很長久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他們能知賢不壅蔽，所以有這種幸福。要說古時賓萌的壅蔽，學說雜家就是的。墨子是想使上下皆勤力，而不知貴賤等級的文飾。宋子是以爲人們的情欲，是想少而不會想多，但任他的情欲，可以自治，而不知以中正的道維持情欲。慎子是注重刑名，他的思想，是但得其法，雖沒有賢人，也可以安治，而不知道法要待賢人然後能行。申子的主義，是同慎子相仿，以爲但得權勢，就以刑法制之，不知權勢要待才智的人然後能治。惠子是但知虛辭巧辯，而不知實理。莊子是純任自

然，凡事皆推之於天，而不知在人。所以從勤力而謂之道，則人但知求利；從人的情欲不爲限制而謂之道，則人但求快意。從刑名而謂之道，則人但知術數；從權勢而謂之道，則人全逐便利。從虛辭巧辯而謂之道，則人但知辯說；從純任自然，推之於天，而謂之道，則人皆因任自然，沒有治化了。這幾種皆是道的一端，大道之體，雖有常，而變化無盡；僅以一端，是不能包括大道的。曲學不通於大道的人，觀道的一面，而不能真實的認識，而自以爲極了解；內裏惑亂自心，外面惑亂他人。存上的蔽塞而不知臣下忠佞爲臣下的，又壅蔽諂諛君上，這就是蔽塞的禍害。孔子有仁智，而不蔽塞，所以他多才多藝，有安治天下的法術，足以繼續先王，作春秋，成一家之言，得周的治道，舉而用之。因爲他能明瞭大道，所以他的道德，同周公一般齊，聲名同三王相並；這是不爲道所壅蔽，所以有這種幸福。聖人知道心術的毛病，看見蔽塞的禍害，所以沒有欲、惡、始、終、近、遠、博、淺、古、今、這十種壅蔽，並觀萬物，懸衡其輕重，是故衆類雖然不同，不能相蔽以亂理。然而什麼是衡？禮義大道就是的。所以人心不可以不知大道，心不知大道，則不以大道爲可，而轉以非道爲可。人心雖想縱恣，而信任他所以爲不可的事，拒絕他以爲可的事。以他不明白大道的心取人，則必同無道之人相合，而不知合於有道之人。以他不明白大道的心，同無道的小人論有道的君子，這就是禍亂的根本。那能明白聰智，心知大道，然後以大道爲可；以大道爲可，然後能固守大道，而拒絕無道的。以他明白大道的心取人，則必同得道的君子相合，而不合於無道的小人。以明白大道的心，同有道的君子論無道的小人，這就是安治的要道。何必憂患不聰智？所以安治的要道，在於能知有道之人。何以能知大道？在心無邪。心何以能知？在虛靜專壹。心未嘗不

包藏收納感覺，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同時兼知，然而有所謂專。心未嘗不有種種活動，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識，有知識就有記憶力，記憶就是收納在心裏，然而有所謂虛。就是不以心既有所收納，而妨害更收納其後至者，這就是虛。人心是有知識的，有知識就能辨別形相一切的差異，差異紛雜，而心能同時區別，不以彼一害此一，這就是專。人心有所思想，睡臥就有夢，懈怠則心放縱，使用就能謀慮，所以心未嘗不有種種活動，然而有所謂靜。不爲想象騷煩，淆亂知覺，這就是靜。未能明瞭大道的人，而有求道的心，就告他以虛壹而靜的法則。將求道的，應虛其心，虛心而後能受納；將致力於道的，應極專壹，專壹而後道無不盡。將思想的，應極靜其心，心靜而後於理無不明察；既能明察大道，又能知而行之，就可以不離於道。虛壹而靜，無有壅蔽，這可算是大清明。既虛壹而靜，則能通於萬物，所以有形體的全能看見，看見就全能論說，論說而全得宜。坐於室內，而也能見及四海，處於現代，而能談論久遠的事。通觀萬事萬物，而能知其情理；稽驗治亂，而能明其制度。經緯天地，而萬物各當其任；裁制大道，而宇宙皆治理。恢恢廣廣，沒有止極，皞皞曠曠，誰能知道他的道德？消消紛紛，誰知道他的法則？他的光明，可參日月，他的廣大，滿於八方極遠的土地，這就是大人。那有什麼能壅蔽他呢？心是形體的君上，是神明的主宰，心是出命令以役使百體，不是爲百體所役使的。禁使取奪行止，這六種動作，全由於心主宰的。所以人的口，可以力劫使言語同幽默，形體可以威劫使屈伸。唯有入心的意志，不能威劫使變易，以爲是的就接受，以爲非的就辭却。所以說：「心是能辨別一切的，是無所受令而主出令的，事物雖雜博，精至則不貳。」詩經上說：「方採摘卷耳，還沒有盛滿竹筐，心裏忽然又想到我

記念的人，就不能再探，而把竹筐放在道旁。「竹筐是容易盛滿的，卷耳是容易採得的，然而不能以記念人而置在道旁的心擾亂，就連極易滿的竹筐，全不能滿了。所以說：「心思有歧途，就不能明智，一偏就不能精，不專壹就多疑惑，以專壹而不二之道稽考之，則萬物可以並知。」一人一身盡力於一事，則可精美，凡事類皆不可有兩端，所以智者精擇於一道而專一。農人雖精於治田事，而不可以爲田師；賈人雖精於商業，而不可以爲市師；工人雖精於造器具，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一個人他沒有這三種技能，而可以使他管理農工賈三種人，因爲他精研於一切事理，故可以管理萬事，不是像農工賈僅能治一種事物。精於事物的，各治其一物，精於道的，能兼治各物。所以君子專壹於道，而兼治萬物。專壹於道，則意志方正，兼治萬物，則明察。志意方正，言論明察，則萬事萬物皆各當其任。從前舜治天下，但委任賢人，不必他親自以事告人，而萬物成就。他處事以專壹，且時加戒懼的心，所以安榮光滿在他左右。然而他心裏明白大道，而養以專壹，而他幽微的心靈，則不是他人所能知道的。所以書經上說：「凡人的治心，是唯有戒懼，有道的人養心，是極微妙。」戒懼同微眇的機關，惟明察的君子能知道。所以人的心譬比一槃水，放正了而不搖動，則污濁泥滓全沈在下面，而上面是極清潔鮮明，可以照見人的鬚眉肌膚的文理。微風吹過，而污濁泥滓鼓動於下，清潔鮮明的，也被淆亂於上，就不能照見人的形貌了。人心也是同這水一樣的，開導以理，不爲外物所牽動，涵養以冲和之氣，就可以定奪是非，判決嫌疑。爲外物所引誘而移易，內心亦被牽動，就不能判決事理了。所以愛好書法的人很多，而倉頡獨傳的，是他最專壹。好耕稼的人很多，而后稷獨傳的，是他最專壹。好音樂的人很多，而夔獨傳的，是他

最專壹。好仁義的人很多，而舜獨傳的，也是他最專壹。僅造弓，浮游造矢，而他們並不善射，而羿善於射。奚仲造車，桑杜造四馬駕車法，他們雖造車，創四馬駕車制，而不能駕車，而造父精於駕車。自古及今，是沒有並行兩端而能精的。曾子說：「有人同我歌詠，而他心中又想到要擊院中的鼠，心不專壹，所以不能成歌詠。」石洞裏有一個人，名叫馘，這個人喜說幽默的言，好思想。因為耳目接觸一切，就被壞了他的思想，聽見蚊蟲的叫聲，就損害他的精誠，所以就屏除耳目的欲念，遠離蚊蟲的叫聲，閑居靜思，不同外界接觸，所以他的思想是極高妙的。要是思念仁義，能像石洞裏這個人，那是極好的了。孟子怕妻子破壞他的道德，而出妻，可算是修身堅強的人。有子恨寢臥而燒灼手掌，可算是堅忍的人。然而全是出於強制，不是真實的愛好。如石洞裏的人，屏絕耳目的欲念，蚊蟲的叫聲，可算是能知戒懼，然而不能算是微妙。微妙是至人，至人是沒有強忍同戒懼。所以污濁的光明，影子是在外面；清潔的光明，影子是含在內裏。聖人是從心所欲，明於事情，而主宰一切，皆當於理，何必用強忍同戒懼？所以仁者的行道，不必有所作為，聖人的行道，是不必強制。仁者的思想，是極恭順，聖人的思想，是極快樂，這就是治心的要道。

3. 凡看一物件必要靜定，心不定，則對於外物看不清晰，智慮不清，就不能決定可否。暮夜而行路的，看見臥着的石頭，以為是伏着的老虎；看見植立的樹林，以為是立着的人，這是因為昏暮壅蔽了他的光明。喫醉了的人，跨越百步闊的大溝，而他以為是半步狹的小溝；俯着頭而出城門，他以為是極小的門，這是酒擾了他的神智。以手指按着眼睛而看的，看見一件而以為兩；掩着耳而聽的，並沒有聽見聲音，而以為有喧嘩的聲。

音，這是勢物亂了他的主守。所以從山上望見牛，如羊一般大，而求羊的人，並不下山來牽，他曉得是因為遠了遮蔽了牠的大。從山下而望山上十仞的樹木，如同筷子一般高，而求筷子的，不上去摘。是因為高了遮蔽了它的長。水震動而影子就搖動，人們不以此時而辨定美惡，是因為水勢眩亂。瞽者仰起頭而看不見星，人們不以他的眼光來決定星的有無，因為他的眼睛是迷惑的。有一個人，要以這個期間來決定一切，那是世界上的愚者。愚者的判斷一切，是以他的疑惑來判斷疑惑的，他的判決，必不適當，既不適當，那能沒有過錯呢？夏首地方的南邊，有一個人，叫涓蜀梁，他這個人，是愚笨而多畏懼。夜裏在明月下而走，低頭看見自己的影子，以為是伏着的鬼；仰頭看見自己的頭髮，以為是立着的妖魅。背了身體就跑，等到了家，已氣絕而死，豈不是很可哀歎的！大凡人們以為有鬼，必定是在他精神恍惚同迷蒙的時間，而斷定有鬼的，這是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在疑惑之時來辨別一切，是不能準確的。而以此時來決定事，就如同傷溼而有痺疾的人，不去服藥，而擊鼓烹豚；這不是壞了鼓，喪失了豚，而疾病也不能愈。世上類乎此的人，雖不住在夏首的南邊，也同涓蜀梁沒有分別了。

4 凡以知道人的性，推去可以知道物理；以知道的人性，求可以知道的物理。然而物理無涯，如沒有一定的準則，則終身不能徧知。如不能貫通其理，雖知道億萬，也不足周浹萬物的變化，同愚者仍一樣。學到自身老大，兒子長成，猶不知拋去這無益的學問，可算是愚妄的人了。所以學問是要有準則，什麼是準則？就是至高至善。什麼是至高至善？就是以聖人的大道為準則，聖人是備具物理的，王者是備具法度的，備具這兩

類，足以爲天下的標準。所以學者應當以聖王爲師，以聖王的制度爲法則，效法他的法則，以求制度的大綱，務必要能象效聖王。順着這樣的，是士人；類乎聖人的，是君子；知道物理法度的，是聖人。所以有智慧，而不慮聖王的制度，就叫攫取。有勇，而不持制聖王的制度，就叫賊。明於辨察，而不分別聖王的制度，就叫篡。多才能，而不滌蕩聖王的制度，使之純潔，就僅算智巧，善於辯論，而不言聖王的制度，就叫多言。古傳上說：「天下有二理，就是審察是非。」所以審察是非，就是辨別合王制不合王制。天下有不以合王制同不合王制爲中正標準，而能分別是非，判斷曲直，那是決不可能的。如果學問是不能分別是非，不能判斷曲直，不能辨明治亂，不能安治人道。那雖有才能，也無益於人，不能也無損於人。治邪怪的學說，創奇異的言論，以相撓亂。強惡而又具有利口，厚顏而又無恥，沒有方正的行爲，而自矜夸，妄爲辯說以求利。不好辭讓，不敬重禮節，而好互相排擠，這是亂世姦人的學說，天下的學說像這樣是很多的。古傳上說：「分析不正的文辭，而以爲明察，言論不正的物理，而以爲辨捷，這是君子所賤惡的。雖是博聞彊志，而不合乎王制，這也是君子所賤惡的。」就是這樣的姦人學說。做了而無益於成功，求來也無益於得到，憂戚也無益於事。這種無益的學說，就曠達的遺棄，不以無益妨害有益，不使片刻留在胸中。不追慕既往，不憂閔將來，棄無益的事，絕沒有吝惜的心。惟求合乎道，當時機而發動，事物之來，隨機而應，一事興起，即能辨別，治亂可否，昭然明白。

上以隱密而能成功，以宣露而失敗。明君是沒有這種事。以宣露而能成功，以隱密而失敗，闇君也不會有這種事。所以君主要是隱密，則讒言就來了，正直的言語，就沒有了；小人來接近，而君子就遠避。詩經上說：「君

主要以昏闇為明察，則臣下誑君，黃狐狸都變了蒼色。這就是說，君上昏闇，而臣下姦佞。君主要是宜露光明，則正直的言語就來了，而讒言沒有了；君子來接近，而小人就遠避。詩經上說：「在下的有光明道德，所以赫赫然著見於天。」這就是說君上有明德，而臣下也全感化了。

### 成相篇

或曰：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相之功在相，故作成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盧文弨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

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佞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瞽諷誦之辭，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禮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案志所載成相雜辭在漢人雜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為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為樂器之春牘，斯為謬矣。以相為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下文請布基，請牧基，皆言成治之方也。與請成相同義。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治之經，禮與刑治之志，後勢富治之道，美不老。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瞽諷誦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為言？既以為樂器，又以為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謠，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為謬，何也？先謙案：俞說近是。王以成相為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喻意義，未洽。郝氏讀相為平聲，尤非。

###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盧文弨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似尚有脫悞。又

墮字即侈字之俗。說文於墮下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為篆文。又載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釋尚書元首叢勝之韻可見。王念孫曰：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人主無賢，如

### 瞽無相，何佞佞

？佞，無所往貌。相，息亮反。佞，丑羊反。

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慎。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郝懿行曰：基者，設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詩云：考慎其相。



慎訓誠，相訓實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即成相名篇。篇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云：基業，失之。顧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誦。一精，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為歧異。非原文耳。俞樾曰：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尚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為聖人矣。請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論臣過，反其施。臣論人之過。

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政反。○先謙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反其所施行。即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楊以施為施惠。非。尊主安國，尚賢義。○郝懿行曰：施古讀如涉。義古讀如俄。此皆古韻。餘可類推。俞樾曰：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

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章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

賢。○王念孫曰：還讀為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為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

賢。上能尊主，愛下民。○王念孫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蹶。孽，災也。蹶，顯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

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易

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語之湮久

矣。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劓，箕子累累議為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世

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為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

六卿施穆公。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用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於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備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盧文弨曰。此春申句有悞。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為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輸矣。輸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說輸字之義甚迂。輸者墮也。言其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墮成也。何言平墮成。敗其成也。殺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輸墮也。盧說本汪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絀下。宋台州本有謂字。請牧基，

賢者思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疑也。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疑。猶恐也。有坐籍。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記勸學篇。懼作疑。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讒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黃升西階上疑立。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訛之假借。說文七部。戾。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偽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險陂。則與上意不貫矣。基必施，辯賢罷罷。讀曰疲。○王念孫曰。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皇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郝懿行曰。為古讀。如諷。與施罷戲

皆皆。同。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復慎墨季惠○郝懿行曰。為古讀。如諷。與施罷戲

百家之說，誠不詳也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也。韓侍耶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詳。

王念孫曰。詳詳古字通。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衆人

則不能復一。讒夫則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爲刑。無德化。唯刑。衆人貳之，是詰。言言暴也。○郝懿行曰。形與刑古字通。詰者治也。書云。度作刑以詰四方。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

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郝懿行曰。而有執句之上。疑脫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涉而誤脫也。此以平

傾人天相顧。古讀平如偏也。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興。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郝懿行曰。二句當爲七字一句。王引之曰。下

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三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

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爲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

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爲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

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爲及字之悞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二。楊說失之。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

我以老爲治。當日新爲美。無休息也。君子由之，倏以好。倏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

辭不蹶。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蹶蹶之辭。蹶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蹶。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說失之。宗

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爲害也。○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尙少三字。無可補也。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亦應十一字。今存七字。尙少四字。又下文託於成

相以喻意。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榮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

一。海內實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楊注孰或爲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2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上也。古謂從爲道。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詵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

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共五句爲一章。今少一四字句。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

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爲民。爲萬民求明君。所以不

私其。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

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

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爲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禹王爲約。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

失。尙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爲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爲與。○郝懿行曰。予者相推予也。予與古今字。禹勞

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剛與畝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

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聞。鳥獸踰也。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鴻，抑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卽洪水也。書曰。禹降

水。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尙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濼沈淮渭洛七水。又有濼淄。其道伊洛濼澗

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郝懿行曰。共工蓋主水土之官。禹抑洪水。故假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卽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禹傅土，平天下，傅讀爲敷。孔安國云。洪水

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爲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橫而不順理者卑

益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卑

之。直者成之也。○盧文弨曰。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真窺。漢革之交。五人佐禹放功。鑄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真窺卽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真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常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契玄王，生昭明，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爲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卽砥柱也。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勞光。二人不受。皆投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隨與牟光。作舉者段字耳。道古賢聖，基必張。基業必張大也。

3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悞倒。當作隱疾賢良。諱由姦詐。鮮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爲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悞。注言疾害賢良者。加一良字以申明其義耳。若正文。則以隱諱疾賢爲句。長由姦詐鮮無災爲句。無良字。先謙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並作由。患難哉。阪爲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文弨曰。患難淅局本作用。蓋臆改。但依注作用爲是。蓋由用形相似而悞。患難哉。阪爲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文弨曰。患難句。與辭治災時韻。阪爲先三字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郝懿行曰。盧斷聖知二字屬下爲句。是也。阪爲先者。阪與反也。所行反例頗僻爲先。先古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爲先。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揚謂阪與反同。是也。但悞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上。說文先字從儿。凡與人同。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上。寫者悞加几耳。上字正與辭治災時爲韻。知不用愚者

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

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關四門也。○盧文弨曰。中元刻作忠古通用。俞樾曰。中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漢張遷碑。中響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並假

荀子卷下 成相篇 二一九

中為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

**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

**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盧文弼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盧文弼曰。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

音戒。又悔惡為編。王念孫曰。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爾雅。闇恨也。孫炎本作恨。後當為復字之誤也。復後形相近。又因上文後必有而快。復與很同。○韓子士過篇。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趙策復作復。亦通作覆。管子五輔篇。下愈覆驚而不聽從。是也。又通作覆。史記酷吏傳贊。京兆無忌馬羽殿周覆驚是也。言恨復不從。復遂過。刺刺。後遂過。不肯悔。前之非。詭

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諡法篇曰。復很遂過曰刺。後遂過。不肯悔。前之非。詭

**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王念孫曰。態讀為姦惡之態。下文之態同。言言語反覆。則詐態從此生也。○襄四年左傳。樹之詐態以取其國家。以態為惡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

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負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信惡為惡。非恣態之態也。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

**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王念孫曰。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利當為相字之悞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賢也。

**上壅蔽，失輔執。**失輔弼之臣。則執不在上。任用諛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嬖公。長父榮

夷終。嬖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盧文弼曰。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注囑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系。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王念孫

曰。之者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術實難恒景。實難即是難。俞樾曰。之難厲王流于莒。七字為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難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倏以好。下以教誨

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諱字。其第四句六字。其第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為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為句。厲王流于莒五字為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先諫案俞說是。厲王流于

**莒。**莒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莒子。言孰莒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莒于莒。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

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欲衷對，言不從。

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封字之形譌。衷封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

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史記蔡澤傳。披腹心。示情素。即剖衷之謂。欲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今本作欲衷對者。剖衷爲對。又悞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俞樾曰。王氏欲衷對爲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悞。且常在衷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漢書對揚王休。薄篇。流。以對。毛傳並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韻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

知對之爲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楊氏即據以爲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先謙案俞說是。

恐爲子胥身離凶，獨鹿與屬鐵同。本亦或作屬鐵。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鐵。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罍。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罍屬。棄之江也。賈逵

進諫不聽，劉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鐵同。本亦或作屬鐵。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鐵。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置罍。此當是自到之後。盛以罍屬。棄之江也。賈逵云。罍屬。小罍也。○盧文弨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鐵。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賈韋昭云。當爲罍。此行宜字。而

又訛罍作罍。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郝懿行曰。黃縣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爲革囊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罍屬。音義相近。而與鑊義遠。若作到而屬鐵。語復不調。王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爲罍屬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與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到而獨鹿。必讀爲罍屬。謂是既到之後。盛以罍屬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到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

命曰。眇眇予未小子。其能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祖治四方。非是。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高注而。能也。非是。辯見呂氏春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年左傳。齊甲以見子南。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爲

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志也。○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無一字。亦疑尙少四字。

4 請成相，言治方。

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

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動於事。素飡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

使一民力。

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

守其職，足衣食。

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賤

別。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

利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印與仰同。宜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說非也。往當為佳。佳古唯字也。唯

或有作惟。維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人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悞。

君法明，論有常。

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

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

以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為。

為君之法儀。在自禁不為惡。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為俄。說文入部。俄行頌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戎。鄭箋曰。俄頌貌。廣雅釋詁曰。俄。袤也。是俄有頌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為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倭衆繁多。外內朋黨。雖有大義。其蔽主多矣。以大義為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為俄。故儀亦可為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為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為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間之。殆不足據也。

莫不說教名不移。

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修之者

榮，離之者辱孰它師？

孰敢以它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郝懿行曰。它師二字悞。當作師它。則與儀為移皆韻矣。刑稱陳，守其銀。

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王念孫曰。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華氏恬裕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為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于上。謂說成道於上也。君陳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

下不得用輕私門。

下不得專用刑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

罪亦輕重皆稱乎道。而各守其限也。請牧祺，明有基。

祺。祥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倒基祺兩字耳。據楊注所見本已倒。主好論議必善謀。

五聽修領，莫不理績主執持。

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

領君臣父子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令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修理也。續當為績。主執持。當為執主持。莫不理績執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



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悞作續。孰悞作執。執字又悞在王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疑即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第一章臣下職云云。第二章守其職云云。第三章君法明云云。第四章君法儀云云。第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修領。謂五章為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為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目既顯。吏敬法令其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盧文弨曰。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為情。先謙案經。道也。說詳勸學篇。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即參伍明謹施賞刑也。賢不肯不雜。是非不亂。信誕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則下不親。和解調通。則嘗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

**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 **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 **言有**

**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 **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

**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 **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懿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 **耳目**

**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 **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 **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與披同。滑與汙同。言不使紛披汙亂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鉞。此言鉞滑。其義同。皆謂執彼滑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執天下正法。顏注仇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執鉞。鉞與鉞同。謂曲戾也。骨蓋與猾同。謂撓亂也。

**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盧文弨曰。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 **臣謹修君**

**制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王念孫曰。修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修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實為韻。此以諄元二部通用。凡諄元二部之字。古聲皆不分平上去。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修。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公察善思論不亂。**先謙案倫論古字通。謂君臣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 **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盧

文弨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荀子 卷下 成相篇

荀子 卷下 成相篇

這篇是有韻的文字，雜論着君臣治亂的事跡。盧文弨說：「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請成這章曲辭，說世的禍殃，由於愚闇，愚闇的人，墮毀賢良。人主沒有賢士，如同瞽者沒有士相，就徘徊無所往了。我復請稱述基業，可謹慎的聽之。愚人而好自專，事必不能理治。人主猜忌而好苟勝，羣臣又不去諫止，必有大災。言論臣下的過失，反背他的行施。尊人主以安國家，崇尚賢儀，拒絕諫諍，文飾是非，愚闇而苟合在上，國必多禍。比周朋黨以營惑人主，賢人遠去，讒人接近，忠臣蔽塞，人主的權勢自然傾移了。怎麼叫着賢是能明君臣大道的叫着賢。尊主愛民而人主能聽從，則天下統一了。海內賓主的災孽，是讒人顯達，賢能逃避，國計就日蹙了。愚闇的更加愚闇，終必變成同夏桀一般。世的禍災是妬嫉賢能，飛廉參知政事，任用惡來，志意卑而園囿大，臺榭高崇，而武王發怒了。武王師旅牧於野外，紂的兵都自動的倒戈，微子投降。武王因微子是善人，遂封他在宋國，以立他的宗廟。世的衰微，是讒人來歸，而善人的比干見列箕子囚累。武王一去誅伐，又得呂尚輔助指揮，殷民都來懷附。世的禍亂，是厭惡賢士，伍子胥被殺戮，虞國的百里奚遷移到秦國。秦國的穆公知道任用，他所以富強爲五霸之一，而有六卿，比於天子。世的愚闇是厭惡大儒，逆拒斥逐，不使通達，所以孔子拘畏，展禽見誅，春申被害，道德政治基業，就盡行傾覆委地了。再請稱說治世的基業，和賢者的思想，堯在萬世，如親見之。讒人罔極，就止於險陂傾側了。必要張大基業，則當先辨賢否。文王武王的大道，是同伏戲一樣，由著它，則安治，不由著它，則混亂，這是沒有疑義的。大凡成相，在辨法方，至治的極致，應當歸復後王。復慎墨季惠百家的學說，真是不祥的。治能復一，是脩之吉，君子持執心如繩結，衆人不能復一，而武之，

讒人又復用刑去詰治。水是極平不傾邪的，聖人的心術便是這樣。既有權勢，而又度己以繩，則功業參乎天。世無王者，則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大行。治的經緯，禮同刑，君子用以脩正，而百姓安寧。顯明道德，慎行刑罰，國家既治，四海昇平。以治爲志，而後權勢富厚，君子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以敦厚，又能深藏遠慮，思乃能精，志之而榮，好之不二，則通於神明。精神相及，一而不貳，則可以爲聖人。安治的大道，是當日日新美，沒有老時的。君子由之以成美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奉祖考。成相之事，雖已竭盡，而終篇沒有顛蹶之辭。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宗崇賢良，以辨殃孽。

請成這章曲辭，說從聖的大道。堯舜尙賢能，而身辭讓，許由高蹈，重義輕利，而德行顯明。堯讓賢能是爲人，民仁愛利德均施天下，辨治上下，貴賤都有等差，明君臣之分。堯授賢能，舜得時機，尙賢推德而天下安治。雖是有賢能，而不遇時機，則誰知道他呢？堯不以爲是恩德，舜也不加辭讓，妻以二女而任以大事。舜是美大的，呵南面而立，萬物都齊備了。舜又將天下授給大禹，也尙德推賢，不失序次，外不躲避怨仇，內不阿黨親私，祇知推子賢者。禹勞筋力，而堯有德，不用干戈，而三苗歸服。選舜於叻畝之中，以天下授任他，而自身休息。得到后稷，而五穀蕃殖，夔做樂正，而鳥獸順服。契做司徒，而人民知道孝弟，尊崇有德行的。禹抑洪水，驅逐共工，北向開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又分布九州，一平天下，親自爲人民服務勞苦，得到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助。契爲王生子昭明，居住砥石而遷於商邱。十四世以後，而生天乙成湯，論與得當，辭讓天下給卜隨務光，道說古時聖賢的，基業必定張大。

3 我願意稱述着說，世間混亂，不知安治。隱諱過失，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是沒有災禍的。不用聖知而去同，愚人籌謀，反乎大道的去做，前面車子已經翻了，而後面尚不知道警覺。不知覺悟，困苦迷亂，失指，上下倒易，忠誠不能止達，耳目蒙掩，門戶塞蔽，迷亂悖惑，沒有止時，是非顛倒，朋黨比奸，疾惡正直的人，以欺惑在上。心無法度，邪枉僻回的失誤道路，不可責備他人而以為自己脩美，凡人豈是沒有過失嗎？不知自戒，又很復不聽從諫諍，以因循過失。讒人多相引進，言語詐態，而在上的不知為備，爭寵嫉賢，互相猜忌，妬嫉，他人有功，毀謗賢人，下聚黨羽，以蔽匿在上。在上的壅蔽了，則失去輔弼的賢臣，任用奸讒的人，而不能轉治，所以郭公長父的禍難，厲王流竄到彘的地方。周朝幽厲的所以失敗，是因為不聽諫諍，反而殺害忠良。唉！我獨何人，生不遇時，正當混亂的世紀，雖是想傾心稱告，也沒有人聽我的。更恐怕做了伍子胥，因為諫諍不聽，而以屬鏹的劍自殺，屍身又被吳王拋到江裏去。察觀以往的事，足以自己警戒，而治亂是非的原則，也可認識了。所以託於成相，以明喻我的義意。

4 請成這章辭曲，說為治的方術。君道有五，是簡約明白的，人君能謹守着，則在下的平正，而國家昌盛。臣下各盡職責，沒有游閑。務根本而節支用，則財物富足，事業聽從在上，不得無故役使人民。謹守職分，而衣食自足，厚薄有等，貴賤有別。臣民的利勢，不得私相授與。君法所以顯明，在於言論有常。設立表儀，使人民都知道方向，進退都合於法度，不得有貴賤私佞於王。君法傾邪，則當禁止之，使他不能去做。人民自然悅服受教，而名器不移。從順此道，則有光榮，離背它，則多侮辱。誰敢用別樣的道理呢？刑罰的輕重，都合乎大道，而守持限

度，在下不得專用刑罰，則私門自輕。犯罪有法律，不得任意輕重，則威嚴不分。請治基業，應光明吉祥。人主好議論，必善籌謀，五聽脩治，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則誰能來主持他？聽政的要在能明察事情，能明察參伍，謹施刑賞，則光顯必可以得到。幽隱的都能變成光顯，則人民盡向忠誠。言語有法度，而稽考他實在與否。以他的信實，和欺詐而定賞罰，則在下不敢來欺蒙在上，都以真情相告，彷彿如日之明。在上能通利，則幽隱的，雖在遠處也來了。能察觀於法所不及，目所不及視見的地方，則耳目顯赫，官吏一齊敬順法令，不敢恣意。君教頒布，民行有法，官吏謹持着不敢攪亂。在下的沒有私請，各以所宜，不去苟求，則巧拙自然可以捨去。人臣謹遵法度，人君裁制萬變，公正的去察觀，又妥善的去思慮，則倫類自然不亂。以此大道去治天下，後世有能效法的，必定可以成爲法律的條貫。

### 法行篇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昭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顧千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

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王念孫曰：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

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迂即遠也。是其證。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

詩曰：「涓涓源水，不澌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之泉源也。澌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大息。嗟嘆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盧文弼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3 會子病，會元持足。會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會元。會子之子也。○盧文弼曰。大戴禮作會元抑首。會華抱足。夫魚鼈龜鼉，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

淵爲淺而掘其中，掘與窟同。○俞樾曰。掘下當有穴字。掘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涪巢窟而掘穴其中。掘穴即掘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風貉。然則以掘爲掘。猶以厥爲風也。而掘穴其中。○盧文弼曰。此作掘穴。乃古書以聲音假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4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

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纈字。而虛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纈字。則正文之無纈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纈。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刪。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廉而不剌，行也。剌。傷也。雖有廉棱而不傷人。折而不撓，勇也。雖摧而不撓。屈似勇者。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郝懿行曰。瑕者。玉

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爲謫。經傳通以適爲謫。謫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說見管子。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呂氏春秋舉雜篇。寸之玉。必有瑕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即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調適之適。失之。

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

扣與叩同。似有辭辨。言發言則人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辭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雕雕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

5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使人愛。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故爲人所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楊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于人。○郝懿行曰。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臨財之信。如鮑叔之與管仲。

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6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

7 之門多病人，藥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郝懿行曰。尙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篇。並有砥厲之旁多頑鈍句。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顧千里曰。盧文弼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疑非也。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

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

荀子 卷下 法行篇

二二九

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8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門無』  
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這篇也是作者所稱述先哲的言語，他的弟子將它記錄下來的，所以稱爲「法行」。篇中所稱述的，都可以作爲士君子之法則。

1 公輸雖是巧，也不能加乎繩墨之外，聖人雖道高，也不能加乎禮法之上。禮的道理衆人只知效法，而不知道所以然，聖人是效法着，而能知其所以然。

2 曾子說：『不要疏遠自己人，而親近外人；不要自己不好，而怨恨人家；不要等到刑罰加到身上，再叫天。疏遠自己人，去親近外人，不是失之太遠嗎？自己不好，而去怨恨人，不是反背了嗎？刑罰加到身上，再叫天，不是已經晚了嗎？』  
詩經上說：「涓涓的源水，是不壅不塞，車轂已經破碎了，才廣大牠的輻；事情已經敗壞了，才去嘆息着。」這能有益處嗎？

3 曾子病了，曾元抓着他的足，曾子說：『元，你記着我告訴你的話，魚鼈鼃鼉，牠猶以爲淵水淺，尙要在裏面掘穴；鷹鳶猶以爲山卑，而在上面累巢；但是給人擒獲着，是因爲食餌。所以君子能穀不以利去害義，則恥辱



就無從來至了。」

4 子貢問孔子說：「君子爲什麼貴尊玉，而輕賤珉，是不是因爲玉少珉多？」孔子說：「你這是什麼話？君子豈是因爲多就輕賤，少了就貴尊嗎？所以如此的，是因爲玉，君子可用來比擬道德的。溫潤而有光澤，似乎仁，堅栗而有文理，似乎智，堅剛不屈，似乎義，廉稜而不傷物，似乎德行，雖摧折而不撓屈，似乎勇，病美並見，似乎精。敲擊牠的聲音清揚，而能使遠處聽見，聲音終止，又輟然的有餘音，似乎辭。所以雖是有珉的文采，不及玉的光明。詩經上說：「君子人呵！溫溫的彷彿同玉一般。」就是這個說法。」

5 曾子說：「同人交遊而人不相愛，一定是我不仁愛；交好而人不相尊敬，一定是我沒有長處。對於錢財上人不相信我，一定是我沒有信用。有這三者在身，何必怨人呢？怨人的窮困，怨天的沒有智識；自己來失去的，反而向別人去求，豈不是迂遠了嗎？」

6 南郭惠子問子貢說：「夫子門裏的人，何以這樣雜亂？」子貢說：君子自己修正着，等到別人來，凡是願來的就來，願去的就去。良醫的門前多疾病的人，藥店的旁邊多不直的樹木；所以夫子的門人，也是雜亂不齊。」

7 孔子說：「君子有三恕：有君主不能事奉，有臣而求他爲我使用，這不是恕。有父母不能孝養，有兒子而求他孝謹，這不是恕。有兄不能恭敬，有弟而求他聽我命令，這不是恕。士人能明瞭這三恕，就可以端正他自己了。」

8 孔子說：「君子有三思，是不可以不思慮的，少小不求學，長大了沒有才能，老了不去教誨人，死了是沒有

人思念的，自己有餘，而不肯施捨，窮了，是沒人肯給與他的。所以君子少小思慮，長大的時候則求學，衰老而思慮死後，則教誨人，有餘而思慮日後窮困，則施捨。」

性惡篇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苟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父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弨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父

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偽。為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

先謙案郝說是。荀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偽，尤其明證。

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性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賊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謙案下有字疑衍。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順人之

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

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

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槩括

烝，矯然後直。

枸，讀為鉤。曲也。下皆同。槩，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將待礪，然後利。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今

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王念孫曰：廣雅險，衰也。成

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

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

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彌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

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

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足以知人之性，而不

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

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

鄭云：任事也。○盧文弨曰：鄭注本云：任猶俾也。玩揚意却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

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為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不離於目，可聽之，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

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郝

懿行曰：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朴，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

性惡明矣。○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偽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

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

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

將有所讓也。○俞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畏。爾雅釋言。根。根也。詩崧高篇。以峙其根。鄭箋曰。根。根也。見根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

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

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

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

善者偽也。

2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摻。

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

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斷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埏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

其明證矣。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

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是

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

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

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王引之曰。僞音爲。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

之僞。皆其證。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與起矯僞也。僞起而生禮

義。老子曰。智黑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謝本從盧校。作僞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

不得言僞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故曰僞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

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俞

樾曰。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遇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俞樾曰。楊注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拂。義轉迂曲。說文

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絕。怒色也。此拂字疑絕之假音。言兄弟必絕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

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

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

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

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

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

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盧文弼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

生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

3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

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間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

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

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

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

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無禮義

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

之。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廣雅同：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曰：白鹿舉靈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

於三公之位。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譁之。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之。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爲須。須臾也。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

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必以今事爲符信。四語董子書稱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爲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或言符信。一

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

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

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

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興。王念孫曰：呂錢本：興皆作興。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興，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興去正相反。則作興者是。從元刻作

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槩括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

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

槩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

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4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先謙案禮

義積偽者。積作為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陶人亦性而能瓦埴也。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斷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

陶埴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

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

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

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

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會騫孝己，而外衆人也；會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

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會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

也。義故也。

也。義故也。



父者，何也？

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為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令德

孝恭。見周語。○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禮

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5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

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

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

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

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

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雖。將使塗之人

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

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

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

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

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

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服術猶言事道。

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

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

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

故小

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

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

禹，未必然也。○盧文昭曰。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

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事然而未嘗能

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

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

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

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

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

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

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俱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

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慙。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卽卽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動。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管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人性善和性惡這兩點，爲自來我國學術上議論最紛歧的。揚子雲氏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以爲性有上中下三品，東坡蘇氏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唯有作者性惡的意見，在衆論中可算是最奇特的。直至二程子得到周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兩句話，人性的辯論，始漸統一，學者也多以爲他這兩句話，是分析得最分明極至的。茅鹿門方望溪兩人，也全說：「性之旨，孟氏沒而周程言之最詳盡。」而以後的學者，也就多信從孟氏性善的思想，和濂溪先生性卽理也的意見，而作者性惡的口號，也就湮沒而無人繼續的附和了。至於論到主義同作者吻合的，那就要算是告子。告子的意見，是以人性本沒有仁義，猶同杞柳一般，必待矯揉而後成。他這意見，同本篇「枸木必待鑿括烝矯然後直，……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是完全一樣的。然而究竟人性是怎樣的，前儒的議論又如此不一，我們現在也應以何人的意見爲主呢？我以爲剖析得最明瞭正確的，唯有陳北溪先生。他說：「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其餘如管異之性說上：『人之

靈曰心……心之靈曰性，故率性而修，則人之善可以至乎聖人，悖性而用，則人之惡可以加乎猛獸。猛獸也，聖人也，視吾身之率性否耳……」這幾句，也講得很簡明的。然而作者性惡的思想，究竟是否正確呢？前儒又多以他爲偏駁不正；我覺得他有這箇新穎思想的發明，也就足以欣佩和尊敬。至於是否純正，我們就不必再辨析了。並且揚倅氏說：「作者生當戰國之時，人多貪亂不修仁義，作者雖明於治道，又不能得勢位，發展他的才能，所以激憤而作此篇。」揚氏以本篇文字，是出於激憤而作，不能代表作者中心思想，這箇意見也未始沒有理由的。

人的本性是惡的，所以善者，是由於作爲。人性有生而喜歡利的，順着喜歡利的心做去，所以就生出爭奪的事，而辭讓的禮，也就亡失。人生而有嫉妬同惡恨，順着嫉惡的心做去，所以殘毀賊害就生出，而忠信就亡失。人生而有耳目的欲念，愛好聲色，順着欲愛的心做去，所以就生出淫亂的事，而禮義節文就亡失了。然則任縱人的本性，順着人的情欲做去，必定做出爭奪的事，犯亂節文條理，終久歸於凶暴。所以必定要有師法來教化，禮義來引導，然後人能出於辭讓，合乎文理，而終久歸於安治。照這樣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極顯明了，善是由於作爲的。所以曲的木頭，必定要鑿括和蒸矯然後能直，鈍金必定要磨礪然後能快利。人的性惡，必定要待師法然後能正，得禮義然後能安治。今人沒有師法，就偏險而不能正，沒有禮義，就悖亂而不安治。古時的聖王，以人性的凶惡偏險，而不端正，悖亂而不安治。是以造出禮義，制出法度，以矯飾人的情性，使之端正，以馴化人情性，而引導之。使全出於安治，合乎大道。現在有人馴化師法，富有文學，能行禮義的，就是君

子。任縱性情，安於恣睢，而違犯禮義的，就是小人。照這樣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所以善者，是由於作爲的。孟子說：「人之有學，由於天性本善。」他這句話，是不對的。這是他智慮淺近，不能知道人的本性，不明白人性是由於作爲的。大凡人性是天生成的，不能學得的，不能造作的。禮義是聖人制出的，人可以學而能，可以造成的。不能學得，不可以造作，而人原有的，就叫性。可以學而能，可以造作而成。由於人爲的，就是作爲，這就是人們本性同作爲的分別。人的本性，目可以看見，耳可以聽到，是凡可以看見的明亮，總不能離開人的目光，可以聽到的響聲，總不能離開人的耳朵。目光明而耳聰察，不是由學而得的，這是很明顯的。孟子說：「人性本善，是喪失其本性，所以變爲惡。」照他這樣說，是不對的了。人性要是善的，就任其自然，那就一天一天離開純粹的資材，而至於殘賊淫亂。由這樣看來，然則人是性惡，很明顯的。所謂性善，是不離質朴的資材，自然美利，不假矯飾，自然良善，這樣才能稱性善。使資材質朴美利，心意良善，如同可以看見的明亮不離目光，可以聽見響聲不離耳，這才是天性。所以說：「如耳目的聰明，才是天性，不然，就是矯作的。」今人的本性，飢了想喫，冷了想煖，勞苦了想休息，這是人的情性。今人飢餓了見米糧而不敢先食，是因爲要有辭讓；勞苦而不敢求休息，是因爲要代替尊長。做兒子的讓父親，兄弟讓哥哥，兒子代替父親作事，兄弟代替哥哥做事。這兩種行爲，皆是反乎本性，違悖人情。然而這是孝子的要道，禮義的條理，所以要順從人本來性情，就不必辭讓，辭讓就是違悖性情。由這樣看，人性惡是很明顯的，所以善者是造作的。

2 有人問道：「人要是性惡，從何而生出禮義的？」答道：「大凡禮義是生於聖人的造作，非本來生於人性

的。所以陶人擊黏土而成器具，然則器具是生於陶人學而爲之，非生於陶人的本性。工人斲木而成器具，然則器具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非生於工人的本性。聖人儲積思想，習於造作，所以就生出禮義，興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是生於聖人的造作，非本來生於人性的。如目好美色，耳好美聲，口好美味，心好美利，骨體皮膚，好愉逸，這全是生於人情性的。生性自然如此，不必學而知道的。夫生性非如此，必待學而後知道，這是由於造作，這也就是本性同造作不同的徵驗。所以聖人變化本性，而興起矯作，由矯作而生出禮義，由禮義而制出法度；然則禮義法度，本由於聖人造出的。所以聖人與衆人相同，也無高過衆人之處，這是本性。所以異於衆人，而高過衆人的，在能造作。夫好利同貪得，這是人的情性。假使人有財產而分析，要順着好利貪得的情性去做，那就是弟兄也要艱然爭奪，要爲禮義所馴化，那雖是遠如同國的人，也不會爭奪，而極謙讓了。所以順人的情性，弟兄就爭奪；化於禮義，國人可讓。大凡人想爲善的，是因爲本來性惡。所以薄就想厚，惡就想美，狹就想廣，貧就想富，賤就想貴。祇要本來沒有的，必求之於外。然而既富了，就不會再想錢財，既貴了，就不會再想勢力。祇要內裏既然有，必不再求之於外。由這樣看來，人想爲善，是因爲本性惡，就像貧想富一樣。人的本性，原沒有禮義，是勉強學問而求有禮義的，生性不知禮義，所以思想而求知道的。然則順人性的自然，則人全沒有禮義，也全不知道禮義。人沒有禮義，就亂雜，不知禮義，就昏悖；然則順人性的自然，是極悖亂的。由這樣看來，人性惡是極明白，善是由於造作的。

3 孟子說：「人性善。」這是不對的。大凡古今天下所稱爲善的，就是正理平治，所稱爲惡的，就是偏險悖亂，

善惡的分別，在這兩件。假如人性本是正理平治，又何必聖王同禮義？雖有聖王禮義，何補於正理平治？今以性善爲不然者，以人性惡。聖人以人的性惡，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平治。所以立出君上來管理，明禮義以教化，起法度以平治，重刑罰來禁止，使天下的人，皆出於平治良善；這是聖王的平治，而禮義的教化。現在試去掉君上的管理，沒有禮義來教化，除去法度的平治，沒有刑罰的禁止，而旁觀天下民人的舉動。就一定強大的危害弱小，霸佔和搶奪，衆多的陵暴寡少，而使之分裂，天下的悖亂，同滅亡吞併，不必等到片刻，由這樣看來，人性惡是很明白的，善是由於造作的。所以善於論古事的，必有驗於現代，善言天事的，必有驗於人事。大凡議論要能如別的相合，如符的可驗，所以坐着言論的話，站起來立刻就可以建設，擴大了而可以施行。今孟子說：「人性善。」是不能如別的相合，如符的可驗，坐着所言的，起來就不能建設，擴大了也不能施行，豈不是言之過甚嗎？所以要說性善，就應當除去聖王，滅息禮義，性惡就應當從聖王，貴禮義。所以鑿括的產生，爲有鉤曲的木頭，繩墨的發起，爲的改造不直；建立君上，昭明禮義，爲的人性惡。由這樣看來，人性惡是很明白的，善是由於造作的。直的木頭，不用鑿括而自然直，是牠本性挺直。曲的木頭，必定要用鑿括，然後能直，是牠本性不直。人性惡，必定要用聖王來安治，禮義來教化，然後世人可以平治良善。由這樣看來，然則人性惡是極明顯的，善是由於造作的。

4 有人問道：「禮義雖是出於造作，也是人本性原有禮義，所以聖人能生出禮義。」答道：「這是不對的。」像陶人擊黏土而成瓦，然則擊黏土同造瓦，豈陶人生性就會的？也是出於造作的。工人斲木而成器具，然則

斲木造器具，豈是工人生性就能的？聖人對於禮義，就譬如陶人擊土而造作，然則禮義的造作，豈是人的本性？大凡人性，堯舜同，桀跖本性也是一樣，君子同，小人也是一樣。現在以禮義的造作爲人本性所有，那又何必尊貴堯禹，何必尊貴君子？所以尊貴堯禹君子的，以他們能變化人性，能造作，由造作而生出禮義。然則聖人變化本性，使之合於禮義，也就如同陶人擊土而成瓦。照這樣看來，禮義的造作，豈是出於人的本性？所以輕賤桀跖小人，是因爲他們放縱本性，順從情感。安於恣睢，終出於貪利爭奪。桀跖是順從本性，就至於如此，所以人性惡是很白的，善是由於造作的。天非是有私心，偏愛曾參、閔子騫、孝己，而疏斥憎惡衆人。然而曾參、閔子騫、孝己三人，獨厚於孝的事實，而完全孝的美名，是爲何呢？以他三人能變化本性，厚於禮義。天非是私心偏愛齊魯的人民，而疏斥憎惡秦國的人。然而秦人對於父子的大義，夫婦的分別，不如齊魯人民能具孝道，敬而有文，是因爲什麼呢？以秦人順從情性，安於恣睢，悖慢禮義的原故，豈是他們性情不同？

5 市井的人，皆可以成爲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說：「禹所以成爲禹，以他有仁義法正，然則仁義法正，人人皆有可知可能的理。」市井的人，皆有可以知道仁義法正的材質，皆有可以知道仁義法正的材具，豈不是人人皆可以爲禹，很白顯的。如果以仁義法正是沒有可知可能的理，那雖是禹也不知道仁義法，也不能仁義法正。如果以市井間人沒有知道仁義法正的材質，沒有能仁義法正的材具。那市井間人，內裏就不知道父子大義，外面就不能知道君臣的正禮。現在又完全相反，市井間人，皆內可以知父子大義，外可以知君臣正禮；則是能知道仁義的材質，在於市井的人，也是很明白的。今使市井間人，以他可知可能的材質，本



仁義可知的道理，則他可以成爲禹！是極明顯的。使市井之人，致力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審察，加以長久的時間，積善而不休息，就通於神明，參乎天地。所以聖人，也就是市井人積善而成功的。所以說：「聖人是可以積善而成的，然而人全不積善，是什麼道理？」因爲他們雖有可能的材質，而不爲。如同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他不肯爲君子，君子也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同君子，未嘗不可以相爲，然而不相爲者，是可以爲而不爲。所以市井間人，可以爲禹，是對的，市井間人，皆能成爲禹，是不對的。然而雖不能成爲禹，是由於不爲，所以仍就無害可以爲禹；人的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人徧行天下。做工匠的，未嘗不可以做農賈，然而未有能這樣的。照如此看來，凡事皆可以爲，而人不爲；然則本來雖不能的，仍就無害可以爲。是能不能爲，同不可爲，相差很遠的；完全是由於不爲，是極明顯的。堯問於舜道：「人情何如？」舜對道：「人情很不美，你何必問有了妻子，而孝親的心，就衰微了！達到嗜欲，而對於朋友的信實，就衰微了！爵祿盈滿，而忠敬君上的心，就衰微了！這是人情嗎？人情是很不美，又何必問呢？但是唯有賢者是不同的。」…… ———— 以下文義與本篇無關，故不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794B

荀  
子  
卷下  
性惡篇



二四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白話荀子 譯解

洋裝二冊——實價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分發行所	總發行所	發行者	校勘者	選擇者	譯者
南京 廣州 長沙 北平	南京 宜昌 漢口 開封	萬縣 重慶 成都	上海 河南 路	廣益書局	葉玉麟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二册實價三角)

~~1621516~~